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 文芸閣(廷式)先生全集

趙鐵寒編

奏議·書牘·雜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再臣聞上海傳言俄法兩國現已私下定約如中國果以鉅款償倭則此後各為所欲斷不讓倭人獨利如中倭約一定即以五條要挾中國一內地各省會一律通商一各省釐金概行免抽局卡概行裁撤其餘三條亦皆必不可行之事若不允從輒開兵釁云云此等或未免恫喝之心然各國嗜利忘義要亦不出情理之外應請

旨飭詢張蔭桓邵友濂在滬體察情形是否各國有此密意若果和議吃虧之後能否決各國不啟兵端切實覆奏預杜後患臣為慎重大計起見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

再近來大兵紛紛出關劉坤一駐關調度京師所  
存者惟董福祥程文炳數軍若開河之後關內一  
有警報恐尚須續赴前敵臣聞署廣東陸路提督  
張春發將畧優長謀勇兼著前在越南與法人接  
仗多次洞悉洋人兵法若使募二三十營北上必  
可深得其力廣東礮臺堅固水師提督鄭紹忠素  
得民心似已足資防守京師情形吃重尤宜廣調  
將材又前湖北撫臣胡林翼有云兵事用提鎮不  
如用叅遊用叅遊不如用都守以其官卑資淺勅  
力求進之心較盛故也臣以為此次用統領大都  
實缺提鎮非無忠勇之士而富貴既極不肯盡力  
者有之菁華既竭不能復振者有之若拔異才於

末位起家傑於沈淪

朝廷既有非常之知士必有非常之報可斷然而無疑也且又聞已革雲南鶴麗鎮總兵覃脩綱善用地營曾以勝敵總兵銜副將劉良星運軍焦部誠樸有為皆戰陣之長才足收臂指之效且軍中用人不拘一格或精測算或解韜鈴至於一藝之長皆宜收採倘蒙

聖明詔舉人材天下必多奮然興起國勢之振恆必由斯此又臣區區之愚所願

皇上破格用人以作新士氣者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

再用兵之道事權不一無以圖功劉坤一既駐山海關海軍自應歸其調度方足以資策應丁汝昌既經奉

旨拿問乃竟遷延不來一切用人行軍仍專恃李鴻章辦理其不能轉敗為功舉國共知之矣且

朝廷即欲姑息李鴻章亦宜早為量移若使罪釐更深恐有任法傷恩之事轉非保全之道也且又聞江蘇按察使陳澧奉

命駐紮遼陽乃竟置若罔聞直趨瀋陽顯存規避以此任意抗違

朝旨恐開尾大不掉之漸與軍事瞬變移緩就急者有異應請

旨嚴加譴責以儆效尤該臬司多募游民鬻賣營官伊  
子分統別扣烟有聲名甚劣頗而湘軍之貼未足  
恃為前敵銳師也應請

旨一併查辦臣附片糾參伏乞

聖鑒謹

奏

奏為時勢帖危懇

懇錄用舊臣以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堯有懷襄之難而克明俊德卒致時雍周  
有集賢之虞而多士圖功遂貽哲命忠外患必伊  
內治定寇侮必賴人材明鑒昭彰著於典訓臣竊  
見我

皇上宵衣旰食

勤政愛民一事之微悉經

宸慮宜近無不肅遠無不懷然而節廉之風未彰富庶  
之效未著用兵逾年司徒撓敗將士玩命此皆臣  
下未能務學術殫心慮貽誤

國事而

朝廷所以旁求俊又振興民望者亦未盡也臣見聞  
隘陋不足盡知天下之士竊見前戶部尚書崇綺  
操履清正識量淵深進退之間必於禮義雖門第  
崇閑而服膺儒術過於寒素士論翕然奉為楷模  
前通政司通政使黃體芳秉性樸忠風裁峻整慨  
然自任名教之重彭鵬郭琇殆即其人前國子監  
祭酒盛昱義存風軌學究天人持身粹於席珍論  
事洞若觀火尤明於邊備得失地理險易之故眾  
莫能及以上三臣其立朝涖事並有成效曾荷  
明任使無俟臣之贅言前以養疴時辭職事其靜遠  
之節足以激懦廉貪惟當



國家多事之秋正屬臣子致身之日該臣等優游  
京輦已歷歲時趨奉

闕廷諒堪龜勉伏望

皇上特加錄用並列班聯則騏驥涉險必獲千里之功

鐘鏞在懸可諧七始之詠轉移至捷收效至神漢  
書言汲黯在廷淮南寢謀竇銷患之成規非儒生  
之迂論也至於下採巖穴之士旁及降譴之人

聖衷常有設施且尚未敢遽及謹援引大義仰讀  
宸聰不勝悚仄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乙未正月十七日奏奉 旨留中

奏為大軍既集宜籌控制之法敬陳愚見仰祈

聖鑒事軍事之起於今半年前者淮軍遇敵即潰賊勢  
幾不可遏既而宋慶受

命幫辦聶士成收合餘燼勉力支持

朝廷於喪師失律之將不復姑息軍士始知懼奮海  
城失後我師日圖進剿倭人轉而善守雖未大捷  
而非復前日之颯張豕突略可見矣近者兩江總  
督劉坤一到京奉

旨特授為欽差大臣事權既一局勢自振甘湘各軍軍  
容赫濯足以張我

國威臣知張陰桓之行在

聖明另有深意非真乞和也然臣觀劉坤一之為人忠誠鯁亮條理秩然而於權勢之際每有避而弗居之意在居官固為美德而兵事則非所宜受

命以來已逾十日而諸將之中不易一人即軍械糧餉諸事於李鴻章措置乖方之處亦未敢與聞如此則所謂欽差大臣者將來僅成二十一營之統帥而已何以制偃蹇之疆臣何以策驕惰之將願臣謂宜

飭下劉坤一駐紮天津整飭軍務一則鐵路通便於關內外諸軍聲勢易於聯絡一則糧械轉運可以自為善畫不致仰給於人既受其事當任其難通州近畿非師臣所當駐節也至於欽差大臣之任凡

屬將士皆隸指麾固不必待親調之營到齊始圖防剿現在各營軍械多寡既屬不均員弁勇怯亦多物議應請

旨飭劉坤一迅行查明分別遣撤調度以資得力其電報機器等事尤與軍務相關若復因仍貽誤隱忍相安則李鴻章已優為之

朝廷何必重費經營遠調一劉坤一哉夫軍事之轉機勢為先鈍其鋒後將不振大臣若不早籌不獨無以酬

君上之知亦將無以為自全之地久將悔之亦無益也至於督辦軍務處自當和衷共濟無有所隱不俟臣之贅言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兵興以來購買槍械所費不貲使各省皆有機器局皆能自造槍礮何至受制若此近聞倭人將由川河以蘇登岸攻我滬局若然則軍械更屬可慮臣聞湖北槍礮局能造小口徑毛瑟槍及快砲等件如能加意經理足以接濟各軍擬請

旨特派大員廣籌經費擴充辦理以圖有效軍務固未  
有已時即將來防守事宜亦必資精械其各省未  
有機器廠局者應請

飭下該督撫速籌添造武庫森立國勢自強非細故也  
愚昧之見伏乞

聖鑒謹

奏

再軍事未定轉運尤關緊要海道既未能暢行明  
歲漕糧或將改行河運非精明廉幹之員斷難勝  
任臣聞現任漕運總督松椿莅任以來毫無振作  
營伍既聽其缺額屬員專取其逢迎甚至公事畫  
行附之妻女地方利弊悉聽門下人言嘖嘖諒非  
無故鄧華熙素稱巧官署任經時亦唯囊橐是營  
不能整頓當此轉輸吃緊之時豈宜使關算之材  
久居要地應請

旨飭下張之洞就近查辦如果不能勝任即宜

持簡賢員俾資料理於地方糧運兩有裨益臣愚昧之

見伏乞

聖鑒謹 奏

以上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摺入留中

奏為賊情險詐薄海同仇願伸

天威以作士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東事之興

宵旰焦勞臣民痛憤敵情軍報日異月殊當其初起之時倭傾國以爭一日之命則我之懦將驕卒誠不能與之力爭若夫九連之防旅順之守果使疆臣勦力諸將協心則金城湯池非不可恃徒以軍無鬪志將有異心遂使東方大局潰敗不可收拾而倭人封豕長蛇之勢日益驕橫當此之時山海門戶岌岌可危良將勁兵倉卒未集計無所出乃就美使以言和庸臣無識蓋無足議近日各省之精



兵雲集戰勝守固迥異從前魏光燾董福祥等皆  
知兵善戰非葉趙龔衛之喪心曹國者可比宿將  
視師人思用命

朝廷不欲遽絕倭請仍遣張蔭桓等東行而彼聞我  
遣使乃益陷蓋平攻威海斬我以趨廣島恫我以  
犯幽燕若嘲若戲愚侮百端比夷情之狡獪內懷  
不足外示有餘大臣謀國者所宜預防不可誤國  
計而張寇志也夫以中國之廣土眾民

皇太后以神武肅清寰宇五洲仰望震懾聲靈

皇上纘緒圖功薄海企觀新政上當法粵捨削平之核  
威遐厲下當師法越前事之以戰為和十萬雄師  
聲罪致討不能遏茲小醜固已有損

國威若使轉機可望之時仍復隱忍求和慕士氣而  
張敵缺其何以與萬國共立地球之上乎且請為  
皇上切言之倭之強萬萬不及法人我能抗法人數路  
之攻謂不能敵倭賊一隅之援無是理也倭用兵  
師法德人德將願為我効力軍前譬如技擊之家  
率其師以角其弟子猶謂不足相抗亦無是理也  
以二寸萬如火如荼之眾視為無用而信一二臣  
奸罔欺蔽之言必具有成尤無是理也獨之屢敗  
者季鴻章及其黨為之耳今既

命劉坤一視師吳大澂出關湘軍銳士萬旅一心淮人  
亦心非其帥所為思振奮以渝業衛棄師之辱為  
今之計但當專倚昇以壹諸將視聽明黜陟以作

諸將精神槍械購求不易當先給精兵良將為速戰之資糧餉轉運至難宜廣募善法良圖為久持之勢聞前水師教習張威理致書李鴻章云中國言戰可百年不遺若倭戰不十年必亡滅矣旁觀論勢確有明徵非李鴻章苟安旦夕之論也統觀關内外形勢虜天領為奉天東南險要諸軍雖強弱不齊倭人勢絀攻堅此路必不能深入遼陽扼奉省西南長順等角之於前采屠等柝之於後但使二軍力能自立倭必不敢越之徑犯

陪都牛莊為商旅之途非戰守之地萬全之策本難預籌然僅患在一隅不足以搖全局應請

旨飭不廢等約束全軍力圖進取不必顧此失彼為敵

所牽制蹈兵家之忌也至於山海以內近日情形較秋冬閒固已大異舊有之兵漸可出關新到之兵又將填紮起關門以及大沽可以進兵者不過二三路而皆有一二萬人當之健將生軍日相磨礪度倭人未敢送死前來觀其趙趙威海且却且前則其不敢直犯大沽正與不敢違犯奉天同一情狀步步回顧非果銳深入之計決矣我重兵環列京東慮勝待時簡軍練器不以前敵之小勝負而輕於變計成師而出待其狡情不能自忍而後以全力制之眾寡相懸勞逸復異一勝之後形勢自生已敗之局何不可轉已失之城何不可復何所畏而謹受小醜之恫喝且謹受李鴻章之恫喝

乎且倭小國敢於侮我者正由具悉李鴻章手握  
重兵昏耄驕悖將士離心以彼少年銳往之前當  
之自必勢如破竹耳如見我

廟謨明肅命帥得人分數精嚴卒乘輯睦未戰而氣象  
已殊倭安得不思變計哉如是而戰戰可勝也如  
是言和和亦易也抑臣更就和議一說為

皇上熟籌之自古強鄰啟釁朝臣之强者言戰弱者言  
和兩議交爭往往盈廷聚訟而執兩用中之主常  
藉言戰者以立國家根本務使武士奮於外謀臣  
奮於內發揚蹈厲日振動以折敵人之氣故兵以  
久戰而益強即息事言和而國威亦不挫以舊事  
言之則新疆之約俄知我廷臣堅執故受我吏臣

之爭辨而邊釁不開越南之役法見我將士驍騰  
故就我疆吏之範圍而兵端驟弭皆藉主戰之力  
以成罷戰之功以外事言之則普法之和由法人  
之言戰者舉國同聲普度無以壓制之故許以和  
也俄土之和由土人之甘戰者萬死不撓諸國度  
無由分裂之故助之和也彼二國雖甚敗而不亡  
惟朝鮮似似覘覘讓垢忍尤幸國人聽命於黨倭  
素著之臣一於和而不敢有他卒未嘗動倭一念  
哀憐而宗社因之以燼曰此觀之慷慨激昂之氣  
可以戰亦可以和偷惰苟且之思不能和并愛不  
能自主事理曉然得不深思長慮乎且今之和議  
固有大不可解者英法俄德之調停雖未必助我

以抑倭亦非欲助倭以削我倭不受而擯之李鴻章等何事從而擯之田貝庸奴受倭餌而為其鷹犬美之政府且不甚以所行為然倭有利而重之李鴻章等何事從而重之當今中國強弱之形於五洲各國形勢相為輕重謀國者必兼察各國人心之向背而後可屈伸進退黽勉以求一日之安西洋各國之不願倭勢過強昭昭矣萬一使者失辭舉中國之全利一矢口而全以畀倭與之定約彼各國環視而起倭之所求可令均霑乎倭獨得過望他國能勿觖望乎倭之告各國曰中國愚暗多疑善待之不知感惡視之不能恨西報之議倭事也咸謂中國必墮倭逼和之計各國政府尚欲

持重以保太平喜事者早料其必歸於分裂外情如此可為寒心臣固未知大臣之密計何如而旁觀之言其危悚至於此也臣願

皇上召諸臣而加之中誓戰不可恃詰以和之可恃者安在戰之患在於糜財棄地和之利其能不糜財不棄地者究竟如何反復善思不存成見但使有保國息民之善策臣傑士庶孰不願殫兵革而享太平願如今日之求和誠恐諸臣苟以偷數日之酣嬉而

國家將貽無窮之患害耳張蔭桓等雖已啟行今賊勢既日逼則和事萬無可講應請

旨特撤使臣還京示天下以必戰之意則國體存而民



志亦固可以貽百世之安在此舉也臣不勝憂憤  
迫切之至謹披瀝上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二月二十六日具奏指入 留中

附片四件編存別本

奏為海軍失律請

旨將在事人員分別懲辦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聞威海失後海軍旋覆此中情弊不問可知  
丁汝昌向來駐定遠船而定遠受擊之時乃適在  
鎮遠具為先知預適情節顯然自去歲以來盛廷  
彈劾

嚴旨拿問而李鴻章護庇益悍卒至以

國家利器徇於命人之手此實人神所共憤天地所  
不容又劉步蟾性本殘虐加之怯懦素無寸效

朝廷誤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又海  
軍營務處道員羅豐祿陰險狠戾惟利是圖聞倭

之水師將弁皆與狎習海軍不戰之故該員實主其謀故令軍械缺乏人心渙散其罪實不在丁汝昌劉步蟾下此三人罪惡滿盈法無可追應請

旨速行誅罰分別正法拿問以洩天下之憤其會辦北洋海軍營務處道員張翼總辦北洋水師學堂嚴復亦有應得之咎應請

旨一併議處嚴復性尤狡滑主持閩黨煽惑衆心似應查辦倭人毀我鎮艦之後冰泮必犯北洋乎馮章縱無求敗之心豈有禦敵之用

皇上以天下為重即不忍加誅亦宜速為改移以救慈眉之禍具一切輯睦將帥扼守險要且尚富竭其愚慮隨時上陳不勝憂憤迫切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甲午正月十七日奏入 留中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疏素小臣蒙

恩超擢茲復備員記塗學誦才陋誠恐不克勝任然區  
區之愚有願效其一得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臣伏讀近日

諭旨凡職事之廢弛緝補之疏懈禮節之舛誤事  
志  
荷

聖裁每一訓飭無不肅觀聽而振頽靡此誠致治之機  
生民之大幸也願臣以為政有大小事有先後治  
必操其有繁弊必去其太甚就時勢而論我

皇上所函並宜留意者大端有三曰人材才曰民事曰洋務三者至今積弊皆已甚深而不可不以整飭而維持之者則百僚在司之所能明其條目得其次第而不參以因循為且之說乃能期其效焉我

朝任官之途科甲恩廩捐納保舉四者並用設科任子前代所行保舉亦官人養成法捐納則不得已而用之非經久之制也蓋凡人之求仕未有不欲正其始者獨捐納一途則輸財之時已預計取償之地而入仕之後又每為士論所輕此其心欲效忠於

國者蓋十盡一二焉其餘則竭智盡力以謀目利而

已光緒初年

朝廷嘗決然停止矣無何而巧仕者不便疆臣又不  
知大體於是以一時用費之缺而壞經國遠久之  
圖甚可惜也臣聞近來所收捐款歲不過數十萬  
國家何惜此區區之資項而今吏治久不肅乎且每年  
各省局用之虛糜方員之侵蝕曾隱已備捐款矣  
即以行之既久難盡停則內之郎中員外主事外  
外道兩廳州縣皆清要之班出政治民之地宜先  
不准捐納各種花樣為名尤不應正請檄行停止  
以維政體臣嘗點計光緒十年以前每歲督撫所  
劾者或經月而不見一人或經年而不過教人市

恩濫保姑息邀名仕路何由而踈通官方何由而  
澄叙近來言者陳保舉之弊而不知一容悉考員  
任其恣肆尤有害於民生應請

旨嚴責各督撫如有袒庇有屬劣員者一經舉發徒重  
究治每到任<sub>及</sub>年終甄別三年大計不得以但一  
二致職佐雜寒胥吏治弊飭人材亦因以奮興矣  
朝夫一時之用舍可以震動天下之耳目而所以培  
植而教養之者則尤在當時之近功<sub>之道</sub>一意焉他  
日必獲一敵此如愛草木受膏澤於天地靈雨肥  
醜銖兩不泯而自隱也若夫豪傑竒故必養其康  
耻而後可得真節之士實其節目而後可以多幹



濟之才學校之教既異於三代矣則夫懲勸之方  
操取舍之法不可不推求蓋善也民俗之厚薄吏  
治為之然吏之所治者衣食稍足之民身其窮極  
而於出無賴者則不能盡責於吏治而本原常在  
於

朝廷數年以來盜賊竊發者不下十數起其小則  
掠畿於無日之或以為會匪之悍或以為散勇之  
多文武員弁勞於緝捕而不思所以清其源豈持  
久之道乎且以為兵興至今四十餘年大亂雖平  
元氣未復農民既苦於下工商之利又攘奪於外  
加以風俗浮侈遠過昔時舟車轉徙易於曩日民

氣動而難靜嘗由於此且以為誠能樸重

國家既收農家之賦稅則當思所以當有恤農征商  
賈之贏餘則當思取以衛商必使謀食較易不至  
流而為非其事如歸併各者釐卡流通貨物開墾荒  
田講求水利之類推制洋貨條目繁多且未能一  
一遵舉要在任事大臣為迂論置為緩圖而已洋  
人交涉之事雖曰和議實兵機也其欲抗我之權  
益我之利者皆兵家之術也夫兵家之要在於知  
已知彼而已今世之持論者必欲事二效之此不  
知之已之說也或以為一切仍舊可以為久安此  
又不知彼之說也中國立國之根本與西人異尚

禮義而無詐偽重公介而抑私情此數千年治法  
之防大不得與洋人合者也民情違而無不伸之  
氣政事實而無虛飾之文此洋人之所長而中國  
所當略採其意者也至於工藝器械之精利營陳  
步伐之整齊則中國古制頗與之同相時制宜去  
損取益固不必震而驚之矣今摠署辦理洋務既  
深閉固拒而唯恐人知士大夫又若切事不切於  
己而置之不議及一旦有事猶出於意外計之外者  
則茫然罔措不得不託諸市井庸方一彼一此之  
人有萬國之環伺無十年之預籌可不詔徂安於  
目前乎臣聞

皇上深慮中外大局即語言文字之末亦不厭考稽顧

其事甚勞而為益甚少日之愚慮尤朝鮮之釁日

事非通商中法事也所以敢於毅然思運者以二十年前台澎而中

外大臣亦宜仰體

聖心豈因良法於數十年來洋務孰得孰失之故一一

明其所以然觀其由往事以察將洋人來則洋人

意之所在亦瞭然可睹矣徒欺衆人之耳目幸已

身之不見變端大臣謀國之忠諫不忍出此失人

才多則吏治修吏治修則民生裕然後整軍經武

以備非常自古以未未有國平治而外人敢於生

覬覦者此自然之理必可收之效也臣聞

皇上幾餘每覽大學衍義中庸衍義諸書深求治法然則所以制治保邦之理昔人固評言之矣其所以因時而變通者

聖心必自有權衡焉臣頌

皇上宏大綱持堅斷博采古今詳求衆論擇其大者遠者次第行之則天下無事臣非敢妄議念受

特達之知不敢同於緘默畧陳愚陋不勝悽悽之至是臣否有當伏念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近來朝鮮內亂中國調兵前往其事秘密外人無由得知然聞日本遣兵已將萬人且據要地臣恩日本練兵以來二十餘年從未有此大舉此其深求詭計蓋非偶然臣恐東度之師或徂於議和日人乘其不備浮師襲我則倉卒之際恐有損失應請

旨飭下北洋大臣謀所以扼要制人之術無使失算於前復受侮於後疆場之事庶有轉機臣愚昧之見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四日

奏為倭人要挾朝鮮事機危迫謹條陳應辦事宜恭

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中國屏藩之國莫重朝鮮利害相關形勢  
相接人所共知也此次倭人無故忽用重兵  
名為保商實則圍朝鮮亦人人所共知也事涉數  
月而中國辦法尚無定見北洋之調兵趨趨不前  
近聞倭人於朝鮮南方已改官設砲臺征商貨而  
挾制我者皆不可行談者猶各懷觀望是使中國  
又失事機而讓於朝鮮於倭人也夫以西洋強敵  
越南之事中國猶不惜竭兵力以爭之故能稍安

十年今以區區倭人而令其洋志如此數年之後天下事尚可問乎且不勝憤懣謹以事無可議率敵愾不可縱見事無可議酌擬辦法教事為我

皇上密陳之一曰明賞罰也中國之強弱以海軍為憑海軍訓練已近十年糜費已近千萬試以一戰尚復何辭然且不能不諒叔始之難也預且所不可解者丁汝昌本一庸材法越之役其畏敵逃避傳為笑端何以李鴻章始終任信未免輕於擇人又倭人之訓練海軍亦不過二十年惟事必求效款皆歸實效今日敢於出師而北洋之練海軍人二親為美差列保既饒餉藉亦厚而於剛莫之法駕



賦之宜以及陣圖砲準一切技藝皆不深求徒有  
練海軍之名蓋不待有事而具知無用矣葉志超  
等奉調東渡駐紮牙山已失地利比聞亦擬退軍  
平壤應請

旨嚴飭丁汝昌葉志超等比次如有怯懦畏情形即以  
軍法從事使其畏

國法過於畏敵人或可以錄尺寸之效且聞各船中

由學生出身者尚有頗諳習風濤講求陣法之人

如有勇敢毅<sup>此</sup>屢戰獲勝者應予不次超擢即以戰

事為獎練軍之實查各國師船表倭人鉄甲亦不  
其多非西洋各國專其瘦弱者而行嚴懲株英國

水師章程可比中國全力注意海師不及半年諒  
不難折衝海上也一日增海軍從前因伊犁越南  
兩次辦理海防各大臣所知者浙江藩庫三百餘  
萬以防俄而盡江甯藩庫三百餘萬以防法而盡  
由是推之各省所耗每次殆過千萬矣臣以為與  
其節：設防備多力分款歸無用不如令各省合  
壽三四萬金速購鐵甲船一二號鐵皮船七八號  
配足軍械挑選水師提巡海道會同現在南洋閩  
海各船北則遊奕於長門對馬長門之濱南則伺  
察於長崎橫濱之口則倭人當多万設備外足以  
分其謀難之力內足以生其怨之心而臺灣瓊州

皆得互相聯絡將來南洋水海師即可由此初始  
此一舉而教利者也不過

一敬清區制宜先設備也法越之後各有用兵事  
事聽命於撫總理衙門外者所預為推卸之地總署  
又樂操調度之權其實率制太多兵家之大忌也  
此次在朝鮮兵勇間不過二千餘人棄志超寺駐  
紮牙山不關地利固為退怯懦然亦衆寡不敵使  
其能伺誠恐倭人無理潛師襲我致有敗衅則中  
國不過治失律之罪而無奈敵何足真代敵為謀  
而制我師用奇制勝之術也誠思今日倭人欺玩  
至此守謹過不先之說乎應請

旨密飭北洋速發重兵過萬人前赴朝鮮或由水路過  
仁川或由陸路據平壤以逼倭人准其便宜從事  
摠著但司籌餉議和諸事而不復遙制情此亦救  
弊補之道也

一曰審邦交也法越之後倭人陰以兵助法故法  
人德之英人喜倭人之變法引為己類俄人之欲  
得朝鮮尤甚於倭此次三國出而調電其無實心  
求益於我較然可知也然以各國論形勢論之則  
朝鮮之在東方猶土耳其之在西方士且其扼黑  
海之衝俄不得止不能逞志於西洋朝鮮扼黃海  
之衝俄不得阻不能逞志於東洋故居朝鮮之旁

而耽耽完視者俄之可畏較甚於倭倭人亦知之  
故凡其積年壽<sup>壽</sup>者非獨中國軍一日之長亦深  
憲俄人占一著之先也今者內揆國勢外察敵情  
萬一果開兵衅中國僅與日倭爭體制則各國必  
袖手旁觀任人頤陽予我以朝貢之名而陰得取  
朝鮮之實若中國意之取所在尚朝鮮以拒俄則  
英德諸國見我之老謀深算慮無不竭力維持以  
保東方大局在日本知中國能<sup>凡</sup>其大無隱受拒俄  
之益亦必降心回慮別壽與中協力之謀此天下  
大勢所存利害非一國受之權力亦非一國能專  
之將來為戰為和為迎為拒皆當本此以相衡此

時英人調慮意即在是近聞者北洋大臣頗信入  
常文之言是聽且聞書日在朝鮮時誇張為幻此  
次急於出京必將逞其詭謀有害於我望

持諭摠署勿為所惑至倭事如定我之為朝鮮謀者以  
量為改制或持重兵設安當為一勞久安之計此  
在

### 聖謨之密運耳

一曰戒觀望查摠署之設原以辦理洋務而非逸  
制兵機前者法越之役各省軍事稟命於摠署典  
者既聽為推卸之地而摠署亦陰竊本兵之權究  
之牽掣太多兵家之大忌也且各國之事如法人

方言和餽而兵已攻基隆矣俄人未嘗失和而兵已迫怕米爾矣此時倭兵之在朝鮮未必不師教智以和議欺撫者而同使擊中國前敵諸軍未接電報雖有利使不敢開砲是常局於後而讓敵人以先萬幸勝理應請

旨飭下北洋無論舊練新募速調馬人或由海道以遼謹川或出平壤以抵王京務使力足以敵倭人如彼有狡然思逞情形則我軍不防先發一切可以便宜從宜惟不得藉口退兵故十軍法摠署則但司傳電及條款諸事而不復遙制情此亦補偏救弊之要道也

一曰明賞罰中國練海軍已近十年糜費千餘萬  
青以一戰亦復何辭然不能不諒初始之難也  
領所不可解者倭久已練海軍亦僅二十年何  
以敢於出兵攻伐非洋竟敢與之較且聞丁汝昌  
本一庸材法越之習避敵畏蕙至於流涕俾以提  
督重任實屬輕於擇人又海軍駛駕盡用閩人  
習既成選材亦濫查英法水師章程料條嚴密  
人以為美若中國則保舉既優得利尤厚人盡視  
為美玉而於測量駕駛陣圖講求者十無上一  
二又復賞罰不公賢愚莫辨亟不待有事而皆知  
其無用矣且又聞葉志超近日亦有退保平壤之



議魚牙山僻處海濱已失地利然猶足牽制倭人  
江之師若退藁平壤則王京以南盡為倭有應  
請

旨切責丁汝昌業志超等務當堅守力持以待兵集決  
戰如有怯懦退避情節必用軍法從事使其畏

朝旨甚於畏倭人或可收圍尺寸之效其偏裨中有深  
通兵法能立功效者應請不次超擢後來戰事即  
練兵之實此古人經武之大法各國師船表倭人  
鉄甲不過數艘中國若能實事講求一轉移關不  
難與之<sup>折</sup>衝海上也  
以上教條臣見閩福隘不能詳盡至於奇謀秘計

瞬息千變亦非紙上所談顧臣所深慮者李鴻章初次立功藉資洋人故終身以洋人為可恃而於中國治法本源軍謀舊計皆不甚留意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權歸於赫德北洋之兵權制於德羅琳故一有變端旁皇四顧而罔知所措然之理

朝廷雖軍之駐天津亦二十年經歷戰陣之將十去六七今所用者大都應酬周密起居自恣之人雖無倭韓兵事他日止煩

宸慮臣以為宜令李鴻章慎擇將弁中志誠勇樸實者列保一二十人送部引

見候

旨錄用然後 軍分統各官以備調遣庶幾將士人

知身受

天恩感奮思效亦馭將之一術也至於朝鮮之事有事

無讓無可疑者尤望

宸斷始終堅持不為浮議所惑則各邦不至環而生心

此治亂盛衰之大關鍵也 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二十年六月初十日上奉 旨留中

奏為戰事已開請

廢飭在事大臣力祛壅蔽謹披上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倭韓事起四閱月矣必欲保護朝鮮力顧

大局然後唇齒之勢日固疆場之事可以為此

皇上之心即天下臣民之公心也甘心讓敵圖安目前

而不顧後患此李鴻章之心亦天下臣民所共見

也今海上之船已為日本所擄朝鮮王京已為日

本所據我

皇上赫然命戰而前敵之軍士未奉將令我

皇上未嘗允和而駐英之使臣已得密電也臣以為軍

事不足慮邊防足辦而任事大臣敢於違

皇上之意而旨而不敢摘李鴻章之謬戾者乃天下之大患也然臣聞前敵各軍有慷慨請行者李鴻章皆抑而不用鉄甲各艘盡收入口而不使護運援軍所敵接濟本月二十一日之戰日本竟先開礮用法人之故馬江之故智大而李鴻章猶隱忍待之津門人士來言李鴻章密商樞廷譯署不候

諭旨電致駐英使臣龔龔照瑗囑其託英國與日本議和盡許其所要挾各條而日本人有進無退示期五日決戰而諸大臣置若罔聞臣不知此等情形我

皇上盡知之否如采和戰大事皆不候

諭旨而專輒為之及有敵人電報又不復呈

覽則此<sup>忠</sup>較貽誤封疆尤大實<sup>微</sup>臣所不忍言者也<sup>臣</sup>

誠不解任事大臣何以於

皇上之意旨則多所依違於李鴻章之密謀則曲為調  
護今大局敗壞敵饒日張猶不思補救於將來而  
希冀和議於萬一謀國如此豈可謂成又聞日本  
近逼朝鮮國王條目其多該國王以教所刻持概  
從允許惟不認中國藩屬一節該國堅執不從是  
其拳拳之忠尚堪嘉取<sup>臣</sup>恐救援不至終為日本  
要盟而疆臣又將以該國王負恩為辭請置<sup>心</sup>不

顧矣揔之李鴻章一味求和而

朝廷責之以戰實非本意故慙慙蹇不應而固結松  
黨與為維持夫上下不一心而強與敵人從事未  
有能濟者也臣以為此時宜責李鴻章以守天津  
籌餉督而前敵之事

特派知兵大臣督辦將來無論為戰為和必俟

宸斷而不許諸臣私商外洋庶幾大權不致旁落邊事

或有轉機矣臣言太切直明知眾所不容然念受  
恩至深夙夜傍徨欲茹不忍且仰見

皇上一人焦勞於上而海內臣民情激于下徒為偷安  
富貴者壘隔其間致坐失事機隱生覬覦其貽患

實有不可勝言者故敢披腹心為

聖主一言不勝悚惶迫切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耳海軍提督丁汝昌本無將略且前奏已畧言之  
聞此次開船出海祇在近處游觀數日託辭不見  
敵船而回又欲請假李鴻章抑而未許平日高爵  
厚祿尅扣名糧怠玩操練一旦有事不能邀擊敵  
船艦又不能護送軍士與懦規避貽誤事機律以  
軍法罪在不宥夫戰陣之事賞刑罰不行而能使  
將士用命者未之有也應請

旨即將丁汝昌即行革職治罪以將來仍令李鴻章於  
諸將中擇忠勇有胆畧者接統巡海斷敵接濟倭  
軍本無錢甲使我海軍得力實足以制其死命且  
不知當事者何所憚而久不出此也是否有當伏

奏  
聖鑒  
謹  
乞

再台灣一省孤懸海外然形勢險阻狼食充足制敵雖不足而自守則有餘且聞巡邵友濂蒞任以來毫無振作今聞倭人有事張惶失措至欲名募紹興兵勇以資守禦南省傳為笑談似恐不足勝海疆巡撫之任近聞

朝廷已派劉永福辦臺防然封疆之事巡撫不得力而專恃客軍必多愆事者矣應否

持于開缺之處伏候

聖裁目為慎重海疆起見謹附片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為敵船縱颯忽宜預籌防勦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讀

詔書宣示戰事義正詞嚴薄海臣民無不同仇敵愾旋  
有牙山之捷區區倭夷不足平也惟近聞仁川海  
口倭船悉去不知所之以臣愚慮南北洋辦防有  
素閩粵地形足守恃倭人船砲無多未能輕易窺  
伺倭之行事每仿西洋其狡謀非犯定海則擾  
台灣耳定海一隅之地不足以牽動大局宜令本  
處自籌防守而以舟師遂為聲援敵人恫喝唱技  
窮勢將自退臺灣海道北通上海南接廣東論其

險要者<sup>北</sup>則基隆滬尾南則鹿耳門鹿耳門

灣

異甯每至四月以後舟難近岸港外尚有炮臺地  
處形勢扼要此天險也聞法越有事時法船曾到  
不過修輪一聞砲聲即行駛避此之險也一身將  
可守之地惟基隆去滬尾約三十里許門戶不甚  
嚴密一望汪洋船易入港度倭人之計仍當驟攻  
臺北<sup>臣</sup>以為此時宜速

密飭南洋於數日內速遣海軍會齊十艘作為一隊接  
巡湖廈門之間如敵人經犯臺灣則由福州門  
駛往救援水程不過二十點鐘之久即使江湖有  
軍援勤亦復不難此制敵之要着也<sup>臣</sup>查萬國公

法第四卷論文戰之權有云局外之旗不能護敵國之貨今既封港請

飭海軍如遇船隻可疑者或先行稽察或暫予捕拿摠署先依公法通行曉諭俾有遵辦庶不致為敵人所惑而海疆兵事必漸有起色矣而澎湖馬尾等處得以海軍聯絡則臺灣疆千里固若金湯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以上七月初五日奏奉

旨留中

奏為戰事方興軍心未奮敬陳愚見慮仰祈

聖鑒事竊惟言事之要先時而發每見嗤於眾人後時  
而言又無裨於實事倭韓事起自夏徂秋宣戰以  
來亦將一月羣策并進每責

宸聰或已見諸施行或難期其實效既經會議當協機  
宜然臣有過慮者三端尤望預籌至當丁汝昌屢  
經彈劾罪狀昭然林泰曾劉步蟾怯懦昏庸情尤  
可惡用雖經

蔽旨切責而李鴻章護庇有加以為臨敵不宜易將大  
兩將軍戰敵自不便改易元戎若丁汝昌等望風

輒逃永無臨敵之時焉有易將之慮如謂姑從使  
過俾贖前愆試問舉朝大臣孰能保其後效効有  
罪不罰人誰畏威倘使敵軍果乘政咫尺莫展  
此海軍之可慮者一也平壤軍士萬五千人分為  
四枝真相統屬論其勢眾則袁女貴所統盛軍七  
千最多然傳聞之辭以為衛汝貴啓程之前頃營  
逃散者二營及至朝鮮擄掠焚燒民不堪命紀律  
如此安望有成軍無統帥敗不相救勝則爭功若  
復互相猜疑轉敵人以隙此陸之可慮者又一也  
海軍既不得力則轉運不靈而李鴻章本心都無  
戰志屬僚承其意旨誰能力顧餉糈又前敵諸軍



不皆海雖將或糧廩有優絀一先後或軍器械有精粗皆足生其忌心急彼壯志况聞運道至今未定糧臺亦乏人若此需邊深虞匱乏此糧餉軍械之可慮者又一也此竭蹶不逞之端皆由內外異心之故者乏材任使故輕重志聽者北洋詳臣惟李鴻章曾立功名任兼將相籌戡守者二十餘年費帑項者百千億萬雖復侵尋暮氣蓋亦無以易之然賞罰者

國家之權大權是非者天下之公義今者遷延規避概不加誅公論既而不伸大權則幾於旁落李鴻章如歸誠

君父則不宜庇昏貪之將貞弁致誤戎機李鴻章即深  
畏人敵亦似宜得勇敵之人材自顧區宇何乃欺  
朝廷則智毒攻戰則愚捍廷議則勇禦敵兵則怯坐  
受陵侮屢失事機晚節末路之難臣不能不為請  
大臣惜之也應請

旨持撤丁汝昌及林泰曾劉步蟾三人令李鴻章整飭  
海師力圖功效其平壤諸軍或即令業志超監帶統  
或

特命大臣督師總辦軍權必歸專歸一庶免不致互相  
觀望至儕汝首所屬統是否有擄掠情事應令李  
鴻章詳細查辦毋得護前至於運餉尤關緊要着應

辦大負管理庶幾責有攸歸倭人近頗靜謐如度  
名別生詭計且知其國小思奮則欣然以喜而自  
顧帥臣驕惰又怒然以憂時日易通戰爭方急而  
舉中國之大安危幾定均專在北洋豈可不長慮  
豈不可深慮且可慮臨食忘餐思患而不得預防之道  
也惟望

朝廷以賞罰之大權振刷軍士採是非之公論激勵  
帥臣庶使收之桑榆則天下幸甚誠不勝區區之  
至謹具疏陳闡伏乞

呈鑒謹

奏

再南洋機器輪船多購倭煤數月以來彼國禁煤出口遂致匱乏用道員採買遠及衡湘深恐緩不濟急臣聞徐州利國礪及池州礦產煤皆極豐厚以經理無術遂致封閉又沿江沿海煤礦至多前於光緒初年曾經奉

旨停採此際軍事既亟似當設法變通應請

飭下劉坤一等速派幹員擇地開採以濟要用至開採之後倭人貨物仍復銷售如常顯違絕市定章亦應請

旨飭各省督撫嚴查禁止以符定例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  
謹奏

再福州船政局創始於前大學士左宗棠而沈葆  
楨嘗踵成之經營八九年規模始定其始製造不  
其精良後乃改造快船頗稱堅利前之揚武近之  
廣乙皆能與敵開戰勝負相當以此推之非無成  
效惟擇辦之大臣如吳黃<sup>夢</sup>誠黎兆棠裴蔭森等雖  
稱勤謹於西學素非所長多受欺朦轉滋口實近  
年改歸閩浙總督通省城距馬尾四十餘里不  
能按時督率工值懈弛成船益屬寥寥且以為西  
法製造本屬專門非一意講求不能精進總督事  
務繁劇萬難兼顧船工而已成之規模若令廢  
深為可惜似宜倣駐藏大臣領隊大臣之例設

專缺

特爾廉公敏練深通西法之員畀以斯任責令多造快  
船講求節費其有無成效歸南洋大臣查核至一  
切委員工匠不得專用閩人以除把持積習必能  
漸有起色是否當伏乞

聖鑒謹

奏

以上四條件七月二十六日奏摺入奉 旨留中

再電報本以便通消息比來及有電奏均由北洋  
轉達殊非正政體而津海關道盛宣懷竊據其成  
密電碼簿皆有私錄譁張變易聽所為前者法廷  
之役即有漏鴟情事此軍務李鴻章近來老病  
凡有軍事專聽其言一切密謀皆與商酌蓋由平  
日官囊所積器志屬交盛宣懷為之營運故也而該  
員天性嗜利專務逢迎不知大體深恐貽誤事機  
津中吃緊人米謂防務至今未能整理聞新任山  
東巡撫李秉衡向來辦事認真可否請旨  
旨飭令繞道天津查勘一切並察看李鴻章病體如何  
是否有改易情性又聞津中軍械所存無多侵蝕



挪移皆所不免若所言皆實深以為慮應如何查  
辦之嚴懲之處出自

聖裁容一日愚昧之見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附二十日奏

同廿六日奏錢一條刪去

奏為事機已失亟宜力圖補救于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朝鮮一役樞譯兩署專辦北洋然始得調

兵措遲延則海軍畏怯近且糧運濡滯師徒撓敗

以臣所聞本月十四日平壤諸軍已戰敗棄走矣

北洋未嘗持種掩飾耳然即就其所<sup>在</sup>之日內平壤

亦必不守計倭人啓釁以來已屆兩月攻威海後

亦一月有餘而我之海軍我之海軍船砲皆勝於

敵人：所知而出戰不能運兵不敢李鴻章以為

不可輕於一擲夫以十年備禦之軍使之禦倭乃

謂一擲不知製此船隊何用遂使陸軍孤懸餉械

不徒是不忍擲一丁汝昌而思於擲平壤之萬八  
千人也李鴻章袒護方負貽誤軍事罪無可辭  
朝廷僅予薄懲猶未足盡其欺飾之罪且以為海軍  
不易將則邊事無可為洋人用兵凡兩國戰事隔  
海者以先據海面為勝倭船之竄大者不過四千  
噸而我船則七千噸其砲艇大者不足四寸而我  
則七寸有餘連平雖不及而厚又過之前者假偽  
攻威海正恐我軍二擊其接濟耳乃李鴻章外重  
中敵計內含已私藉口防守使海軍逍遙無事而  
遷延逾月前敵竟不增一兵故今日之失機實誤  
於畫畫之錯謬為無可辭者也此時若仍恃該臣

一人調度必至恣意棄師不可收拾從前法越一事屢奉

旨飭廷臣會議此次事機關係尤大斷非合羣策羣力斷不能希冀挽回且愚以為應請

旨特飭海軍選擇勇將令在洋面與倭決戰一面

飭下廷臣會議善法并

諭直省督撫各紆所見以救將來庶不致長敵蹙而壞

此今日之要務也且不自情激之至謹披瀝上陳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大學張之萬向來臣績本無足數近復年老昏  
庸於好觀戲劇照應私人之外一無所長且於瑄  
瑄之事向不層形之筆墨惟聞該大學士於此次  
用兵堅護淮軍而詆各軍為不足用遂致調徵調  
稽遲又與李鴻章同年進士自入軍機後申以婚  
姻故事為之袒庇顧私交而忘公議非僅安庸  
劣之可比且東政十年希榮應職疆場之事一至  
於斯四海之望於何逃責應否

予以懲<sub>處</sub>之處出自

聖裁謹附片具陳謹

奏

再朝鮮小阜島之戰倭人突出擊我運船濟遠  
傷操江被擄惟廣乙兵輪管帶林國祥奮不顧身  
與之鏖戰倭三艦皆受傷及船身被砲將沉猶能  
激勵士卒開足機力突撞倭船松岳鎗甲三艦與  
之俱沒蓋阜東四船本係木質輪船惟船頭碰鐵  
一枝尖利堅勁該管帶出全力以搏之遂能覓一  
船之用事後倭人深譁其敗各國軍海軍之觀戰  
者均藉<sub>二</sub>然<sub>一</sub>敬仰其人本船沉後鳧水得救似應  
請

旨起擢任用以為忠勇敢戰者勸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再電及舞弊已屢經廷臣叅劾尤可恠者每至事  
機敗壞之後則電線必斷蓋所以擲展時日便於  
矯飾聽聞故也津海關道盛宣懷久任此事青無  
苟貸非該員親管電局則諸事有所藉口可否請  
旨將盛宣懷開去關道竇缺上奉旨電報如有漏洩改易及私自斷  
割諸弊惟該員是問庶能保護無虞且為慎重軍  
報起見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以上八月二十日奏奉

旨留中

奏為事聞大局貽誤已深請

待起重臣以維國脈事竊維倭韓之役以地利民情而論勝算皆自我搽乃以違誤遷延致一敗於牙山再敗於平壤倭人喜出願外遂將近犯陪都薄海臣民無不惜歎伏請前月兩次

諭旨我

皇太后既發帑三百萬又

諭停頤和園受賀典禮臣等仰維

聖德且感且慚蓋

深宮恒以萬姓為心而臣等寔懷多壘之辱也伏念同治



初年外侮內訌過於今日於時

皇太后定計於上恭親王秉承於下遂能以次瓜定中外

又安二十餘年漸臻康阜後以病蒙

恩開養十年以來聞已病漸痊今者敵勢日張事機

危迫將士則蒙無調度餉糈又莫與籌維任事大

臣斷不能辭其咎若

聖慈仍與姑息誠恐請旨休仄之後莫展寸長用敢合

詞額請

特旨起用恭親王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攻守兼籌該親

王總理譯署多年夷情素所深悉各國聞其起用

亦當倍固邦交其措置規模尤所素裕如此則軍

務可望轉機矣比來外間傳聞倭人將以三路進  
兵又有一月內力攻奉天之說情形危萬分危急  
臣等既有所見不得不披瀝上陳伏望

聖明俯垂鑒納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此摺合奏學士綬章樊侍講忝煦等五十七人同  
奏九月初一日上蒙

旨見廷式

諭以事屬可行云

奏為軍事危急非先除內奸難禦外侮恭摺密陳仰

祈

聖鑒事臣維自古誤國之臣其敗露有先後則受禍多  
分淺深唐之盧杞宋之蔡京曾似道皆以專且久  
召大亂而國事殆不為我

朝二百餘年大權未嘗旁落故臣下多屬懦之咎而  
鮮有專恣之患乃以今日兵事言之樞臣之欺蔽  
疆臣之驕恣則不獨我

朝所無即秦漢以來亦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倭人之  
謀我已十餘年軍械則造冊而知砲臺海道皆測

量如得所及日夜淬勵以伺我之瑕而樞臣則酣歌恆舞於內疆且則安位養文於外一若天下無事長治久安也者宋人所云招羅易為劍之材人才翫愒有燕之歲月蓋禍機潛伏已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及朝鮮事起倭人所要挾者或可從或應敵若能明白宣示兵端亦無自而開乃竟逕延推宕置之不顧及六月之初則人皆知倭之必出於戰矣而任事大臣猶懵無所知境一切惟李鴻章之命是聽其調兵也則彼日增而我無繼其運餉則彼有路而我無從委牙山一軍以飼之仁川海口以予之在李鴻章之意以為彼得朝鮮已滿其欲矣宜

知者洋之軍械久為倭所採准軍之無用久為倭  
所知洋六月以前其計已遍佈於中國此其志不  
僅在朝鮮洞悉而無疑也牙山一敗我軍掘平壤  
猶未盡矢地利也又委而畀之其不設援兵不籌  
糧道一如在牙山時遂致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疆  
臣之垂謀如此而樞臣之庇護之者尤惜數我  
皇上有所謹責則多為之幹旋盈廷諸且有所彈劾則  
極力為之壅遏論者皆知其今日肆意欺蔽之惡  
而臣則推原禍始敢詳悉為我  
皇上陳之後古治國之道人才在政治况當四方環伺  
之際

國家多難之餘而樞廷諸臣自受事以來收以賭成  
門多滑吏其間結納贓私之狀昭昭在人耳目士  
之稍有風節者皆目為怪人武臣進京者非有重  
資財雖願救之才皆置之不顧蓋精神所專注者  
惟在嚴防言路酬應外官而徐用儀之在摠署則  
沿邊之地悉讓外人教索之興專讐百姓此等怙  
權弄勢之臣得一人已足傾宗社矣又聯為黨與  
蔽塞

聖聰明數年之間道路以目若不致今日之禍則臣言  
亦何敢上達

宸聰蓋不待詞畢而已遶臣革矣比聞倭人以九萬兵

徑趨北洋天津人皆言備禦疎乏山海關以內  
尤覺空虛臣聞此信寤寐難安宿將勁兵零落殆  
盡各百疆吏大半當事之私人當時既以賄洋之  
及命而責其內省外攘必無可望則一切之事唯祈  
天幸而已其指設之方臣誠知其一無可恃也臣  
誠愚戇敢懇

皇力立奮乾斷罷斥諸臣然後豎飭六師屈延奇士下  
情既通國勢自振漢唐以來救敗之道皆如此也  
臣受

恩深重無可圖報時事艱危至此臣何忍不一言若此  
諸臣尚能支持且所貽誤或未至此則臣言為謬



甘受

嚴謹所不敢辭若

皇上開察羣情不盡以輿論為誤則危急之際何可再

為因循臣恐一月之內軍情將有不忍<sub>言</sub>之者矣<sub>且</sub>

不勝憤激謹披瀝上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衛汝昔一軍未發之前人；知其必將潰敗及至朝鮮之後則擄掠焚燒無所不為目前疏已言之此次平壤軍敗皆言該軍先潰以致城不能守及渡鴨綠江之後所履不過千餘人餘者盡入於倭而李鴻章巧為彌縫委罪他人而置該鎮於不聞道路憤恨情罪昭然應請

旨飭下裕祿宋慶查明實情如果屬是即以軍法從事又洋將漢諾根此次海戰極為出力聞其受傷之後未謁李鴻章詳拒而不見如此則不獨沮將士之氣且此寒國之心應請

旨特予褒嘉以酬勞勩實罰為用兵之大事顛倒至此

尚望其能振乎臣既有所見用敢附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九月初六日 奏

九月初九日有阻和議請藉英德兵以勦倭一摺  
又有告兵人員請勿再發依克唐阿軍營差遣一  
片稿在友人家中

奏為軍務緊急敬舉人材以資器使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惟今日之時勢與古昔異古者邊防不過一

隅今之邊防及寰海古之選裔大半鄙俚今之選裔頗者文明是以古之邊才專重武猛之士今之辦理夷務則非深通學問者不足以濟其窮當此情事孔亟變故日多兵謀使命皆資材彥似不宜拘泥常格用人致多遺佚也 臣畧舉所知用備

採擇查有湖北候補道裕庚器局宏達才具敏練自咸豐十年外洋兵事初起即預軍謀同治年間屢贊戎幕平定皖東豫各捻歷著勞績光緒十年劉銘傳

在臺灣傳敵一切籌畫多出其手其後在安徽湖北世辦洋務安業措置得當衆所共推實係於洋情軍務深通機變之才該員現以祝

### 段在京若蒙

恩命於摺署海軍署加以任使必能聯絡邦交藉資得力又直隸候補道徐建寅才大心細誠樸耐勞前同治年間曾經山東撫臣丁寶楨以奇材異能傳薦後充出使德國參贊鎮遠定遠鐵艦即耳手定羊人至今稱之其緒譯機砲書至數十種於攻戰防守之事尤所熟諳該員現辦金陵機器局善善家恩命飭下隨同辦理江海防務必能規畫機宜確有把

握又候選道員黃遵憲規模遠大明練有為前曾  
充出使日本參贊深知倭人情弊所著日本圖志  
四十卷鉅細畢賅又閱歷洋務多年應變之中能  
見其大聞該員現充新加坡領事官名家

恩命飭於南洋諸島中招羅奇士購運船械必能陰謀  
制敵遠益戎機以上各員皆於時務極有裨益且  
為事需才起見見聞既確用敢冒昧直陳伏乞

皇上聖鑒採擇施行謹

奏

再聞倭人近日兵聚大同江內詭秘難防山海關  
至樂亭一帶甚為吃重近聞有

旨令吳大澂督勇萬人相機防勦但地勢帛長兵力既  
分仍形單薄查有直隸候補道譚文煥向在貴州  
廣東帶勇多年忠勇素著嗣在山東辦理海防營  
務頗稱得力可否

飭下吳大澂檄令就近赴山東等處添募十數營剋日  
成軍擇地扼紮以資捍禦之需出自

聖裁謹

奏



以上九月十二日奏是日奉 旨命裕庚預有召  
見又 諭內閣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着吏吏部帶  
領引見

奏為和議不宜太易及陳愚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自古馭夷之道不外和與戰之兩端和固非中國諱言之事也且天下必無疲民以逞使之久罹鋒鏑而不思弭兵者倭諱之事其終必歸於和亦人々而知之也然臣謂言和尤難言於戰且因言和而遂不壽戰則害有不勝言者洋務之起六十年矣初困於英法繼絀於德俄而文武嬉嬉傷游養馬不日進且日退遂至今日而受侮於東倭夫倭在天下不遠之微國也朝鮮者又中國之手足也其地較近於邊省為近不獨非越南緬甸

之可擬也不戰而兵潰內匪逃而遂失之不治將  
弁之失律不懲措置之乖謬而惟以懟歸過

朝廷蓋未戰以前人皆知北洋有棄朝鮮之志矣於  
是而有各國公同保護之議於是<sup>而</sup>有償兵費之議  
此二說者李鴻章與樞臣久已商定<sup>之</sup>言至今日而  
借美使以宣露者也故其戰而求敗止欲使

朝廷名出於此以遂其徇倭之願耳<sup>且</sup>謂今日之事  
無論兵費不可償朝鮮不可棄即使勉為一時之  
計亦不宜使李鴻章干預此事蓋李鴻章之帥臣  
也帥臣但宜言攻戰而不宜言和此天下各國之  
公議若使言和言戰皆惟恃李鴻章一人恐天下

各國位此知有李鴻章不知有

皇上矣且

皇上試觀今日倭夷之舉動果愛我而欲和乎抑力絀

而未能遂進乎如謂愛我而欲和且知諸臣亦不

至若是之愚如其力絀而未能遽進則姑以和餌

我急我之氣而後惟所欲為必然之道也法越之

役草約既成而基隆失矣本月十五日英使來議

和既已允之而十七日倭夷之在義州者又進兵

矣以吃緊之歲月而銷耗於言和以支絀之餉精

而欲籌以餌敵謀國如此深可憐歎且今日交

侵之患定獨一備俄東方英竄西藏臺灣定海之外

取懸各國爭先惟恐或後臣知此次和議若以苟  
且成之必無一日之安且有四方之患可預決也  
臣之愚慮竊願

皇上宸斷然將諸臣酌定之和款發交廷議交涉大事  
全局所關其利害天下共之斷非一二庸闇之士  
世大臣所能定議仍當

飭下將帥速籌進兵沿海各口嚴加守禦必使倭人馴  
伏就我範圍然後

俯予息兵方足以張國威而慰後忠臣受  
恩深重知無不言誠知難當事所忌不能自矜  
聖明鑒察之不勝憤悶之至謹繕摺具陳大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津海關道盛宣懷管理雷報諸多弊竇曾經臣  
附片奏近聞本年派辦轉運採買兵米浮冒多  
至數十萬金人言憤噴：又聞天津招商總局突  
被火災兵米付之一炬該負於局務轉運皆有專  
責宜如何先事防範乃敢全燬於火難保無侵蝕  
挪移後自為掩飾之弊應請

旨查辦議處以炯戒將來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近聞倭人知我戰艦待修一切仁川防守概行  
撤去此時如有海軍往攻必能得手即應進聲討  
亦足牽掣其北路之兵擬請

旨飭下海軍迅圖出洋毋再延緩致失事機洋員漢諾  
根既著成勳應請

授以實官其於洋將亦應酌給獎勵俾資得力副將鄧  
世昌殉難勇烈洋人慨慕至鑄銅象之可否請

旨準於威海衛為建專祠以昭激勸海軍戰為中國自  
強之要道賞罰之際尤在信否且愚昧之見謹附  
具陳伏乞

聖鑒謹

以上九月廿二日入奏奉  
旨留中



奏為夷情狡詐宜斥奸說以振

國威恭摺仰祈

聖鑒事 臣聞傳曰奕者舉棋不定不能勝其偶自古及  
今未有日日欲和而戰能勝者未有求和之人壽  
戰而國事不貽誤者事變至此上下一心併智竭  
力以備戰事猶懼敵之未易平乃近令樞密之地  
調兵則分布無方運糧餉則糧台未設一切置之  
可有可無之列而所恃為密謀秘計者則在和之  
一字誠使深通夷情熟知敵計不受大害而能弭  
丘息民豈非至願然臣等採之輿論驗之時勢知

和議之未易遽成而樞臣之受其欺者且至再至  
三而不悟

國事之厄即在且夕可為寒心英使歐格訥之申和  
議也於倭人要求之端尚未盡露即其所說者則  
各國保護朝鮮中國賠償兵費二事夫朝鮮固不  
可然猶得謂今日兵力未能還復姑徇列邦之請  
暫紓藩屬之憂至於賠償兵費已屬萬不可從何  
則中倭大小各顯分賠款額而所關必將傳為譏  
笑且倭人奢若正乏車資若得多金購砲置船後  
將窺我疆圉不知何以禦之各國復起效尤又可  
翹足而待養奸資寇貽患何窮而庸臣無策但欲

前一時之安位位彼嘗試之言驚為莫大之幸且等  
嘗深耻之然使敵人果有願和之心歐使決無不  
信之說該大臣等實有憑據然後仰達

聖聰猶可說也乃一無把握坐受欺誣不獨竟以瑣瀆  
宸嚴更敢上煩

慈慮 優游旬日企聽回言使有等語信越之愚未測張

儀誑楚之詐於是歐使不來而俄使喀西尼亦託  
疾不至矣我之軍心因此而懈我之國論由此而  
兩紛雖復申飭司員力防言路而義州之倭兵日  
進矣鴨綠之浮橋已成矣其勝也則將直薄

陪都其敗也仍可復申前說敵人需、得計而我則

在：失機一廷之內心意各殊旬月之間和戰數  
變乖誤至此豈獨敵人視為可伏悔羞亦將從而  
生心通事道光年間和議既成而金田匪起有明  
徵也夫殷憂啓聖古有恒之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皇上若能獨操乾斷抑塞邪說則大有為之效即在此  
時若當軍事萬緊之際猶任大臣異心佞諂忘戰  
臣等知其貽誤有不甘言者矣且未戰之先日：  
以和誤我使倭兵集而我未嘗益師者非樞臣疆  
誤信英俄使出之故乎前事不忘復為所惑非唯  
不智抑亦可耻之甚應請

嚴旨申飭如再有徇和議誤國家者交刑部治罪以壹

軍心以由公論所關非細臣等職在侍從清晏之地於

國家大政事大得失例得盡言是以不憚再三瀆陳

伏願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不勝迫切惶悚之至謹

奏

奏為外交之事日繁請

旨編類成書以資典學而開治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經濟大原在學問學問根抵在圖書六經

備而道生九流博而術具自天子達於士大夫苟  
有志於明物成務未有不造端於博學詳說者也  
宋臣之納誨於君也以貞觀政要明目之納誨於  
君也以大學衍義世變事殊所值之時不同則所  
用之書亦異要以網羅浩博綱領分明擇之至詳  
而後用之有效伏念我

皇上萬幾之暇典學稱殷問經史於疑啟謠方言於譯

史祁寒暑雨

講帷常臨近以時事多艱則誓歲矇誦危言謀說有右  
洋務要言盛世危言等書蒙

宣取上塵

乙覽

九重嚮學溥海欽風惟此諸書論說各限方隅事物未

云明備即論語言文字

聖主考文之學亦非一二繙譯所能裨益高深日嘗攷  
前代帝王之學以經筵進講為重

國朝聖學則以開館編書為先恭惟

聖祖仁皇帝以欽若奉天時則集儒臣編數理稽繇麻象

考成而算術集百代之大成以職方識地德則命  
專家繪

內府興圖修一統志而版章祭九州之全勢以

幾暇格物編研動植形生之理以音韻闡微握衆鞮譯寄  
之原當時羅刹懷威荷蘭服義北戡準噶西開衛  
藏良由

聖智日宏無微不至

文思光被

武節以昭綜康熙六十年計之三藩之變噶爾丹之變羅  
刹之侵邊第巴之毀教其事體皆足以震撼一時  
而不愁不悚旋踵底定



聖謨之廣遠則

所護

聖學之日新所布護也

世宗憲皇帝

高宗純皇帝繼事述志繼承勿替於是以前象後編竟考

成之緒以同文韵統廣音韵之通修圖志同文志

以定西陲脩

盛京通志重繪輿圖以昭東顧而又於香山試金川

之碉樓獮木蘭泣蒙人之較獵

躬御西國火槍名品十餘載在通典一時流風所被形響

相因士大夫多通敏之材將帥亦極精微之思

豐功盛烈炳鑠寰區蓋人材以化養日生才智以見聞日

擴

國家太平之盛在乾隆而識者源厥淵源僉謂康熙  
一代君臣上下以學相資講習編摩積而成此然  
則撥亂反正之略安內攘外之功其必不在手無  
稽之言弗詢之謀其將在手教教勸學興物前用  
顯謨承烈成效昭然誠可以一言決而終身行之  
者矣方今陽九厄運元二灾年事變迭生海飛潮沓  
而士大夫各持目運論諸卿相亦未有訐謨國有大  
疑則拱手結舌因知注措圖新由舊二者皆難徒  
歎息乎乏才不其弊國固由於不學臣之愚計竊  
願

皇上遵

列聖之宏規脩百王之隆典特開文館彙纂西書凡今日  
切要事宜邦交為一類國用為一類商務為一類  
兵學為一類廣搜博譯提要鈞鈞元分別部居加之  
論斷每成一卷進取

睿裁

神筆點定示之準則萃萬國之圖書為一王之大法  
皇上講求於上公卿百執事講求於下不及一年人才  
輩出西俗視藝學之精粗以規敵國家之強弱有  
此之舉亦足令其改視易聽陰消窺伺折衝尊俎  
其為用加購船礮修鐵路固萬萬不啻也其承脩

即翰林官其總裁

簡命大學士各部堂官其採訪繙譯即用總署及同文館人員先輯已譯之書續繙未譯之書隨譯隨編日新月積但得成書過半邊情洋務人：昭晰無疑縱令事變紛未亦且應之有具譬之設條例以待事集方藥以應病事有執簡馭繁百舉百效者此類是也至於經武之方則除開學設堂儲才習器以外臣尤願

皇上師乾隆中設健銳火器營意簡選八旗子弟侍衛近臣講習新器營構堅壘日相磨礪以備心腹干城之用

皇上於各式新械亦宜隨時軍取躬自試驗以作士氣  
以示法程凡此皆轉移要道根本至計惟斷自

宸衷

特旨行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悃悃屏營之至謹專摺具

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以上一摺并後四片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  
日上奉 旨留中

再捐納舉人本非政體乃去歲以軍興匱乏言官  
條奏部議勉允准於是限之以百名重之以二萬  
金漸在踴躍輸將以為招徠必廣名器未濫然臣  
聞開捐以來已逾一稔而捐納者不過二人

朝廷有鬻賣科目之名部庫無廣納金錢之實明經

可售唐代貽譏名實兩傷不如其已臣愚伏望

特旨停捐舉人以示天下慎重才名之意是否有當伏

乞

聖鑒謹

奏

再論治於今日非獨當知古今更應兼通中外兩  
江地大物博從前諸事以河漕鹽為三大宗自通  
商防海以來則息二與外國相通而非復尋常措  
置所能絕窺伺而圖整頓劉坤一素有清名應任  
封疆尚無大失惟兵事則溫狃湘軍之暮氣洋務  
則守昔日之迂談精神頗近衰頹局面亦傷狹隘  
臣聞張之洞署任之日於練陸兵開鐵路設商局  
行郵政諸事皆已次第開辦此等圖新之舉非有  
深識定力蘄於必成則朝令夕更最足失信商民  
而貽譏敵國劉坤一即未必存成見而新舊交替  
之際宵小每從而設辭務政前人之所為以遂其

私見一及一復而地之方之受害匪輕臣以少賤  
久歷幕僚深知此病似應請

旨嚴飭劉坤一振奮精神講求詳洋務知己知彼乃可

有為毋受劣員之害而自坐失機宜毋圖省費之虛名

而實多廢弛絕台必考求新式商務必廣集公司

此真卧薪嘗胆之時而非鴆毒晏安之日也若撫

摎其短驟肆譏彈臣固有所未忍若任其將有為

之地為之時泄沓遷延致生他變則臣職在講懼

固有應盡之責矣其愚昧之見伏望

朝廷督責該督力戒因循庶得保全其晚節而地方

亦有裨益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出使大臣龔煦瑗性本卑污辦事種<sub>二</sub>荒謬戾  
臣去歲曾經參奏乃近者緬界一事尤為貽禍無  
窮光緒二十年中英滇緬界事之約南一段在  
湄江左右舊為車<sub>五</sub>宣慰土司地畫歸中國車里  
之南一段議留為甌脫歸中國管轄論車里十二  
孟<sub>三</sub>司全界四孟在湄江之西八孟在湄江之東  
孟<sub>五</sub>瓦江之西滇緬界約指車里全界歸我而界線  
僅畫至湄江西岸而止法人以湄江上游左右係  
越屬南掌東浦寨故地下游左右緬甸曾以歸暹

羅欲攘湄江以東為己有英欲以孟瓦江為界法  
欲以湄江為界皆爭在車里兩國相持以甌脫為  
轉圜之地甌脫既歸我管轄則車里前界在內既  
不違英之約亦可止法之爭二十年九月英法會  
勘車里界該大臣職守所係自應詳求利害明告  
摠署乃該大臣懵無所知希圖苟且省事遽電總  
署言我爭車里圖虛名受實禍不惟棄甌脫并欲  
置車里於不問不知車里既入滇緬界約而界綫  
未定我棄不問歸英則觸法忌與法則違英約總  
署誤位信其言遂致以車里之猛鳥、得酬法而英  
索野人山補償及梧州通商法索龍州修接鐵路

相繼而起該使臣貽誤封疆各有應得至於其附  
購買船隻息借洋債事事惟圖己利不顧

國家似此庸妄之員不知

朝廷何以篤加任信貽譏外洋臣不勝憤懣謹附片  
參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臣聞近日商約開議於內地製造一節視若無  
關輕重節節退讓任敵欺侮固持全權自恣憚於  
堅執繙譯巧肆譎張朝野憂駭莫知所屆臣請為  
皇上切言之今日國帑空竭仰屋無籌惟恃借款為挹  
注之資而借款亦僅伏海關為保債償之本若內  
地製造稅則一壞則各國皆在中國自行製造豈  
復有入口洋貨無入口貨則無入口稅矣出口土  
貨皆洋商販往外洋以備製造者若製造皆在內  
地則亦并無出口稅矣無入口出口稅則無海關  
無海關則兵費何由償已借之款何由還將來練  
兵購船等事何從籌款止條約數字之文而

國家命脉懸諸掌握臣前疏論和議時固已先憲及  
此矣且議約何故異於要盟停議亦非失信日人未肆  
咆哮而大臣何故自生疑畏此事理之大謬者也馬關  
之約無可言然所失僅二萬萬有教可稽若此約  
不力持則所失不止十倍百倍無數可紀矣稅則  
為中國自主之權倭人尚不能以無道行於朝鮮  
豈能以無道行於中國持以堅忍必就範圍此天  
下公義華洋同聲不能以李鴻章畏徇敵人而置度  
支性命於一擲也臣不勝憂憤迫切之至伏願  
皇上密諭樞輔堅持定論勿為敵人挾持草率定議天  
下聿甚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以上四摺  
附木議用假情  
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具奏  
李鴻章李廷向人主保  
情也

奏為條陳養民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國家之設官以為民也然數千年来於理財之道但謀所以取民而不謀所以養民使各盡其一手一足之烈而國家從而征之稅之於是乎大利不興衆力不集民幾不能自養而國家亦因而患貧時至今日籌款之法已窮郵政銀行諸端未易一時措辦有以開源之說進者或疑其迂濶而遠於事情且以為為民興利計其效遠者三年近者一年亦可謂神速矣中國地大物博萬里膏腴西人推為天下第一大富之國而國用匱乏民

情困苦如此則養民之道失其得也五十年來所言西法皆僅枝葉其本在富國養民而已矣此乃中國三代聖人之古法禮失而求諸野可也法國百年以前上下貧窘後乃興種樹之利嚴伐樹之禁立勸民栽官樹之官遂富甲歐洲縱橫四海故英美擅工商之利而法德奧意諸國其大利皆在於農中國後古重農自應以農為<sub>事</sub>急而農政之要則以開渠種樹為先應請

旨明諭天下各就本省可開之水道固有之利源董勸民間妥籌興辦民力不足官助其成不得故事奉行亦得藉端苛擾唐人講水利五代重農政史書



具在成效<sup>昭</sup>然<sup>昭</sup>中至中國現有四大利可以立致  
富強者臣請為

皇上詳晰言之一日蠶桑之利禹貢九州桑土居其七  
今蠶桑之利僅存 浙則昔多今少可知矣意大  
利種桑育蠶垂百餘年而其絲之柔靱潔白終遜  
中國西人攷求既久始短知中國蠶絲冠於各國  
皆因太湖之水百倍肥腴腴距湖稍遠者則否故  
太湖太湖皆宜蠶桑即太湖一隅每歲之利將及  
萬萬使推之洪澤巢湖鄱陽洞庭及滇地<sup>地</sup>昆明等  
湖皆種桑育蠶如太<sup>湖</sup>之側則數萬萬之大利已在  
掌中矣二曰棉花紡織之利近年洋紗洋布銷售

中國者歲值六千餘萬金土布之利全為所奪向日人織布皆用木棉產於美國印度兩處近中國自立紡織各廠始知華棉絲長白不及洋花而溫暖堅厚過之然洋棉每石需洋三十餘元華棉則每石十餘元耳然故近年洋船回國出口棉花驟增至二十餘萬而江西安徽湖廣浙江各省所出棉花尤稱上品西人攷求全地球人數衣布者十人中止得三人衣綢者十人中不及一人此兩項利源有加無已應請

督飭下江浙安徽江西湖南非雲南各省督撫先籌款購買桑秧沿洪澤巢湖鄱陽洞庭滇池昆明等湖

廣行栽種勸諭民間大興蠶利高燥之地偏植  
棉花責成本地紳耆詳細開導提款設局官為維  
持然後集款招商廣立縲絲織布各廠使所出之  
縲絲紗布媲美洋工比及三年其收利何止萬萬  
夫利所出在人所必趨惟須實力實心不得假吏  
胥徒增擾累此夫利之在南方者其事至順而易  
也三日葡萄酒之利北方數省每歲銷售洋布  
四千萬金外餘除羊毛草帽邊值銀五百萬金外  
餘無一物可以相抵是歲耗三千五百萬金矣民  
安得不貧法國有人游歷北省謂自黃河以北無  
地不宜葡萄即奉天一省如能廣種葡萄其利已

可敵法蘭西一國因葡萄性喜天寒最宜沙土  
查法國葡萄製酒之利歲合中國銀數九萬萬  
酒值一兩稅亦如法國歲需全資酒稅近日洋  
華人亦喜飲之每歲入口已千餘萬中國開此  
源無此重稅則物美而價必廉即不能盡奪法國  
之利而已可杜洋酒之源是為北省之民歲增以  
千萬金之進款矣惟製酒葡萄其種類與中國  
枝多實繁本大略如吳越人之種桑應請

旨飭下出使法國大臣密派專員攷求此事購覓佳種  
雇募西人選購製酒機器來華於直隸山東先行  
試辦逐漸推行則其事不勞而集矣四曰畜牧之

利畜牧為北方大利古有明徵非止牛羊供糗食  
駝騾負重也西人剪羊毛以織呢羽收駝毳以製  
壇絨牛乳馬湏飲食必需美國之北方遂以此擅  
無窮之利中國如東三省熱河口外七廳錫金河  
套及甘肅新疆等屬地廣人稀最宜畜牧小民愚  
昧初始維難邊帥疆臣又多習故安常不知通變  
應請

旨飭下出使美國大臣訪訂精於畜牧及織造呢絨  
毯之人至沿邊相度然後購買機杼開闢園場提  
款派員管理牧政數年以後美利大興矣此事  
者為北方絕大利源創辦之時應先令使臣延訂

受人博求良法以立中國富強之基不得敷衍因循貽誤大局俟試辦有效然後將其法行之內地各督撫及邊疆大臣董勸商民一律興辦此利之在北方者其事稍逆而亦非難也以上四事本皆中國舊法雖參用機麗兼資人工可養無民數貧民即可銷無窮隱患既為閭閻廣生計更為國家增稅釐所謂因利而利百姓足而君足者較之搜骨剔髓剝肉補印書中於民而國終受其禍者其優絀勞逸遲速相去何如也惟中國可興之利甚多亦甚易略舉數事以例其餘而大要仍在疆吏得人先集巨資力除積弊刻刻以養民為念則富

國豐財之本計已隱寓其中矣愚昧之見是否有  
當謹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吳 壽 奏

再整軍經武必擇將才臣聞江南提督譚碧理本無戰功惟以善於逢迎蓋居高位  
近來營伍廢弛標下無可用之兵是以去歲今春戰事方殷南洋大臣劉坤一等不  
聞資之防守及部議裁兵節餉該提督多方阻撓曉曉爭論以致營伍騰怨事殆不  
行似此庸冗之員何足以資鎮撫應請

旨飭查如果不能得力即予開缺似於兵制稍有裨益是否有當

伏乞

聖鑒謹

奏

（此片九月十六日上）



奏爲時勢艱危請

飭中外大臣力圖振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大學之道首重新民春秋之義必通權變前者戰事不振隱忍求和薄海臣民實深憤激然不能無望者既和之後修明學校整武備作民氣裕財用期亡羊補牢有備無患乃及今半年以來百事依然

朝廷之議論仍復不齊中外之人才未聞特達一學堂也此省議增而彼省議減一製造也此處開拓而彼處停工鐵路屢議而舉辦無時練兵有言而章程未定理財之途至廣也而搜剔於釐捐民欠則所得無幾而歛怨已深用人之術至多也而徵求夫篤老疲癯則無才而所收亦隘王文韶工揣摩之術是以言二十年以內不必圖新劉坤一得便己方是以擁十數萬之兵恻然高卧徒使我

皇上焦勞於上樞府諸臣奔走於下臣可決其一事未辦而各國之環而伺我者又狡然而思逞也他日款無可借時無可爲而後追悔今日之疑忌廢弛不能求才而禦侮不亦晚乎甘肅之回匪剿平非一日事廣東之叛民又將起矣臺灣之割地痛尚未定滇邊粵邊之婪索又難拒矣古人云厝火積薪自以爲安今則已在水深火熱之中猶晏然而自逸誠可怪也恭親王以衆望復值樞廷翁同龢李鴻藻皆久膺重任其勲勲於

國事外廷亦無異辭而其中委曲層累之端轉折紆迴之故不知有何牽掣而未能卽日奮興豈時至今日而尚可因循乎抑視天下之事皆不可爲不敢爲而姑仍舊貫乎在諸臣或有才識能力未到之處臣愚以爲要在

斷在必行則一日歸仁事不在久也臣於中外之故洞思力學逾二十年略明得失又幸與講幄故敢進言唯願

皇上明諭中外大臣振刷精神毋固積習毋詢私人毋怯擔當毋懷觀望合群策群力而爲之庶有前沉後揚之一日也臣不勝憂切企望之至謹具摺上陳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再中國沿海七千里欲固疆宇不能不復設海軍然用不得人則不如不設直隸道員羅豐祿僉壬陰詐萬口同聲前者既巧於設法傾軋琅成理而去之於是主張聞黨立意不戰舉十數船以降敵爲我

朝二百年來未有之恥臣前者曾經彈劾不知

國家何以隱忍於大賞大罰竟不舉行近聞北洋大臣王文韶頗受其蒙蔽降將潰卒收羅至數百人皆羅豐祿巧爲說辭他日所購鐵甲又將歸其駕駛若果如此誠不如購送敵人之爲愈也該道員始以千總旋改文員充當海軍營務之後在烟台等處廣開店鋪經營閩人將并產業於大東溝一戰欲救方汝濟竟私改漢諾根電報復經漢諾根查出欲控之

朝廷始由北洋奏正軍法總之羅豐祿實爲漢奸海軍復設斷不可用閩人舊黨此事關係至大應請

旨嚴飭南北洋大臣認真選擇速加整頓於降敵弁卒不准復留一人臣查外洋海軍半出水師學堂半由沿海漁戶招充水手戰時且有勒充之舉王文韶等能稍爲留意必不患無人不得以暫資熟手巧爲搪塞之語臣爲慎重軍事起見伏乞

聖鑒採擇施行謹

奏

再廣東會匪潛圖叛逆事在九月中旬臣得信最早然聞現任兩廣督臣譚鍾麟至今尚無辦法竊恐首犯未獲暗長潛滋終成大患臣生長粵東深知該會匪等以南洋群島爲根本以澳門香港水域島嶼爲聚集以沿海島嶼爲分支有所謂草鞋會者供偵探之役有所謂紅棍會者利鎗矛之用有所謂白扇會者任書寫之事三會合爲一又或分爲紅蓮大乘等教又或卽以天主教爲護符其黨與不下數十百萬遍布於各府州縣非一時所能解散。

朝廷若顧念南服則宜採威重明決之大臣如張之洞李秉衡者爲之督撫密設方略嚴加訪緝兼約洋人爲吾伺察庶可有濟至因時制變之道固非書牘之所能盡臣爲

慎重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以上三件十月十九日奏)

再捐納舉人本非政體乃去歲以軍興匱乏言官條奏部議勉從於是限之以百名重之以一萬金蘄在踴躍輸將以爲招徠必廣名器未濫然臣聞開捐以來已逾一稔而捐納者不過二人

朝廷有鬻賣科目之名部庫無廣納金錢之實明經可售唐代貽譏名實兩傷不爲其已臣愚伏望

特旨停捐舉人以示天下慎重人才名器之意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論治於今日非獨當知古今更應兼通中外兩江地大物博從前諸事以河漕鹽爲三大宗自通商防海以來則息息與外國相通而非復尋常措置所能絕窺伺而圖整頓劉坤一素有清名歷任封疆尙無大失惟兵事則泥犴湘軍之暮氣洋務則守昔日之迂談精神頗近衰頹局面亦傷狹隘臣聞張之洞署任之日於練陸兵開鐵路設商局行郵政諸事皆已次第開辦此等圖新之舉非有深識定力蘄於必成則朝令夕更最足失信商民而貽譏敵國劉坤一卽未必存成見而新舊交替之際宵小每從而設辭務改前人之所爲以遂其私見一反一復而地方之受害匪輕臣以少賤久歷幕僚深知此病似應請

旨嚴飭劉坤一振奮精神講求洋務知己知彼乃可有爲毋受劣員之蒙蔽而坐失機宜毋圖省費之虛名而實多廢弛礮臺必考求新式商務必廣集公司此真臥薪嘗膽之時而非鳩毒晏安之日也若摭摭其短以肆譏彈臣固有所不忍若任其將有所爲之地可爲之時泄沓遷延致生他變則臣職在講帷固有應盡之責矣愚昧之見伏望

朝廷督飭該督力戒因循於地方事務稍有裨益庶得保全晚節而地方亦有裨益矣  
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出使大臣龔照瑗性本卑污辦事種種謬戾臣去歲曾經參奏乃近者緬界一事  
尤爲貽禍無窮光緒二十年之中英滇緬界約南一段在湄江左右舊爲車里宣慰  
土司地劃歸中國車里之南一段議留爲甌脫歸中國管轄論車里十二孟土司全  
界四孟在湄江之西八孟在湄江之東孟瓦江之西滇緬界約指車里全界歸我而  
界線僅劃至湄西岸而止法人以湄江上游左右係越屬南掌東浦寨故地下游左  
右緬甸會以歸暹羅欲攘湄江以東爲己有英欲以孟瓦江爲界法欲以湄江爲界  
皆爭在車里兩國相持以甌脫爲轉圜之地甌脫既歸我管轄則車里全界在內既  
不違英之約亦可止法之爭二十年九月英法會勘車里界該大臣職守所係自

應詳求利害明告總署乃該大臣懵無所知企圖苟且省事遽電總署言我爭車里圖虛名受實禍不惟棄甌脫并欲置車里於不問不知車里既載入滇緬界約而界綫未定我棄不問歸英則觸法忌與法則違英約總署誤信其言遂致以車里之猛烏烏得酬法而英索野人山補償及梧州通商法索龍州修接鐵路相繼而起該使臣貽誤封疆咎有應得至其購買船隻息借洋債事事惟圖己利不顧國家似此庸妄之員不知

朝廷何以篤加信任貽譏外洋臣不勝憤懣附片參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臣聞近日商約開議於內地製造一節視若無關輕重節節退讓任敵欺侮罔而李全權勇於自恣堅聽信翻譯巧肆請張朝野憂駭莫知所屆臣請爲

皇上切言之今日國帑空竭仰屋無簾惟恃借款爲挹注之資而借款亦僅仗海關爲保



償之本若內地製造稅則一壞則各國皆在中國自行製造豈復有入口洋貨無入口貨則無入口稅矣出口土貨凡皆洋商販往外洋以備製造者若製造皆在內地則亦并無出口稅矣無入口出口稅則無海關無海關則兵費何由償已借之債何由還將來練兵購船等事何從籌款止條約數字之文而國家命脉懸諸掌握臣前疏論和議時固已先慮及此矣見議約異於要盟停議亦非失信日人未肆咆哮而大臣自生疑畏此事理之大謬者也馬關之約無可言然所失僅二萬萬有數可稽若此約不力持則所失不止十倍百倍無數可紀矣稅則爲中國自主之權倭人尙不能以無道行於朝鮮豈能以無道行於中國持以堅忍必就範圍此天下公義華洋同聲不能以李鴻章畏徇敵人而置度支性命於一擲也臣不勝憂憤迫切之至

伏願

皇上密諭樞輔堅持定論勿爲敵人挾持草率定議天下幸甚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爲外交之事日繁請

旨編類成書以資典學而開治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經濟大原在學問學問根柢在圖書六藝備而道生九流博而術具自天子達於士大夫苟有志於開物成務未有不造端於博學詳說者也宋臣之納誨於君也以貞觀政要明臣之納誨於君也以大學衍義世變事殊所值之時不同則所用之書亦異要以網羅浩博綱領分明擇之至詳而後用之有效伏念我

皇上萬幾之暇典學彌殷問經史於疑承諮方言於譯史祁寒暑雨

講幄常臨近以時事多艱則警箴矇誥危言襍說有若洋務要言盛世危言等書亦蒙  
宣取上塵

乙覽

九重遜學薄海欽風惟此諸書論說各限方隅事物未云明備卽論語言文字

聖主考文之學亦非一二繙譯所能裨益高深臣嘗考前代帝王之學以經筵進講爲重

國朝聖學則以開館編書爲先恭維

聖祖仁皇帝以欽若奉天時則集儒臣編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而算術集百代之大成以  
職方識地德則命專家繪

內府輿圖修一統志而版章察九州之全勢以

幾暇格物編研動植形生之理以音韻闡微握象鞮譯寄之原當時羅刹懷威荷蘭服義

北戡準噶西開衛藏良由

聖智日宏無微不照

文思光被

武節以昭綜康熙六十年計之三藩之變噶爾丹之變羅刹之侵邊第巴之毀教其事體

皆足以震撼一時而不難不悚旋踵底定

聖謨之廣運則

聖學之日新所布護也

世宗憲皇帝

高宗純皇帝繼事迹志纂承勿替於是以前曆象後編竟考成之緒以同文韻統廣音韻之

通修圖志同文志以定西陲修

盛京通志重繪輿圖以昭東顧而又於香山試金川之碣樓彌木蘭泣蒙人之較獵躬御西國火槍名品十餘載在通典一時流風所被形響相因士大夫多通敏之材將

帥亦極精微之思

豐功盛烈炳鏤寰區蓋人材以化養日生才智以見聞日擴

國家太平之盛在乾隆而識者溯厥淵源僉謂康熙一代君臣上下以學相資講習靡積而成者然則撥亂反正之略安內攘外之功其必不在乎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其將在乎敬教勸學興物前用顯謨承烈成效昭然誠可以一言決而終身行之者矣方今正當陽九厄運元二灾年事變迭生海疆潮沓而士大夫各持目運諸卿相亦未有訐謨國有大疑則拱手結舌罔知注措圖新由舊二者皆難徒歎息乎乏才不知其弊固由於不學臣之愚計竊願

皇上遵

列聖之宏規修百王之墜典特開文館彙纂西書凡今日切要事宜邦交爲一類國用爲一類商務爲一類兵學爲一類廣搜博譯提要鉤元分別部居加之論斷每成一卷

進取

睿裁

神筆點定示之準則萃萬國之圖書爲一王之大法

皇上講求於上公卿百執事講求於下不及一年人才輩出西俗視藝學之精粗以覘國家之強弱有此之舉亦足令其改視易聽陰消窺伺折衝樽俎其爲用加購船廠修鐵路固萬之不啻也其承修即用翰林官其總裁

簡命大學士各部堂官其採訪繙譯即用總署及同文館人員先輯已譯之書續繙未譯之書隨譯隨編日新月積但得成書過半邊情洋務人人昭然無疑縱令事變紛來亦且應之有具譬之設條例以待事集方藥以應病事有執簡馭繁百舉百效者此類是也至於經武之方則除開設學堂儲才習器以外臣尤願

皇上師乾隆中設健銳火器營意簡選八旗子弟侍衛近臣講習新器營構堅壘日相磨礪以備心腹干城之用

皇上於各式新械亦宜隨時宣取躬自試驗以作士氣以示法程凡此皆轉移要道根本至計惟斷

宸衷

特旨行之天下幸甚臣不勝悃悃屏營之至謹專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以上一摺四片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奉旨留中）

奏爲條陳教士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維治天下之大事不外養與教兩大端臣前舉養民數事仰蒙

聖明採鑒將見施行於育才之方臣亦嘗反復於古今得失之故中外政教之理而知選舉

之弊易而科目科目之失變而保舉保舉之窮濫爲捐納或是此而非彼或與甘而

忌辛然大抵皆斷斷於取士之虛名而不永教士之實理是失在本源而圖其枝葉

也憂之田畝不勤樹藝而聽其自蕃自殖縱不蕪廢尙蘄其豐年乎（下缺）

再熟悉洋情要資繙譯近來俄羅斯日本二國交涉日繁而通俄文東文之人絕少每有事故輒歎乏才似應請

旨飭下京師同文館及外省廣方言館添請俄文東文教習并增廣學生額數俾數年之後教練成材足備象譯之用於洋務不無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再開礦之事上裨國用下益民生滿漢臣工屢經陳請乃既蒙

皇上採納復有部臣主持而行之各疆臣或任意遲延或藉端撓沮卒使良法美意廢遏不行時事艱難至於此極推原其故厥有八端中國伊古以來居官者以言利爲戒有明礦稅之禍尤爲婦孺所知鑒古慮今則疑於招誘一也循例援案之事疆臣不須思索可見施行開礦則無例可循無案可引則苦於用心二也一言開礦即須集費官辦則無款可提且虞異日之虧短商辦則無人可信更防成效之難期則艱於措施三也人情安常

習故因循觀望苟且惰怠又惑于風水之說開辦之始難保不稍有爭端官吏因之遂生疑阻則嫌於多事四也開礦見功以後利之所在人所必趨工人累萬盈千彈壓匪易則憚於聚眾五也定例商人開礦十分取二較泰西各國二十分而稅一本屬太苛又慮及洞老山空工人星散此項礦稅無出部中駁詰大費周章則畏於受累六也各疆臣名位已高惟欲保全別無希冀開礦見功未必遽加褒賞開礦有過或將貽累子孫屬員望風更相附和則嫌於無賞七也疆臣年皆近耄開礦之事曠日始成安能勞精費神爲此分外不可知之事則難於持久八也有公有私而其斷斷不欲開礦之心則一而已矣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罄識者寒心而中國礦產之豐盈復甲於地球各國如人有重寶密藏於地而日日不免飢寒愚莫甚焉故欲富則必開礦而以賣之疆臣決無能開之一日不過遷延時日卒以無礦可采一奏塞實耳欲破群疑別無奇策臣請爲我

皇上陳之礦蘊於山藏於地非可携而懷也志乘有記載土人有傳聞西人之游歷者有撰述礦師識苗望氣一目了然今中外所豔稱者川滇二藏東三省及齊晉江皖湖南北新疆等處應請



飭下出使大臣訪訂泰西各國著名礦師數人議定薪水咨送來華聽候錄用

特派查礦大臣數員携帶礦師周歷各省每省現開之礦若干未開之礦若干開採是否

有利轉運是否得宜一律繪圖貼說詳悉查覆然後明降

諭旨准民集貲開辦官爲保護商力不足酌提官款助之減輕礦稅二十分而取一地方官吏稽查督責統照鹽法之例有成效者優加獎勵敢阻撓者予以嚴懲持以十年而各省礦產不開國計民生不富者未之有也否則上下相蒙內外相循行查駁詰徒託空言卽開礦一端而天下官吏之泄沓因循已可概見矣仍惟

聖明迅斷施行天下幸甚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再邦畿之地萬國具瞻若不能畫一整齊則觀國者每從訾議且街衢汙穢水泉鹹鹵則疾疫由此眾多晉遷新絳隋營長安明效昭然前模可用京師自遼金元三朝

建都明永樂間稍遷而左迄今幾五百餘載當日溝渠街道各設專官歲修皆有專款相沿既久名存實亡咸豐間改用大錢放項再經折扣延至今日遂一切廢棄不修九達之衢危於隴坂一瓢之飲澀若湫淤穢氣熏蒸疹戾交作去夏大疫城內外遘病不治者十餘萬人輦轂之下積弊若此何以爲八方起化之原萬國同風之治乎前經言官條奏議者以爲款項難籌辦理不易臣以爲宜用江寧碎石築路之法運西山之土石填道可一律蕩平溝渠用新法開挖並於道旁另築明溝與暗溝相表裏如得人辦理大約六十萬金已足敷用嗣後派兵巡守及常年修理之費可取之車捐房捐有上海西人工部局法可採其尤要者尤宜用自來水管之法引京西潔清之泉水以濟民飲俾得飲和食德疫癘潛消其舊有之井水專供浣濯之用一轉移間而

天居嚴重民氣安和隆京師而觀萬國效未有捷於此者謹附片續陳伏乞

聖鑒謹

奏

以上三件并於二月初四日附 奉奏

奏爲時勢貼危懇

恩錄用舊臣以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堯有懷襄之難而克明俊德卒致時雍周有集藜之虞而多士圖功遂貽哲

命恣外患必修內治定寇侮必賴人才明鑒昭彰著於典訓臣竊見我

皇上宵衣旰食

勤政愛民一事之微悉經

宸慮宜近無不肅遠無不懷而節廉之風未彰富庶之效未著用兵逾年師徒撓敗將士

玩命此皆臣下未能務學術殫心慮貽誤

國事而

朝主所以旁求俊人振興民望者亦未盡也臣見聞隘陋不足盡知天下之士竊見前

戶部尙書崇綺操履清正識量淵深進退之間必於禮義雖門第崇闕而服膺儒術

過於寒素士論翕然奉爲楷模前通政司通政使黃體芳秉性樸忠風裁峻整慨然

自任名教之重彭鵬郭秀殆卽其人前國子監祭海盛昱義存風軌學究天人持身敬於席珍論事洞若觀火尤明於邊備得失地理險易之故眾莫能及以上三臣其立朝蒞事並有成效會荷

聖明任使無俟臣之贅言前以養疴皆辭職事其靜退之節足以淑懦廉貪惟當

國家多事之秋正屬臣子致身之日該臣等優游

京輦已歷歲時趨奉

闕廷謀堪詎勉伏望

皇上特加錄用並列班聯則騏驥涉險必獲千里之功鐘鏞在懸可和七始之詠轉移至捷收效至神漢書言汲黯在廷淮南腹謀實銷患之成規非儒生之迂論也至於採巖穴之士旁及降謫之人

聖衷當有設施臣尙未敢遽及謹援引古義仰瀆

宸聽不勝悚仄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正月十七日奉 旨留中)



書

牘



## 芸閣先生書牘

萍鄉文廷式道希遺稿

### 寄于晦若（晦若名式枚一字采生）

晦若大兄執事。上海一別。倏經半年。薄遊湘中。旋歸萍鄉。今歲正月初間。始回江省。所云往來無成者。殆不出我兄所料。惟謁獄謀之。相地計當可得。餘亦勉強求其集事。但不知能如願否耳。中年牢落。所慮艱窘異常。故久不致書。加以萍鄉南北不通。寄江西廣東書皆不達。此我兄前所云極不得意之時。則音信疏闊。固其理也。去歲九月。計應服闋。未知已進京供職否。抑仍居幕府。都中久無信息。莫從得知。此信仍寄天津。想尙能達也。弟近歲以來。顛沛尤甚。今春甫封江省。卽接粵信。知婦翁調署赤溪。家眷在粵。無人照料。不得已函促回江。而莫名一錢。仍欲貸之親友。未知能否集事。卽能來江。而衣食之資。殊恐不給。將來或寓萍鄉。或居江省。尙在未定。襄楚之詩。殆爲我詠。兄之所處。眞人生自如之境。不足慨矣。在滬時晤王壬秋郭筠仙諸人。皆所謂一時之彥。壬秋疏疏。貌類道士。肉髻隆起。雖才鋒頓盡。猶爲蘆蘆中可愛人。筠丈樸拙。如古鐘鼎爲鏽所蝕。然善聆音者知其中有宮音。餘子振振。或能闖門而入。或竟觸闕而顛。各視其才。未能論定也。夕秀未振。大樹凋零。言采芷蘭。未盈一掬。吾鄉則尤寥落如履後星。遂令魯陽揮戈之心。轉爲孟津捧土之懼。翠微山之舊址。尙容寄居。



便當從此逝矣。二月間當往郴州迎春。商量住處。四月當可啓程入都。都中近事如何。海軍章程如何。能見示一二否。我兄當差。與幕府不相妨否。陳容民汪仲伊皆當世才也。碧沼紅蓮。豔開並蒂。其著作何書。能代鈔見示否。河冰未開。書當遲到。如有回信。請寄江西省城篋子巷梅宅。可收到也。專此禱請大安。不一一。廷式頓首。正月十九日。

穆淵兩弟近日蹤跡如何。念念。

晦若長兄如晤。初十日得覆函。卽擬奉答。匆匆未有暇也。旋由仲約學士處。得粵電見招。掌教惠州。其地爲先人舊治。山水方滋。固大佳事。然陶兄回遊之約已定。年前不能決然舍去。又私意向有一說。南皮非心之所服。掌教非才之所堪。粵東士習鄙雜。變故方起。亦非可以久居。故已函致星海。囑其代辭。如必不可辭。則弟與陶兄再遊後。到粵當在四月。爲之勉効半年。斷不作淹留之想。吾貧舊矣。豈能以升斗故人招擇耶。惟學士與江海之意則可感耳。廿五日到津。惜不一見。又當作一年別矣。來書有絕婚官意。亦可不必。少長仕宦。耕農行商。皆非所長。甯能遁逃世外。乘流得抵。一聽造化。不必先設成心也。今春天氣驟而多雪。若山陝如此。黃河於桃汛便不可問。如聞俄英將有戰事。中國殆有池魚之及乎。南皮尙書於此時。乃方開言局。聚文士。作書院。其不爲魯兩生所嘆。庾子山所哀者。蓋幾希耳。弟極不才。然不願以詩禮發家。其素志也。邇來尤不愛文士。惡其浮言無實。是已非人。斷斷於

不可知之事以相勝負。此則氣質之一變而近於謬者。聊爲吾兄言之。不可以告人也。事趨於密。文趨於繁。不獨中國爲然。外國亦有此弊。所不逮者虛實之間耳。如此決非久之道。蕩滌邪穢。剔除煩苛。將安賴哉。輪舟將發。不及盡言。揣此祇請撰安。不一一。弟廷式頓首。正月二十七日。

彥民巽之伯術諸君子。乞代致意。

又弟有所懇。近閱輿圖。多所未解。如東三省及西藏印度及南洋各島嶼有詳細地輿。務祈飭人代摹一份見寄。感且不朽。

如正二月有信見寄。請寄湖北武昌府李香沅轉交。當可收到。

采兄如晤。此次來京。竟似相避。遂使胸中之言。鬱而不宣。殊悵悵也。到京十日。頗患暑病。故作此信亦復不暢。敬候起居而已。星海仍在滬。又欲東行。悵悵何之。弟留數十金爲其旅費。聊盡疎薄而已。又其去粵之時。積負四千有餘。卽論避債。只當遠去。然殊無歸宿。居者亦難爲謀也。巽之仍未來。遲遲可怪。又聞回河南。信否。弟今歲江西書院。實同雞肋。不足自活。加以近在省城。士風浮囂。尤非善地。榜後雖不中。亦必他圖也。於楊於江。豈謂遷居。聊擇近地。休息數年耳。若其不得。竟亦何術。南豐殂謝。竹林遂孤。一歲內外。江表必易使矣。使弟得從容於江淮間。亦十年之許也。兄能預爲設算否。去歲廣州。早晴王<sup>以</sup>濟人必被彈劾。恐爲怨府。故不敢留。非有高遠之意。在滬遇巽之。已略

及之。恐未能達鄙意也。伯愚四兄逸兄馳馬。盤旋中度。縱擒如一。此可羨也。弟雖不善騎。尙頗有膽。出京時必值秋爽。何妨借數日之暇。進而教之。手此紙語擬安。不復一一。廷式叩頭。三月初一夜。采生大兄如晤。前日得接惠書。今日又讀兄致蕙兄書。用意深厚。殆逾骨肉。弟卷爲吳橋王編修所抑。僅閱首藝耳。評云。小講與後文不合。布局之酌也。今歲所取。知名士甚多。闕墨亦極有佳者。固不必我得而後譽也。千餘年來。以此耗士人精力。風會旣成。人爭趨之。得喪之間。動關身世。我輩生此時。亦何能不驚。然竊謂場前宜用功。入場宜盡力。如是而已。至如不得。無可言也。若仍欲之。則當更爲致力。如戰者之敗。益勵吾戈矛。修吾營陣而已。如不欲也。決然舍去。亦無可戀者。弟今時蓋仍當復戰之時也。十日以後。便擬加意讀書寫字。不荒不廢。以副親友責望之意。於今歲之不得。已邈然如浮雲之已過矣。惟先人窳事至急。家計益窘。至足可慮。候仲魯來後。夏末秋初。輒當南行。禮卿前言未必能從。然諸君遇我厚。肺腑之感。不能忘也。王山長致徐侍郎書已送去。收信單付寄。又弟有一私意。以爲凡兵事。周秦以前皆關學問。漢至國朝中葉。則不盡然。自此以後。九變復貫。非深知學不足言兵。中國兵法。僅明大意。至於實事。茫若霧縠。及年歲之未晏。倘得在外五年。於外洋用兵。必能十得八九。歸時纔四十耳。但有一二軍實本領。不愧於人。用與不用。不復計較。勝於僅僅讀數卷書。便令人稱知名士也。非惟不祥。亦復不雅。兄謂如何。吾意中欲言之事。筆難盡陳。兄當知其大略。

以不登第之故。爲窮無復之計也。謫兄中至可喜。與巽之均可登入詞館。明仲書法略遜。然以其績學。亦必爲知者所錄也。日來無事。心亦閑暇。然爲下第諸君所困。喬茂讓以爲羣不逞之徒。亦足發噓。餘容續佈。專覆。祇請台安。不一。弟廷式頓首。四月十四夜。

晦若大兄閣下。前得改部電音。悵悵者數日。邇來嘗向府中探問。復云并無家信。正未知行止若何。連日得星海伯愚書。始知籤分兵部。仍留京師。爲之稍慰。明年可考軍機。機會正不可失。兄不留詞館。當國者宜任其咎。非一人之牢騷也。學士開報之後。云可惜可憐。如何令晦若執銅筆帽侍人意旨乎。聞翁叔平亦與看卷。(此言塙否。)是其罪也。此足見公論。故弟亦不復作寬慰語。更不作憤懣語矣。現時聞尙與星海同居。將來接眷入都否。直隸仍常去否。念甚。祈示知爲禱。浙江至今未有覆音。想彼已作罷論矣。麻兄仍住京否。消息如何。祈示一切。(一切承費心。叩感而已。吾時祈代致一切。至幸至幸。)今歲失此人。亦憾事也。粵東無事。惟雨峯臥病奄奄。鎮此巖疆。大不滿人意。如越事日棘。邊釁頻開。則此邦其殆哉。都中議論若何。有所聞否。弟近接家信。家兄回江後。已將烟癮戒斷。將來或可歸心。是一幸事。惟葬事不能不亟辦。而江省磚石奇貴異常。非四百金不可。一時正未易籌畫耳。知念併及。

伯母在粵西。聞亦久無信。想已起程東返矣。

兄今日所處爲極難。我輩受此困阨。或彼蒼見顧之重。欲增益所不能耶。所望賴承之。則成就尤大。是所深禱耳。餘不盡述。祇請大安。弟制廷式頓首。五月二十日。 八月初九。穆若閱。

貌爲闊切。巧於譏搆。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人。

采生大兄閣下。前五日由大順信局寄上一信。由伯愚處轉交。未審得入覽否。旋聞兄已赴津。恐此信竟不能速達。日來諸事已定。弟之憤悒亦已稍平。我兄身當其境。雖未免仍有歉然。弟前信所云。固已詳盡。且明史一部。大學士不由編檢者殆居大半。揆以仕路。固無或異。卽我朝近事。麟文端以傳臚散館高引。猶蒙宣廟改部。謂爲有用才。不欲僅以文章見之也。其他比儼。無待繁稱。我兄嘗自云。欲得刑部。以考世輕世重之法。今乃得兵部。豈大刑用甲兵。果宜合志耶。惟聞部事較簡。恐無以盡其才耳。伯母大人聞爲其姪親家所留。一時未能回粵。府上俱安吉。弟過問十數次。可拼遠念。弟承我兄囑麻兄梅生先生過愛。爲之推轂浙中。其時以芷鄰未歸。葬事未辦。故不得不延至六月。當時卽由唐君處轉寄覆信。計已登覽。今芷鄰已回。力勸弟卽赴浙。惟至今尙未接彭城處信息。未知姪姪來遲已得人耶。弟月內或下月初。稍浚川青。便擬歸葬。務祈我兄速回覆信。或卽先赴浙江。或徑可不去。以定行止。至幸至幸。越事近無所聞。惟此間兩公。臥病已久。大有開門揖盜之慮。省中根本空虛。沿海一無布置。而事事遠聽朝聽。卽如近日遵文華來電。派大耀統千五百人赴鎮州。(合肥在遠。只據地圖。此則當以

理析之者。此卽非事理所應有。地則遷而弗良。勇則購市井烏合者爲之。而每月糜萬金。試問破一欽州。有何關礙。且佛蘭西豈肯涉山跋嶺。穿林箐以入不毛之地。則必無之事也。河內之人日望寇。今有由然矣。弟謂法人如不懼中國。則中國之救越南與否。伊不必問。昔唐太宗以竇建德之救王世充爲喜。今法人以我之救越南爲憂。其情事可以想見。其攻越南之廣安。則猶道光時擾定海之故智。林文忠所謂狡變之情雖在意外。而窮蹙之象已在目中。正此時之謂矣。但不知我朝能中外一心。長執定見以禦之否。不然。則制海外之狡夷易。制朝中之朋黨難。昔人深慨之矣。特我兄之過愛。故敢縱談及之。至弟之行止。摠在一月內外。專俟吾兄來信。急祈撥冗覆我一音。至禱至禱。此非善地。欲去之速也。餘俟續啓。此請大安。弟制廷式叩頭。五月二十九日。

采生大兄賜覽。六月三十日。得接惠函。旋卽奉覆。由樂帥處寄津。想幕府南旋。未必遽覽矣。頃已定本月十五六起程。惟屆期運著乾脩。未知能否送到。殊爲可慮。異時猶望我兄致書幕府時。代爲述及也。初三日。伯母大人暨淵弟四弟皆回平東省。弟往晉謁。仰瞻精神。尙無行路之色。惟覺較常健旺。足慰遠念。惟慮我兄病體未知如何。亟爲懸念。欲遣淵弟赴京一看我兄病狀。弟立意阻止。以爲若病果深。淵弟何能爲力。若其不甚要緊。又何必虛此一行。誠不如待吾兄來信。行止如何。或徑將嫂夫人送進京師。轉可成一局面。如伯母能離粵東。亦可到京就養。卽欲往四川。亦可到京後再爲籌畫。(又是淵

者的好主意。四川非不可去。若係別人主持。則斷斷不去。未審兄以爲然否。此時仍不可不謀一紓緩。塞引死仗之法。若仍前散漫。恐未易收拾也。處在至交。故敢盡言。想兄必早已籌及。此行不來廣東。便迥出濟費。可欽佩也。越事當有所聞。總之法國竭蹶已極。其報所言六月十六之捷。與探報大異。與徐皖山稟亦大異。竟屬子虛。張此虛詞。以爲恫喝。亦知其無能爲矣。兄到京後居何處。祈示知。至幸。弟到浙後。擬即開手做元史會要。惟書籍未備。如有可資攷覈者。祈隨時爲我留心。至盼至盼。俾弟近鈔十八家會書頗踴躍。此可幸也。沈雲開來。次舟案當可解。其近日信來。亦願到案。近尙居震澤也。浙江書籍大佳。兄有所需否。當代辦也。溫家近日刻叢書。雜史頗多。係學士主之。將來必有可觀。兄撰三國（史志）職官一門。洪氏書已見否。可用否。三國既成之後。以次遞爲否。明仲在順德久不見。日來過歲考。未知下省否。此真史學專家。未知其欲成何書。兄知之否。望示及也。餘不贅及。手此敬請大佳。弟制廷式頓首。七月初八日。

淵弟云。未知兄住址。故未發書也。

采生大兄賜鑒。謫卿到粵。得悉尊况。雖有小恙。而飲噉如恆。可無慮也。此時想當回京。問與翰卿（即君哲否。）同居。未知係何衙名。實不能記憶。考軍機當在今年。蘭臺云。兄必不能當軍機。弟則以謂不然。兄眞軍機才調。旣明事理。又復熟於掌故。樞廷中豈易見斯人哉。弟瀕行時。屢次謁見伯母大

人。仰見精神煥發。淵弟學益深純。亦復迥異去年。兄家心大可少紓。一意做官。天下事未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也。弟承宮保將軍兩年伯堅留。本當在粵聽命。又免獨行之苦。惟我兄所引張君詩。每一讀之。卽爲汗下。朱子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所以決然浙行。不復他計也。劉侍郎情意殷厚。正自可感。惟弟未經世故。又百無所能。其能留浙與否。則不敢自決矣。都中近日氣象何如。法越事有主見者。祈隨時示我。粵中電報來浙云。民人滋事。拆毀洋行。(本日亦見申報。)此事不知如何是了。又恐不免費國家數十萬金錢矣。兄辦三國志會要。能成大概否。一年可成書否。劉侍郎囑作通鑑注地理今釋。此書亦頗可。然竊謂用功旣不能少。則不若徑作歷代輿地通考矣。兄以爲然否。此間湖山佳麗。人材淵藪。以弟粗莽之材。居此良不稱耳。初到匆匆。不及細述。專此敬請大安。不一。弟制廷式頓首。八月十六日。

晦若大兄如面。途中與麻兄朝夕談諧。致足樂也。十五日到京。寓仲魯處。見伯燾已代致一切。見廷秋洩致意。廷兄云。爲吾兄辦起復事。印結已在抽替。但必須親來。今日到京。明日便可起復也。仲魯學士未見。麻兄事復游移。想已有信。專請擇安。廷式叩頭。八月十八日。

采生大兄執事。前日於星海處得讀來書。具悉一切。久欲奉饒。緣無甚要事。故未上也。麻兄近日駐於馬廐閣。一步不出。誠人所難。都中諸事想已盡悉。惟近日琅邪樞密兩爲似中堂者所彈。而另有一奏。



則因星變地震。彌劾中外大臣者。想亦知之也。（穆若在津。聞不肯走。又不肯前。究竟如何。可慮之至。）我兄所作主壽爲師賦。蹊徑極似宋四六。推其中長句太多。又對仗句法皆與時下花樣不合。雖學雋之士。原不必屑屑於繩墨。（非真繩墨。時下之濫調耳。）而深慮不入閱卷者之目。奈何。昨與星海細行談論。（爲字韻一段最合時。）未知星海詳細奉覆否耳。弟之大卷。寫得絕不像樣。竟恐不能進功。亦深浪用力之遲。欲看則必請正。寄則斷不寄矣。星海近日非常用功。律賦已做得極合式。可謂一日子里。而前月之課。竟以十人而居第九。則誠不可解也已。都中已大雪一次。嚴寒日甚。正未知保定何如。近日頗好天算書。而苦無處請正。又不欲見生人。仰觀圓穹。若茫若昧。深以爲愧。我兄日來除用功外。所看何書。務望示知。弟嘗謂宋儒書多浮辭支辭。而其說至要處。則令人悚然名教之大閑。此韓詩外傳所云。儒者於三綱之道。則日切磋而不能舍也。此真儒家之術。我兄何妨加意體察。其得益自當勝弟等百倍。（此論甚迂。然嘗之日對一迂人。自可稍沮非僻之念。我兄以謂然否。）先師所云。根本甚茂。而發揚無窮。吾兄前致星海書所云。士大夫立身自有本末。我輩誠守志彌敦。雖忘者如牛毛。曾何足慮哉。勉之而已。弟日來自念差過甚多。正未知若何補救。尙幸有以教之也。近來風氣。自有較勝于前者。然察諸人。皆於本原處未嘗致力。觀其所爲。甚雜且塵上矣。來札論周編修。真所謂正如吾意所欲言者。至云汲汲於爲名。終勝於汲汲爲利。此又公允之至者也。仲魯新有世母之喪。終日在白廡。近一

二日。始能少暇矣。夜寒不及多寫。(煤氣薰人。頭痛心跳。殊不堪也。)祇請大安。不一。弟制廷式頓首。十一月初四日。

糟魚近來心病尤甚。至云孫侍郎本欲以女字之。因誤信星海言辭卻。可笑之至。近又欲令孫侍郎薦入振帥幕中。然邪否邪。揔之一孫侍郎可以令此人發狂而死。良可抵掌耳。

又頃得粵中消息。曾帥以右脇生瘍。(關係虛證甚重。)已一月不能見客。且有疏請開缺之信。未知確否。狗頭師爺之東家。亦有告病之說。粵省火警紛起。(多由種火。非天火也。)聞近日始得雨。人心稍安。京師前月二十二地震。有覺有不覺。聞保定之震尤甚。然否。湖北兵變。竟不奏報。聞已爲人彈勦。業交查辦云。朔方備乘。價銀如何之處。可售。望示覆。手勅。再請留安。廷式又及。

采生大兄閣下。前作三函。計均登覽。乃於本月初間。忽聞淵弟得接尊信。有太世伯母之戚。慘怛何言。淵弟疑卽同川。而盤費未有所出。計此時川中諸事俱已停當。速亦於事無濟。聞尊信。欲俟明春請伯母偕淵弟同行。式意跋涉太遠。仍不如淵弟一人前往。於事較便。未知我兄以爲然否。淵弟近極成就。似可放心也。府上寄物一包。願以附上。餘無可述。手此敬唁素几。弟制廷式頓首。十一月十六日。

鹽法志局。前以志書脩成。請節經費。宮保以我兄屬濂溪。他爲設法。弟前日見濂溪。據云現已將志局發裁。我兄館當可無慮矣。附及。

采生大兄辦事。久未舉發。不勝懸系。比接星弟手告。知假滿後趨公如常。每日鈔書萬字。歡美無似。粵中之事。想已常有所聞。不復贅述。惟我兄家事。恐伯母大人信中有不及詳述者。弟侍坐時。略知一二。請爲陳之。承繼一事。以當日徵照爲憑。無可疑議。我兄當時失之不決。致生枝節。今既爲某所挾。弟勸伯母速刊計文。以正統系。且亦使令弟不蹈十惡之名。此事義正名順。當亦無事爭執。某任家恣鬧。致伯母大人自去首髮。事可痛心。弟意若再恃強。可以家法正之。或竟縛送官府。先發制人。亦一緊着。又志局旣停。改薦梧局。款雖有着。而三數月終未寄到。年底緊急萬狀。弟不善借貸。無以應命。謹具冥儀數金。又在藹兄處勸然三十金。於除夕始致堂上。恐尙不足。實無可奈何耳。今歲回川。弟意原第一人獨行便可。伯母大人年過五十。跋涉二萬里。於心似太不安。且身體亦恐非昔比。若必須自行。竊謂不如我兄在京請假前往之爲愈也。愚謬之見。尙望裁擇。兵部則例。即各省覆奏條款甚濶。然各案似皆部中所有。無庸藉仗外省。會典爲朝廷大著作。甚願速觀開館也。幕府所陳特科一奏。未知京中議論如何。尙望示及。弟近遷陶家巷。屋價更廉。惠書時祈改題爲幸。餘續布。不具。祇請蕙安。弟制廷式頓首。

前信發後。即日得來信。義蘊閱博。非劉柳諸賢所能及。不論其次也。伯愚日內將往拜福十一。穆若事成。當作信。徐三庚印譜有成本。未檢出。白紙新印。我則未暇也。興獻日日篤此事有關係否。黃河終

未入海。河伯愧見海若耶。抑將往聘江婁耶。無從知之。秀珊兄出都匆忙。竟不容詳作一書矣。今夜由張三老爺處回。已五更。作此紙。毋譏其率也。三老爺病亦頗深。奈何。專請采兄撰安。有暇望回我一信。至禱。廷式頓首。十月初五夜。

采兄侍史。前信想已登覽。陶兄又有一函。亦當早到矣。都中近無他事。伯希祭酒一疏。謂河王當用頓壩。以補階料之不足。凡有三善云云。此事乃梁襄勸奏案。此時猶可用否。吾兄深於河務。幸告我也。巽之信來。恐明春當 府行河。以阿文成王文恪舊例視之。誠恐不免。然此時任事諸臣。熟視不睹泰山。安能知此。巽之過慮耳。南方亢旱。吾鄉亦甚。小水皆不通舟楫。南昌以上。民資經流以飲。井水盡涸。亦可異也。歲事嵯嶮。端居多念。殊難爲懷。明春當附陶兄南行。或因便回鄉。萍浮南北。未知所屆。然如此尙足適志。勝於施之衝勸。兄請然否。延秋數見。兄起復文書。未行兵部。延秋云。欲兄早來。費一日之事便可了。先行文恐不能也。此例我所不知。然無以強之。仲約舉士亦屢見。其遠行之志彌篤。當不至齋桓九十里之譏乎。實甫到汴。有信來否。吾姊夫梅河督之子亦赴汴。其人才頗明幹。官同知耳。不如實甫之尊也。我有好爵。誠爲可愛。載胥及溺。亦良可危。何今之求仕者乃僅見眉睫也。倪撫妄而無識。李河督做很而無才。高陽將息之燭火。數公不足惜。以此壞天下之大局。吁可畏哉。藕卿北來。已有信否。計其來時。弟已南下。晤時請代爲致念。前於十月間。弟曾致書與藕卿言。我之自

慮。極能迂緩。伊爲我廣營生路。心感之矣。歲除日作書。非客中無此閑暇也。再請年安。不一一。弟廷式頓首。

容民巽之諸兄均此。

采生大兄賜覽。前月十七日曾發一函。計已登覽。旋於二十一日得奉手書。并承（弟於前日得一子。併以奉聞。）惠寄重資。以吾兄景况之窘。乃復存卹及之。又適濟其極乏。感深欲涕。非可名言。卽欲作書。以事因循。又忽半月。昨接星弟來信。知在上海耽擱數日。卽附公司船回粵。延兄有電云。在粵相見。則必請假矣。其書院事。聞爲望江所不肯。恐不甚妥也。粵榜明仲獲售。辛伯雨生亦一一在錄。爲之狂喜。惟吾江榜尙未見。但知親戚中無獲售者耳。高麗越南兩處事又棘手。未知若何。有聞。望時示我。通守雖危。然必無礙。次舟事准減矣。日來欲倩伯愚借永樂大典讀之。亦礙年一樂也。餘事時時通函。不多及。祇請大安。弟廷式頓首。十月初六日。

晦者大兄賜覽。上海曾發一函。計已收到。弟於九月二十九到粵。星海子展皆已數見。子展事已轉致。甚感。伊爲假也所竅。得此或可解免。星海竟無着落。如南齊等書院。伊皆不願。將沒跡濱江。無所底止。殊可感歎。粵中家眷。又棄之如遺。其勇決可羨。其浮泊尤可念也。奈何奈何。弟在粵無所事事。將以十一月由內地回江。信資稍寬。足可料理先人窀穸。已函致舍弟。先辦一切矣。次舟意在起廢。尙

無赴鄂之信。伊自有一函。想是求救之意。其才近更穩練。惟結習未除耳。謁兄赴川後。當有信來。弟有信欲託兄轉寄。得否。粵中盜賊太橫。將來不知若何。離城一里便是畏途。非可久居。江浙大水。閩省苦旱。惟吾江稍安耳。弟明歲欲移家。意中有維揚秣陵郊溪南昌四地。（或遷歸萍鄉。）兄爲我決之。菊坡之館已裁。聞爲兄改謀一乾脩。想已知悉。書院書局錢局皆已游觀。（錢局必大失本。如此生意。我不能做。一笑。）南皮則未往謁也。夜漸寒冷。不及多作。祇請撰安。弟廷式頓首。十月二十日。巽之來粵否。盼甚。容民處祈致意。

采生大兄四覽。連發兩函。久未奉覆。悵惘無似。於次亮巽之蘇齋處。屢候起居。藉知近狀。未審比來又復何似。依人之難。令人悒悒。嚴尹幕中。終非善地也。可歎。琴弟到粵。曾有信致尊處。想已收到。延秋於十月二十六到粵。寓烟澣樓養病。聞尙未能行步。都中時事。津門咫尺。當已深悉。無俟贅言。惟於俸餉復故一層。議者皆恐後難爲繼。有欲爭論者。有欲辭祿者。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近來又帖然矣。海軍經費。聞當捐之海關。此亦何可長也。弟在京尙無不適。惟周氏妹於十一月間物故。心緒不怡者閱月。是以音問疏闊。琴弟得惠州館。係潘孺初所辭之席。每年可五百金。楊叔嶠已回粵。明仲有信來否。曾科當在何時。弟在京有問粵榜人才者。弟必首舉明仲。非獨私交。亦公論也。明仲著述。已有成稿。不獨遠在弟上。恐吾兄高才曠學。而成書之速。亦當遜之。回憶十二年前。讀書一會。前塵昨

夢。祇覺依稀。如是數次。便覺衰老。觀河擊面。與一念剎那。殆無分久暫也。舊兄到家。有信來津否。家居廬江何處。亦未寄信。何梅生北遊之意若何。季直近亦常見。永嘉學派。桐城文格。將來當各萃於江南。惟紅豆家風。將卽陵替。孰得孰失。非弟所能斷也。天寒關寂。專盼賜書。無論心緒如何。必祈見惠一函。以當面覲。至幸至幸。餘俟續佈。專請撰安。弟廷式頓首。十二月十三日。

去歲寫就一函未發。新正檢書。大索不得。昨得之。乃復寄上也。河冰已開。台旌何時南下。望示我。節弟不來信者兩月。電詢亦不見復。可詫甚也。弟去歲所舉子。新正三日物矣。襤褸中物。無足惜者。使相來朝。吾兄尙能到京一晤否。盼其。此泐。再請采兄大安。弟功式頓首。正月二十七日。

采生大兄歸甯。二十三日得接來翰。一切祇悉。明歲冰融。便當南下。計由廣西回時。當下八九月矣。琴弟得惠州書院是確信。近不得來書亦逾月矣。昨於粵人處。知琴弟之同祖弟霞宇者又復病故。此子向從陳琴生。頗能讀書。致爲可惜。歲暮講官。尤難爲懷矣。洛才信來。其本家之願婚者。仍祇得一紙書。以爲相待之券。弟回書已略言兄之無意於此。然非得君言。彼意仍未已。或亦徑可許。專盼回信也。黃河復南。延胡案自是妄說。若云有主之者。恐不其然。十月封事不過十件耳。而言河務者乃至六七。大是可笑。蔡鈞不特不能殺。且恐卽當用之。延統勅之。并及所著出使須知。乃奉諭傳蔡鈞到總署申飭。此真有蕭中堂視口罵王八旦之榮矣。邇來察之人事。證之舊聞。遂令百念灰冷。非獨歲暮之憂而已。

大山得青州已可慮。聞調首府者乃有阡員鳳林。將來必補所遺。八千九百里。黃山谷鬼門之詩。未爲愁苦也。江南水師。本非有用。然稽查內匪。肅清江而。亦正有所長。裁之恐有他變。而近日司農仰岸。乃欲資宋鑿已荒之田。復承平之稅額。何論此等。將來田地。亦幾不可徵。雖欲爲農夫。不可得矣。串粟花費之外。徵信冊費。又不知凡幾。上海辦賑捐之法。乃爲計臣經國之謀。誠可痛悼。烏鬚藥摺見否。聞其中詞語。毀譽參半。燕國大王之怒。所謂是將及我也。聞部議以二十一中。亦大非例矣。蘇烈見三四次。說似穆若。性情亦宜相類。或不至如穆若之戾耳。子封計已到津。朝夕相晤。亦頗快。大典鈔數卷。亦慌梭手。勞而無功。學者所深戒也。烟霞樓中人。久無音問。此不足怪。獨怪通守不來信者殆將半年。次舟事已。亦不復我一函。此可憐耳。都中過年。此第一次。辛霽之概。殆非所任。季直云。伊有言致張廉卿。謂在北多一日。則心灰一日。季直湖海人。當不至是。殆恰如我意耳。餘不一一。覆請年安。弟功廷式頓首。二十五日。

海峯大兄如晤。昨得來示。知悉一切。仲魯於十九日出京。先是十八日。得樂初年伯病重之電。云脾虛痰喘。屬攜好肉桂來。次日早又得電。知未刻長逝矣。弟與穎兄抑訃音不使得知。因此處不便成服。又仲魯新病。恐其在途加病也。穎兄等於本月二十五日在廣濟寺爲位成服。哭三日止。餘事俟靈柩回旗時舉辦也。前聞人云。吾兄已奏留北洋。有才識闕遠之譽。慮體參軍。不勝於白鹿院長乎。一笑。鐵路竟



傳。此大災之由。吾故曰宮門失火。殃及鐵路也。親政三十四條。明發者八條。餘二十六條。兄見之否。若據傳說。則坤之上六。乾之上九。伏羲十言之教。不論消息乎。邇者上下之間。又微有不靖之氣。棟樑而鼎折。弊之在上也。其霖且靡上。弊之在下也。滔滔黃河。吾其濟乎。願兄明以教我。藹兄到京已屢見。力勸其作詩藝。尙未暇也。弟日寫大卷。看八股。思不出位。如是已矣。天寒筆禿。手腕欲死。不能多作。專請年安。弟廷式頓首。臘月二十七。

斐弟均此。

前日到小寓。昨日今日（昨歸相待一日。）皆到店。均不得見。恨甚。行子之居。南院爲伯愚妻母所佔。北院亦路滿。惟前胡同之玉皇閣似可租住。禮卿會居之。明日如在小寓。請略待。午後當奉詣也。此請采兄台安。廷式頓首。

相候已久。然度公不來。恐我先有他處成約也。實則天霽陶然等處皆謝不往。欲與公遊花之寺。歸途至天壇經堂。今當獨遊矣。十四日當入城夜譚。復請采兄台安。廷式頓首。卽刻。

采兄如晤。本日得信。擬作二篇春秋文。精切傳作也。四書藝則縮本袁簡齋耳。然命意與弟初意合。起議有句亦合。此自是一必舊之格也。今將首藝寄上。此卽關中清稿。此文用典處似尙斟酌。惟盛祭酒以爲太板。亦中我病。舊與不舊。只可聽之。自謂盡力矣。乞兄一品題之。大卷近寫得頗收斂。若幸而得

中。殿試完卷。高二甲誠可冀也。麻兄作未見。度頗佳。巽之文頗發皇。前半微落窠臼。然自是實貨。今年江南四川。首題用公羊說者。（湖南亦有之。）幾七十卷。詭遇之伎。亦幾窮矣。可嘆。張季直文未見。袁爽秋以微雲淡河漢二語目之。子培以爲確切。其大意係用臯疏之說。弟場後酬應雖忙。每日仍不礙作書。惟讀誦稍輟耳。廓兄寫白摺極勤。每日五開。考差之志（非名字。）銳甚。當可得也。餘容續佈。專覆。卽請遯安。弟廷式頓首。三月二十七夜。

明仲文作兩大比。以天地帝王分柱。氣甚好。二三場亦佳。策題極不佳。不寄矣。

采生兄長。前半月許曾發一函。計已登覽。日來霖雨可畏。墻塌屋摧。不絕於耳。今日晴光燦然。雖病熱。亦覺佳矣。仲魯兄近在墳地。去城十里。而音問不通者五日。良可怪歎。不知近畿被災。竟何景象。弟應酬未了。泥潦又不能出門。然藉此日讀得數卷書。得失亦未可算也。穎兄百日將滿。家計更窮。口食之費。片屋之資。無可措畫。官至三品。不能自贍。乃知古有請外之舉。真善政也。聞俄德使者。業已報滿。長崎之任。亦將易人。四顧心馳。願求自試。未知山公啓事。信不渝否。吾兄從容之時。代爲一探消息。乃深盼也。巽之了甚常見。因雨所阻。吉林之使。竟至三易。吾兄視此事將來若何。歸結貴宗人。此舉爲是爲非。望一評之。前數日又連得粵電。子展乞援之意甚急。其第二電云。司己詳。事有阻。未知何故。我兄有可爲力之處。諒無不盡。不待鄙言。然以勢論之。復官必得。早晚誠未可必耳。

。有盛世學者。其胞姪與弟同年。在粵亦有往來。以商起家。頗通洋務。意欲投効以謀一事。歸爲光寵。意不在利。求介紹於兄。辭以不能。然老者似非無用。聊一及之。藉兄處近接信否。聞在瀘州統兵二營。或曰四營。壯哉備兵使矣。有信時。望代達候訊。至感。今日偶得七律一首。別紙錄寄。請煩改削。不盡欲言。敬請撰安。弟廷式頓首。六月十三夜。

。聞若大兄執事。前發一函。計登台座。冀二叔到京。得讀賜書。藉悉一切。即欲奉覆。而旬有餘日。目上患瘍。竟未能執筆。歉仄殊甚。今始漸愈矣。程淵兩弟。何以至今未到。聞杭馨云。已代爲覓一寓。三葉竟月餘未見。大理則尚未往拜也。想自有信達籤掌矣。星洲亦未知何以耽閣未到。頻得粵中書。知其家爲本家擠出。移居司後街。又通守爲次舟塘帳說結了。竟率領營局營勇將索帳之康姓網送南海。調停不下。竟爲康姓所告。叫做搭寬的大怒。遂將通守差事撤去。聽候審訊云云。此事通守勇於爲友。自是觀過知仁。然亦稍涉鹵莽。伊光景如此。尤爲之慨然。現聞通守已遞親供。但未識可以無慮否。想吾兄得粵信時。必已詳悉。祈示知爲望。前來示中屬鈔并州牧荐舉全單。現各處訪求未得。惟於侍從之下。探得有閣尙書。丁總督。卞巡撫。王開華。曾副憲。張提督。吳太僕。方耀鄭紹忠兩總兵。胡輯五員外。(刑部司員。)鹿遵兩藩司。合之翰林中人。可知者已近半。且聞每人名下皆注明責任某官。此係陳古賢荐舉司馬君實文洛國等三十三人舊樣。而聞者爲之駭然。可謂多見其不知燈籠火把也。此次

彈劾陳王二人。則因長沙侍御先有一摺專勸東湖。且云。南皮專愛優待文士。恐其徇隱云云。故遂不免矣。日來無事。偶檢篋中書。得舊抄我兄詩文十數篇。反復玩讀。信當今之鉅材。文苑之壯觀。自可高掩五代。上迫漢唐。低首宣城。平生之願。近日未知尙有所作否。他日躋我朝之德於隆周之表者。非公而誰。斷不可以此席讓人也。又我兄於經濟一事。恆謙讓未遑。然以弟督之。我兄之才。儘足以幹旋世運。振興學術。非儒柔無用者可比。且天下大事方多。不可及吾身見之。而束手無所表見。伊尹聖之任者。苟有此志。當爲此舉。既有此學。當有此言。豈與矜飾自獎者同其譏哉。黃臺伯由川來。前累次保舉。皆以不肯用部費。盡被駁去。此亦特舉。以知縣發雲南。現舉總理衙門。堂官遇之甚厚。其所著印度劄記諸書。(現著伊繪越南圖甚急。而苦無底本。不知吾兄能謀一份稍詳者否。)今匯寄上各乙部。(書僅得乙部。弟尙未閱畢。遲日再寄矣。)尙有漢唐西域志補注。總理衙門已交排印。印成當續寄。此人品介學博。議論名通。尤不類吾江人拘隘之習。(徐君仲虎。皆近日談洋務之英材矣。水師開後鐵甲到日始辦。然否。將來外海水師提督。似斷不可不設。聞將於閩廣裁一水師提督而爲之。未知然否。伊犁久已接收。而改設行省之旨。下。當作罷論矣。主考已將放完。惟吾江兩主考皆係已卯主文衡者。餘則並無連差。大約主調劑之說。不欲苦樂不均也。期于備乘是否已成。并日來有何大作。皆望隨時示知。以慰渴想。不勝至幸。相去至近。通訊非難。尤冀時惠我書。以開茅塞。幸甚幸甚。太僕兄近上

一書。論越南事甚詳。惜其時日疾正劇。未得一讀也。餘容續佈。祇請探安。廷式頓首。六月二十一夜。梅生延卿兩君晤時。皆望致意。仲魯囑筆請安。恕不另圖云云。

昨若大兄辦事。前發兩函。計登籤章。比維德與時進。欣慰無似。日來復盼穆淵兩弟及星海來京。而至今未見。不知何以滯滯若是。粵東亦久無信。然聞子展信。大是不安。其批語中有瞻大妄爲字樣。且是懸牌批出。誠不意子展何以一時而若至此。又不得其詳。甚懸懸也。京師無甚新聞。惟湘鄉相國因淮鹽一事爲言官所劾。(一)亦交查辦矣。(一)而問其所以然。則彼亦不甚了了。此則無謂之尤矣。高麗一事。現在辦法。可云變變歷歷。然開辦算仍以不戰爲高。此自是正論。兵者凶器。惟不得已而用。乃可有功。從無開手議論。便打算法學道理。又此時鐵甲未到。水師更無把握。少遼緩之。未爲非計也。(一)威妥瑪初五日在總署對諸堂官云。越南之事。我勸中國不必派兵。蓋深知法必不要越南土地。又中國必非法也。至如今日高麗一事。則中國斷不宜置之不問。若又照琉球漠視。則幾不成大國舉動矣。此言亦真實也。(一)兵事若何。不敢預聞。至如高麗情形若何。日本舉動若何。如有所聞。務祈略示一二。以開茅塞。黃君豪伯奉旨發往雲南。以知縣用。道出津門。夙慕我兄大名。欲得一見。豪伯貌陋而神清。才大而心細。推步算法。邊徼形勢。皆洞若指掌。不可失之士也。又其來時。川督丁公囑其督謁合肥相國。弟以

謂清河尙書。自是一時人傑。亦宜瞻矚光采。如日內政事稍暇。我兄可以借之進見。或爲之先容。一詢西北邊務。及印度南洋情勢。必能大有裨益。豪伯人品甚介。弟與相處一載。見其一無所求。誠非游客。妄談徐博進身者所能企其千一也。所著四種。謹送上乙部。祈督收。我兄覽之。必有以稱許之也。露青員外。承其過訪。旋復趨拜。皆未遇。延卿到京後。亦未一見。初一日考。到聽點名時。有呼顯錫爵者。弟亟呼延卿而未見應。恐是日竟未到也。遲日出城。當再訪之。我兄近日想諸事紛繁。八月初來京之說。懇斷不能如願。然贊畫戎幕。其樂何似。祇令人羨耳。夜來煩溽。三更許風稍清冷。挑燈執秃筆書此。故人胡鐵庚謂弟書札中有駢體。有案牘。有白話。有古文。夾雜不成文理。每自審之。亦良可嘆也。餘容續佈。手此祇請留安。廷式頓首。七月初八夜。

諒若大兄執事。葉叔達到京。始悉台駕已至津門。深以爲慰。前十日許。於仲魯處。得讀來書。一切祇悉。星海之事。大出意外。事隔年餘。忽然發作。加膝置困。時異勢殊。故有此變邪。若延陵之先有申飭。一年之後。又復擾處。國朝二百年來。有成案否。星弟處之泰然。極爲難得。惟窮窘特甚。現定於八月回南。謀潮惠書院一席。如能如意。明正乃接眷屬。此亦至不得已之計。推其才分。必不終於淪棄。得寂寥十年。讀書養氣。然後再出。未爲晚也。淵弟在粵。盼尊訊甚切。到津後會發書否。諒卿兄聞當以八月來津。辦專祠一事。未知確否。弟來京時。本非久計。乃以事淹滯。又南歸亦無所圖。祇可暫

住。現租寓崇文門下椅子胡同。如有來信。照寄當可收到。仲魯殤其子。而樂師於月初病脾。頗劇。近始小愈。想未回信。延秋到蘇時。聞屏弟事曾發電來。復聞揚州來信。謂羸不堪。此行一無佳兆也。同輩數人。潦倒落拓。殆頗相類。前路如漆。奈何奈何。和議已定。善後之策若何。鐵路水師。二者尤亟。如有所聞。望書寄我。草此奉覆。餘容續佈。祇請大安。弟廷式頓首。七月十八夜。

晦若大兄執事。二十日欣奉覆書。備悉一切。日來欲訪穆弟。未知寓處。而杭雪遠隔東城。又以雨未及見。馮七先生到京。昨始一見。匆匆未及詳問粵事。星海在江南稍可。爲之欣喜。但閱其致龔二叔信。則到京恐在八月後矣。高麗一事。當初起之時。幕府遣師船前往。決機應變。羣服其神。果聞日本之兵亦同日到高麗。此得幸者之先着矣。及召臨淮之時。咸以爲緩不濟急。且以幕府調度合宜。故仍欲專倚以集事。微聞幕府有才庸辭卸之奏。又聞吳丁二提督亦有不合。朝廷深以未能協和爲慮。且多請臨淮一出。實成緩捷。將來恐以署大學士專辦北洋水師云。年來俄國改約之事。法國越南之役。日本琉球之舉。廷臣皆交章論奏。而高麗此舉。尤爲切近之災。然言臣無一言。講官無一策。咸帖然以謂辦理之盡善。則幕府之勇於赴機。實毫無可議。亦以見廷臣非好爲論奏。有異於明人之妄議遼事也。南豐仍加恩留任。自是意中。此老赴粵。雖無望振作。自應遠勝衣服架子耳。越南事亦已了。聞不能撤防者。恐法人資辭。謂防彼有迹也。憂伯南旋之志甚急。然其論說已詳于所作游歷芻言中。我兄曾一覽否。聞作唐藩鎮

表甚善。唐文粹已帶在行篋。到京時可以奉還。然遠不及全唐文之該備也。張君祥齡。前聞廖叔瑤言其  
在京。甚欲見之。而未知其寓處。我兄批其所作方鏡表。拾遺訂誤者不下數十條。前在明仲處見之。爲  
人攘去。致可笑也。今若自成一書。鏡之版片。當無可再攘者。弟甚欲作遼金元三朝會要。苦於無書。  
無寫手。他日終當成之。然如近年之僕僕無定居。則未易言著述也。蘭師入儒林傳。自足千古。然何以  
粵省至今未見奏到。使幕府在粵。此舉豈在融齋後哉。直隸人才。較廣東何如。天津洋務紛繁。恐未易  
及此。然吾兄訪察所及。有能中四科之選者否。望詳示一二。以擴聞見。薛三知府廣東糧道。講遠不如  
季懷。然自是一時之選。明年恐要充參贊。將來必爲李京卿之繼矣。周荇農開學前示我以兩漢書補注。  
所得甚多。然譌誤亦甚不少。隨筆十數條覆之。旋即改正。其從諫正不可及。聞長沙祭酒作兩漢書集注  
。未知近有成否。近來楚人文學。亦頗擅長。可謂人材之盛。弟場後亦擬到津候榜。兄若不來。八月亦  
必見矣。延卿終未一晤。歎甚。堯臣奄然物化。怛愴何如。前與延兄言。若以書法論。此人不常卽逝。  
前人相字。亦不盡應耶。子展事未知究竟若何。然經此一波。未知能擔得住否。如擔得住。將來骨幹蒼  
老。轉是可用之材。此則在其學力矣。目前聞將賣書還帳。挈眷回籍。大可慨也。三葉一齊了憂。想已  
知之。仲叔兩人。以病一時未能回粵。老葉將挈大葉於八月朔日南旋云。梁少亭於六月十三卒於禺山。  
知否。禮甫近亦未見。紅抗能食着與否。未限定也。家兄雪門。近仍寓南橫街徐主事家。木生昆仲寓半



壁街呂祖閣。房甚華美。淵若南閣大是得法。必步阿兄後塵矣。近聞大南皮致書力戒小南皮。謂經營八表一語。京師傳爲笑談。山西近來吏治。雖經整頓。然恐水清無魚。難以持久等語。此等皆是廢話。徒爲乃弟所笑耳。葆亨依然未到。尙在揚州放子母礮。非一戍所能蔽辜。滿洲大員中。近如成孚治絨之流。何比比皆是。貧劣庸猥。不一而足矣。直隸水利。我兄近來頗講求否。信如延兄所言。斷無可辦否。永清河形勢若何。兩溪尙足節宣否。統望隨時示知。不勝拜禱。水師近開辦。章程若何。甚願得知一二。然恐關於軍政。不便宣洩。故又不敢請也。尊體畏寒多病。務祈加意調攝。水果自宜少食。若得好藥酒。自能百倍裨益精神。我輩之事。萬分未得其一。非惟不可死。亦不敢死也。餘容續佈。祇請大安不一。廷式頓首。七月二十二日。仲魯囑筆清安。

晦兄如晤。十九日奉到來示。一切具悉。日來場事已畢。二場題。尙書則出僞古文。然猶有左傳會引之。可說也。三場策題。開口第三句。便問淮南王安采荷爽九家注。（此爲策學大全所誤。大全標目有淮南王九家易注云云。大全并不誤也。）弟在閣得題紙。不禁大笑。此誤不止於第五倫作第五昉矣。世有潘塞閣。必又將見之奏牘也。如此看來。二三場係斷斷不看。閣中雖亦滿卷。而實一筆揮寫。毫不經意。今謹錄首二條寄上。（傳觀似可不必。吾兄肯爲點定批下。則幸甚矣。）三篇太庸腐。不錄矣。來示以擬大作廣西闈墨。此則深知不如。誠有虎賁中郎之歎。勿過爲譽也。前有在津候榜之說。實因屢次聽

榜。心膽俱碎。故約友人稍出避之。今得來示。自應不去。則擬登西山。陟巖岩之峯。決不敢在琉璃廠看紅錄也。都中諸事。無甚新聞。惟嵩參議以四百金賣去一官。（係張觀濬轉送生意。）可發一笑。太僕寺來信。謂湘鄉制軍在粵。諸事不理。自云吾爲人守印耳。此非大臣所宜出。殊令人嗤其器小也。吾兄十月到津。仍回粵否。望示知。竊謂既是留館後尙需請假。則此行可不亟亟也。昨與杭雪同局。聞穆若自欲赴津。未知日來肯動身否。伊與杭雪亦無真話也。大理寺八股甚佳。（星海說。）可中。馮七三場無恙。木生昆仲皆在此等榜。餘容續佈。此上。祇請留安。不一一。廷式頓首。二十晚。仲魯囑筆請安。

晦若大兄翰林執事。二十一日捧讀手書。敬悉一切。楚庭文社。今歲尙有起色。然仍當努力。冀可步我兄後塵耳。天俾限於一名。不能上京相見。尤爲憾事。沈桐已中。知否。廣西榜迄今未見。亦未知淵弟獲薦與否。念甚。式名次本定第一。以卷在壽州手。而烏總憲以名位在上。不欲他人我先。故遂更定。然得此以爲幸矣。昔翁文端不得會元。而名位遠過於呂龍光。願援此以自解。或稍借否。一笑。今歲擬卽在京度歲。不復他往矣。台駕何時來京。比來常寫字否。明年來時。當寓何處。皆望一一示知。前聞當以十月赴天津。想未必成行也。都中近來無甚舉動。惟天氣甚寒。南人初來。加以冬衣未備。頗覺不便。保定緯度相同。想我兄早披重裘。刺促於密室中也。然否。星海近來寫字甚勤。又能不逛相公。其

操定意大有長進。惟尙未見其作賦耳。麻兄與式同房。何時來京。亟爲懸望。木生兄弟已於二十一日南旋。惟馮七先生以籌辦資斧。遲逗至今。聞亦將於明後日去矣。聞通守功名尙可無恙。南海縣樊某已死。署其任者張琮也。式久未接廣東信。我兄常得信否。有事時尙望告我。餘容續啓。手覆。祇請留安。不一。弟志鈞廷式同頓首。九月二十七日。

一切前言已詳。不另書。非懶也。乃忙耳。此次我與雲閣如願以償。且得與麻兄同年。樂何如哉。行將出門矣。匆匆附書於此。鈞白。

來示祇悉。今日奮勇闕卷。明日行。不復走別矣。師相之言。乃吾兄託詞。弟不信也。朝邑尙能得證與否。此時薄贈。乃成其名矣。覆請采生我兄撰安。弟式頓首。

采生大兄大人賜覽。前陶兄行。擬作一書。以病不克。又以近狀皆陶兄所悉。故不具述。比維潭潭幕府。起居清吉。定符遠頌。弟到浙後輒病。瀉痢之後。繼以瘧疾。殊爲委頓。病稍愈。卽擬入都。而暑中無人。又慮到京之後。費用艱窘。是以遲遲。然猶欲於九十月之交行。未知能如願否耳。邇來頗閱八股。寫大卷。然此事正未可必。明歲當復如何。能爲我預設一謀否。所深感也。謫兄當已到津。久未得音問。念甚。河務絕無所聞。惟於申報乞振書中。略觀一二。殊不足據。哀鴻遍野。隱憂方大。而豫撫振撫一摺。乃沾沾自喜。上不足生朝廷驚懼之心。下不足息百萬災黎之怨。誰任其咎。徒爲此固位之見。

良可鄙也。關東水勢若何。南中往來書措詞危迫。而始終未見特旨撫卹。及發帑賑濟。然則災區之廣。殆言之者過歟。我兄近在畿輔。見聞必確。祈有以告我。浙中之事。無足可述。大抵昏貪二字。可以分贈撫藩。三瑣點名之時。因兵丁誤毆生員。遂幾譴變。許藩司被毆兩拳。自謂倖逃虎口也。士心之怨。士習之乖。俱可見矣。順德學士以權道教人命題。具以深意。然使事仍當行否。學士難解宏遠。而辦事異常謹謹。出使真其所任。吾兄以爲然否。久病新愈。不復多述。祇請撰安。不一一。弟廷式頓首。九月初四日。

此信作就未發。初五日忽得伯愚仲魯來電。知張延秋於初三日病故。良可悼惜。旋發一電告星海。日來未有回電。想彼已知悉也。延秋聰穎絕世。晚節以青藜品。尤有進境。俄然淪謝。痛何可言。十年之交。於茲已矣。今歲出京。執手言別。便云後會未必可期。豈知斯言竟成語讖。吾兄聞之。當亦悼歎彌襟也。擬作輓詩一二章。敘述交誼。學荒筆弱。遂未必成。將來別傳一篇。當仰賴於大筆矣。匆匆不盡欲言。弟又及。

食貨通攷。古今未有成書。私意欲盡爲網羅。勒成巨帙。未嘗不可單行也。日來天氣殊熱。絕少出城。頗有讀書之暇耳。振帥到津。當有一番布置。可否舉其大事無庸秘密者。見示一二。以擴見聞。前弟難一奏。欲爲學潤高張聲價。然曲直所在。人人洞悉。且學潤不考差而賣驃子。誰不知其有出京之志。名

士不可恃。因至此乎。可爲一笑者也。談處係罰俸九月。正不知所援何例。近今人才稀乏。談時事者。大抵虛矯恃氣之人多。纏綿悱惻之人少。觀其論議。必有所爲。不獨較之陸宣公李忠定有所不逮。求其於近日王子棟者。亦不可得。經術既淺。忠誠亦薄。但覺其鋒芒犀利而已。談洋務者。大半猶是外行。前數日間。聞寶竹坡侍郎有一封奏。言高麗事。未知議論若何。（前聞張翰卿說。寶侍郎近強勸南皮。謂色厲內荏。斷不勝封疆之任。此論未知確否。然南皮一舉五十九人。亦未免太不檢矣。）又聞廣東覆奏越南一事。大致以謂無與我事。此則謬矣。弟前於天津見徐君仲虎。其人雖僅一面。（前在上海時。曾屢見其尊人雪村甫。故在天津。遂往晤之。一談甚暢也。）其論各國之大勢。水師之利弊。竊謂一時無兩。且其忠誠樸實。尤所罕睹。此人至今未嘗通信。又未知尚在津否。我兄襄替戎幕。留心人才。如此才者。當數數訪哉。若其於王庭。將來必有所補益。惟聞其與李丹崖不甚融洽。是以東旋。恨毋以先入爲主也。長夜無事。偶論人物。聊一及之。非有荐舉之意。此等議論。亦在水香園清水濠時之妄發者。談習聞之。不以爲怪也。次舟書來。甚悒悒。自謂公罪恐在所不免。豹岑中丞書來。囑代索其詩集。係蘭甫師點定者。暇時可否檢出寄去。星海至今未到。聞葉氏兄弟云。伊於四月二十五動身。亦未確確否。伯愚五月初十到粵。前奉家君諭云。曾託我兄帶下一信。便中望轉寄來。不勝至幸至幸。梅生先生今歲作馮婦否。三日驛車。九日瑣院。未爲苦也。楊顯二君同來直隸否。晤時均望代爲致意請安。至禱

至禱。朔方備乘一書。聞已刊成。能爲我致一部否。尤所盼也。手此祇請留安。不一一。廷式叩頭。五月十九夜四更泐。

采生長兄如晤。前十許日。得接回信。旋得陶兄電報。知已到濟寧。陸行到德州。計期二十六七可以到津。吾兄見時。當不能無感也。歲月不居。聚散之迹。俄閱十年。豈惟板河之水。驚人而皺。歎逝傷離。足損神智矣。陶兄經歷大事。跋涉艱阻。每一念及。令人悵慨。今安抵津門。誠可心慰。而都中親友弔唁。哀答紛紜。尤宜節尚精神。料理喪事。望兄善爲導說。抑其哀思也。連日得雨。旱象已失。中書一湯。既在京師。不容不考。楊叔嶠誦管絃若時文云。是以前此之屏斥爲未足。又從而益之也。引喻至切。可發一笑。藹兄仍就道班。巽之入翰林。皆能適如所願。來函矚見司農。伯愚述其意。欲爲我謀鹿洞。此大可樂。考中書後。當可一見司空。弟素未覲面。來函以爲所習。兄誤聽耳。伯愚布置家事。極有條理。預備一切。皆已就緒。陶兄大可省力。惟刻無暇晷。竟不能專函奉寄。囑弟代達。想能諒之。伯愚近欲出洋。非爲家計。將以閱歷。前者巽之函中。已敍端倪。伊亦常別束言志。兄謂此事何如。如以爲可。尙宜代謀。竊謂交涉之事。無有已時。伯愚氣體博大。歷練數年。才識自異。視洪許輩。似可過之。弟今歲俟陶兄到都。喪事既畢。秋涼之後。仍擬南行。粵中久離。意欲一往江南。能得一館。尤所便安。數年以來。立志粗定。所以自處者甚審。不欲爲兄預言之也。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不待五十

而知前此之非矣。邇來見何異書。或能餉我。伯愚嚮兄索周按察所刻約章通纂一部。亦可以知其旨趣也。雨驟乍涼。神明俱爽。乃知世間無處不浩浩落落。妄鑽故紙。誠可浩歎耳。專此概請撰安。不復一一。弟廷式頓首。五月二十三夜。

采生長兄如晤。連日甚熱。今日得雨稍涼。適從李木齋編修處。與盛二祭酒看南宋初周禮禮記注疏。歸作書與兄。以常談讌。來函詢及林敏伯之房師。則鄒詠春也。來函詢及教習。則高（唐思）曹（詒孫）已出京。榮慶改派龐鴻文。（張（亨嘉筠）朱（祖謀）馮（煦）劉（世安）也。伯愚急事得保後。勇於營運。見二王三樞密。皆面允之。其意甚樂。惟詹事鈍人也。聽言之理。未爲所長。惟以勢觀之。或不至漂。則師相之工於爲謀耳。張得少農。援蒙古楊公之例。本在意中。皖蕩查覆。以收屬員爲門生。并受贊敬作主。以其在護撫任內所爲。措辭似尙妥當。聞已留中不發矣。坎巨隄一事。近議若何。能告我一二否。都中諸事。不能盡寫。料尊處必有所聞矣。近讀晉書至海西公傳。乃知桓宣武自是異才。宋儒以論議束縛天下。如此俊傑之士。豈可厚非。暇當作論以明之。知非袁彥伯不能曉也。洛才擬十二三出京。此人志趣尙好。又接浙人信。知淵弟在杭。年內蹤跡若何。已有幾子。念甚。巽之常見。據伊云。聞之余壽平言。師相近有小恙。度以暑熱而然。得雨自愈。維摩詰所謂惟衆生病我是以病也。應酬太繁。用度不繼。七八月仍擬出京。東西南北。何地最佳。吾兄多謀足智。（此四字小說屢見。恭維的當。故

用之。尚望教我。喬禿翁往拜未見。車中遇之。拱手而過。已見其睚眦肝肝之態。可謂士之甚。武之秦州自乾隆以來。有周泰谷學派。一傳而爲李晴峯張某。張在黃巖山被閩文介所殺。李則傳教南方。徒衆過四千人。其首徒則山東知縣黃某。後徒則蔣文回（字子明）。其黨以爲曾子也。來京師數月。毛喬劉（字京）楊（士晟）輩。靡然從之。奉爲神明。天津其徒極廣。兄聞其緒論否。請一訪之。又天津有候補縣丞張賓王者。亦扶乩之教主也。武清有李鑑濤者。一在禮之教主也。天下無道。言有枝葉。豈不可怪。秦州之學。蓋爲弟言。以心息相依。轉識成智爲主。上句出道家。下句出壇經。雖非其所能。尙屬有本。然察其處心積慮之處。則別有在也。明儒學案。凡有一人。必立一二字以爲宗旨。其源皆出於台教之止觀。其流弊則爲安清道友大乘教之亂民矣。奈何。倦不復寫。祇請撰安。六月初六夜四鼓。弟期廷式頓首。

右文道希先生遺札若干通。皆致于晦若先生者。承葉遐庵先生錄以見寄。爰分二卷。揭載本刊。書中所稱順德學士卽李文田。樂初卽長善。伯愚及穎皆卽志銳。仲魯及陶皆卽志鈞。張廷秋卽張耀華。巽之卽張孝謙。蘭臺卽葉衍闢。鶴卿爲張樹聲之子。書中備見二公交誼。而關心世變。尤足使人興起。文字亦別具風格。非特足供留心晚清史料者之參稽而已。原鈔略有訛誤。無從校改。姑仍其舊。而附紀數語於此。癸未季秋。萬載後學龍沐勛謹識於金陵寓舍。





# 芸閣先生書牘下

拜鄉文廷式遺稿

## 寄子晦若

晦若兄長如晤。前月得接覆函。以仲魯兄將到京。擬得聞起居然後發信。乃至今未接滬上啓行電信。殊不可解。美之遲遲亦未赴津。新吾回京。藉知一切。想日來酬應紛繁。暑熱得無苦也。穎兄海外之行。大約十居八九。惟其意必欲弟與之偕。以交誼論。殆不可辭。而翹翹車乘。良足深戒。愈欲請假一年。仍居幕客。似於公誼私情。兩無所憾。但自顧庸猥。亦恐於彼無益。請兄爲我酌之。且論兵事國體之學。一於美亦誠無大益。而地優民逸。聊可嬉娛。又非志士之本懷也。湖湘使者。轉旋不易。將來能開電線。行小輪否。晉撫召見。竟不能對一辭。齊虜以口舌得官。仍以此敗。可笑也。閱新疆近日來信。俄人竟以三千餘兵游弈境外。竟不可測。而新疆文武各官。慨然詩戰。有輕視俄人之心。雖不知天下大勢。而義勇可嘉也。戊辰殿撰。因繪圖之誤。毅然以險要與人。豈有棄珠崖之卓識乎。府尹不得副憲。蓋以蟬孽之故。前者游游海澱。民不患蝗而患潦也。府尹於入見之時。不知爲蝗。欣然而喜。以爲將陞巡撫也。有人告以有蝗則大駭。故其奏對。以爲蝗方游歷空際。未敢遽陳云。壽陽病幾殆。得方長孺治而稍。有喜色。濟甯則飲噉如常。而履地如綿。不能着鞋。醫家以爲病尙深也。弟一月以來。錄少作補督藝文

志。幾十萬言。如此小小補苴。而檢閱羣籍。良亦不易。若遇津時。當以稿存兄處。請改削也。順德侍郎到京。宴集頗數。若不兩行。當同伊出棚。爲閱一二府試卷。勝於枯坐京師也。頃由禮部處夜譚。已三更不及詳敘。祇請還安。弟期廷式頓首。閏月十八夜。

晦兄如晤。前數日曾發一函。諒達左右。今日臚唱。榜首則公之同鄉。而吾之同年也。汪子淵積雲芝寫字二十年。費紙數千卷。而不能成一日之功。擬定蕘干祿之書。可以不作矣。李洛才選得龍山。比開登萊觀察列入保案。可得直刺。如其合例。望可依允。越秀山長。公座師也。前日電來。忽然徂謝。亦復可惜。程其平生。不失靜退二字。弟前歲在粵。頗復雅故。其體解要在張姚之間。兄謂然否。中之到津。想能而敘一切。不盡欲言。容民已到。(廿七日走到。知前兩日出京矣。)仍入署否。念甚。專此祇賀節。順頌台祺不幾。弟期廷式頓首。

采兄侍史。陶兄自津回。得贖賜書。並衣料二件。何太區區也。(蘭甫師以爲並字調皆不可如此用法。弟憶漢書王褒傳云。並獻中和樂職三章。已如此用法。請一檢之。)陶兄述殯儀之盛。以爲偉觀。與慶首行。召南分陝。固其宜也。穎兄使車。其占爲需。在事諸人。若茹若吐。吾兄善悟。可思而得之。然穎兄之長。在不佞不詐。而其所短在於聽言不明。處於今時。故事事見其拙矣。昨者錫山欽使又電求卸任。以弟揣之。恐將得英法。則於事倍難。昔人朝受命而夕飲冰。今之諸賢。皆自以爲功名之路。何其

才具。百倍古人。弟之不敏。竊多懼耳。至弟一身。所謂乘流則逝。得坻則止。誠知庸猥。何敢遠比異之。而來信兩兩並舉。毋乃過譽而揚之九天乎。院中又爲御史中丞所劾。此次推波助瀾。題中應有之事。卽無此奏。而廣江知縣他日訐告。亦必不免。新疆之事。竟至坐刻尙書以不應妄設卡倫之咎。一何謬戾。崔烈棄涼州之議。復見於今。他時俄人東西並進。屏蔽全無。任事者將受其弊。而今時首禍諸臣。墓木朽矣。元子之歎。責將誰歸。前者問吾兄選期。或云在笏卿前。或曰在其後。果得一缺。誠能供職東師。以不（案此處似有奪誤。）又來示引敦睦二字云云。此未合千年以來事理觀之。吾兄此等見解。欲以刳持一時之口則可。欲以洞觀天下之心則不可。履虎尾而噬人。百數十年來。其誰不惴惴。然廉恥之道盡矣。吾兄通儒。猶作此語。殆近日聰明汨沒於簿書之間。不復知批牘示諭而外。尙有人心也。弟於穎兄。誠如來示。雖受謗何所不可。且及其尙壯。亦深願爲海外之行。以長學識。師相之調。良合鄙懷。使久居京司。參掌文衡。以至卿相。誠非其願。聊復云云者。寒慙室寂。與兄肝衡古今。猶似許樓虞寺相對之時。不復知世上更當有何事耳。容民不雨行否。念甚。餘不一一。祇請答安。七月廿九夜。弟期廷式頓首。

采生兄長。前信久未得覆。以吾意爲謬耶。長夜無事。聊以相酬博一笑耳。兄好言本朝掌故。弟好言歷代風氣。此始末之異也。順總侍郎將按臨天津。弟有紙四張。價本五兩。請侍郎師書以備刻石。乞代爲

一儲也。公穎危得駐藏。（弟意駐藏惟廣東按察最宜。兄謂然否。）仁和論及。而慶邸抵之。可謂相愛。孝感侍御勅戍長殿撰。信是好言官。而掇拾及瑣事。則類明人攻訐之舊習也。陶安本月驗看。下月引見後。即可起程。今年伊已四次到津。真飛去飛來宰相衙矣。帕米兒俄兵已退。而涼督始奏送地圖。其地有溫泉。足水草。甚足可惜。又劉毅齋所奏設卡倫檔案。今始檢出。亦可笑也。兩月不得節電信。聞伊遊黃山回。前年聞伊以安徽山不肯往。今乃遇曲赦矣。（此二字翁波甫所言甚切。故用之。）吾鄉欲行小輪船。接同鄉公信。原呈無故將弟等在京姓名親到。亦甞可聽之。比又聞爲江督所駁。未知信否。北洋曾見原呈否。幸告吾。夜深不及一一。專請箸安。容民同此致候。弟期廷式頓首。八月十七夜。祇尙書子諱。想已知之。儼者以清恪誠慎四字進。

采生長兄左右。謝蒼平來。知兄患癖。此屬末疾。故未踐候。今日得讀來示。具悉已愈。以弟言之。久坐不動。當係致癖之由。歲莫無俚。何妨來京小住一月。以爲行散之慰。度府主當慨允也。陶兄本日出京。携兩妾一子。悵惘而行。天寒道遠。彌復可念。此雖下策。然徒淹京曹。適爲無策。故不阻而勸之矣。穎事未能卽發。而開學連漂兩歎。勢利之徒。頓覺冷淡。穎兄自筮仕以來。其寥落未有如今日者。平心而論。拙宦二字。誠不能免。然不樂接。不卑屈。終不失爲士大夫本色。毋庸悵悵也。兄觀人之術。較勝於弟。然於朋輩中。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能盡者亦至多。穎兄事與藹青。其得失亦相似。

要皆可平流進取。而未足當盤根錯節。此可吾二人言之。而不必告人者也。今之時勢。進退之間。何可不審。何可不預。若來去自由者。惟我等江介孤生。志無所求。氣不肯下。羞足傲一世耳。世族高位。豈足語此。西事兄信所云。乃俄國之憤技。其政府且認錯其邊境。且遣兵謀人疆域。莫巧于此。兄以爲其誠邪。亦不欲措詞而以此寒弟之間耶。戊辰被勅。覆奏卽其所自爲。可笑之至。戶部滿左侍郎。近以爲上設琉璃屏風。慈聖聞之怒甚。令其批頰自責。久乃教出。而掃扇遂撤。卽此一事。而慈聖之力進傷制。聖人之恪敬慈訓。舉可概見懿美之事也。吾鄉小有兵事。奏報頗不實。總兵申某。亦極爲騷擾。大安里爲吾鄉南路。武功山縱橫近四百里。其匪首祭旗時。凡九千餘人。大風折旌。散者過半。得無大害。然知縣顧家相。不惟不撤委。且當優保。謬矣。弟得信較遲。則且可真之不問也。延理少召見時。上頗稱其奏考據詳明。而召見總理大臣。又怪謬署之事。何以外間能詳聞之。此當有先入之言也。西行之說。此時且可不提。究之於仕宦絕無益。不忍峻拒者交情耳。處今之事。立身之際。不敢爲名。仕宦之途。不敢求達。思之爛熟矣。寤寐之間。自覺愉適。但不欲爲他人言。恐反以爲矯妄也。一笑。覆請樸安。十月初三日。弟期廷式頓首。

采生兄長。前半月許。曾發一函。計已登覽。十七日美使忽放蕪湖道。聞當時承旨。係卽賞四品卿銜。爲出使大臣。仁和以舊樸更正也。嘉定侍郎卽日至其婿處。(有成九郎中聞之。)亦大駭詫。以爲不在

軍內放人。爲總署向來所無云云。且謂穎受傷甚重。穎今日見慶。亦云不詳何故。可速打聽云云。據此推測。可以知十之四五。惟頗難作善後文字。現與之力籌補救。曾文正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者。非無可爲。然穎兄心力不繁。精彩不揚。未知能猛加鍛鍊否耳。至交之中。如張大員外。志四太侯。皆兩願其揚於王廷。字號有屬。而二人皆癡默淡。所失不同。而不可以處變則同。奈何。弟與巽之。前半月已料其深不妥矣。馬侍郎陳御史（懋侯）皆病（聞陳希齡亦卒。）一時許而卒。柔脆至此。亦甚可詫。林御史前月底有奏言極切直。聞有乘輿箴之意。惜未得其詳。今歲不能出京。甦可作消寒會。習白摺。作試帖。以盡本分。每日讀經書白文數十葉。頗覺有益。惟窮窘益甚。度津門亦無可爲。故不復作妄想耳。容民近日與會若何。念甚。餘不一一。專請著安。弟期式頓首。十月廿日。

采生兄長。前數日得接來信。未及即復。河冰已合。歲莫稍遲。恨何可言。穎兄之。亦不必深求其故。但孫武所言善敗者不亡。故勸其以堅忍爲處敗之方。固無有高於此者。前月林御史（閩人）一摺。論及宦寺。以爲此輩小則鼠竊狗偷。大則招權納賄。離間骨肉。邇來有美缺美差。皆先聞應放何人。已得某路。既而皆驗云云。詞極切直。其不繼義烏而去者。可謂幸而不幸。比來洪馮復勳永氏一事不發。而勳貴同年閣讀上事。則已將杜權拿獲。（摺中言其交結。）少司寇面上大不好看。先派翁煥。昨改派漢軍協揆矣。狼當道。而所問者儘競之類。深爲不滿人意。楊甯森事。誠如來示所言。江督挾前嫌。於

吾鄉之人。皆以刻待。其鄙賤之故態也。嘗言湘中諸人。於中興最有功者皆前死。雍容而享其成者。大抵皆李蔭爲人在下中耳。江督最無功。而仕宦最腴美。觀其所爲。較張靖達相去幾許。尙弱於開縣。遑論其他。俄使詞勁。在九月廿三以後。總署未獲奏駐藏摺時。尙稍逶迤也。攷之前史。新疆與西藏毗連。本有大路。俄將來必開通此路。珂鄉邊防。十年以後。棘於滇粵。前函不爲預諫。正恐高加索人輿地之學。勝於忙兀兒。籌之藩矣。白內久未寫。向來亦少寫。且結體太大。不能縮小。無足省觀。扇面未寫。每晨溫經如故。來函贊易詩之文彩。當時昌黎讀書之法。當與兄同。弟意不到此也。徐仲虎來京屢見。三十年洋務大師。而落拓如此。度吾師相必見而哀之。聞伊有應保之案。未知是可辦否。拙而謀進。彌不合時宜矣。昨晤左刑部。伊又云。選缺依散館名次。兄乃在勛。將見映矣。如是能來供職否。若出缺早。尙有考差。請聯一查之。雲之近常見。貴同年陳鼎封奏。其初傳者以爲有罷科舉等事。其實乃以伏莽甚多。宜勤戈獲耳。此等言語。與禁非刑亦不相上下。宜其姓字之相近也。夜深不及多陳。手此敬候興居曼福。十一月初九日。廷式頓首。

采兄如晤。得賜海圖後。久未復信。意欲俟七月。乞假南下過津。而譚一切也。廿二日命下。與江南試。非才重任。惶悚異常。又不得與兄商酌。有所繼承。必有負乘之誚矣。羣之尙無消息。深爲盼望。願覓則東直及春闈皆可望。途遙較寬也。弟出關後。當請假回籍。明年開河。由海道回京不遲。好在又是



國二月。時日不迫。今日得家信。寶書寄來課作數篇。此子蒙允隸門下。實爲厚幸。其筆路似尙可學。雕制藝及書法。未有門運。今年方十三。遲一日學習。尙不爲遲。乞兄以餘暇批改一二件寄還。孩童見獎勵語。尤爲踴躍。公乃今之六一。惜後生難望和仲兄弟耳。都中霖潦成災。景象殊不佳。又煩師相碩責矣。頃定七月初二日啓程。到南後須向陶兄妥問尊訊。望致伊信時。略示教言也。手此敬請撰安。六月廿五日。弟式頓首。

采生兄長如晤。不得信五十日矣。軍書益午。想無暇及此也。容民近况何似。至爲懸念。八月初一日啓程來京。不改期否。甚願得一譚也。陶老今年以來。家信亦無一字。真不可解。聞信局言。近數日絕無輪船到津。亦未知信否。十年以來。文武娛嬉。釀成昏濁世界。一旦有事。瞠目張口而不知所爲。固在意中。管子八觀之篇。外夷讀之熟矣。唯事乃出於不得不理。但恐因以靡靡。或致吳廣陳勝。嘯聚澤中。則憂方始耳。此所以夜觀乾象。晝察人事。而不禁獨坐歎息者也。都中論說紛然。見聞亦雜。視辦法越時事。人才猶覺不如。奈何。餘容續函。專此敬候起居。懇請籌安。不一一。弟廷式頓首。

陳若兄長如晤。昨得照函。敬悉一切。年事已迫。客居最樂。一室獨坐。輒有橫絕四海之志。但恨關廳紛冗。擾其神明耳。帕米兒一事。以乾隆內府圖核之。實在界外。以息與西域圖志攷之。則實在界內。且無論如何。俄得塔什干全部。而我僅得帕米兒一地。亦何必額外克己。必送與人。師相信來。左兵氣

沮。既而曰合肥老而息事。安能如此。此必其幕府羅與于爲之也。左兵爲公堂官。公懼否。一笑。前數日。陳督五百里請辦邊防。擬撫又有電來。云俄人已再進一步（此約其辭。原電地名未悉也。）矣。本月十二日。徐大理疏勸樞臣招權納賄。聞其疏亦以左兵發端。言貽誤邊事至此。而樞臣漠不關心。摺入。上色變。遣人持白西朝。西朝曰。令他們自己看去。又云。看完仍將原摺送來。是日樞臣退朝。顏色沮喪。以弟度之。明年邊事若起。必掣動大局。現在京師欲疏勸左兵者。尙紛紛未已也。順德侍郎屢見。數以相法許我四十六歲後。當爲四十萬金富人。其外甥相我。云當十倍此數。順德素貧窶。以四十萬爲極詞耳。兄試亦以相法論之。我應有此豪富否。庶事使事。盡人力爲之。世事元黃無定。今時王大臣不獨非用人之人。亦併無沮人之才。真所謂奴輩耳。運氣若來。稍施伎倆。玩之股掌矣。兄何足多慮乎。仲官觀察未見。直隸水師學堂及稅務所譯各書各圖。易購買否。頗有欲得之者。仲魯書來。無悒悒語。優差之兆。於此可徵。昨得江西信。小兒能作五百字論。雖無可採。而筆氣尙暢。請兄一閱。今年十二。稍長卽受業兄門下。庶望禮堂鄭學。得一二之傳也。滇邊息馬之役。弟處絕無圖籍可考。未知洋人言印度緬甸事。有無成書。（見西士加尼書。弟曾抄錄。亦不甚詳。）乞示一二。如有新印輿圖。尤望見賜。師相致摺署信。能言大略否。餘不一一。專請年安。臘月十九夜。弟廷式頓首。容民均此致意賀年。采兄如晤。臘月二十四日。乃得十月二十六日賜書。郵政不修。淹滯至此。開緘發檢。有如覩面。欣慰

無似。惟鴛鳥卵竟不見惠。失前約矣。一笑。在那時。聞星海云。得仲弢信。時時見公意氣舒閒。迥異曠昔。九萬里之風濤。足以增人意氣。與仙山樓閣。正復無異。惟臨睨故鄉。令人悵鬱。此事百年以內。恐無可以適志之一日耳。弟出京後。身心泰然。平生不計毀譽事。既爲逐臣。尤不當與聞朝政。故邸抄中事。非得申報漢報。未嘗一觀。八九月中寓萍鄉。則如居深山。與世重隔矣。公度事聞又有轉圜。是否。出使以言語爲重。羅伍二使。殆以此也。仲魯臘月間忽銷差。大不可解。處膏腴之地。爲人所指目。誠不如卸去爲得。但回金陵後。不致賦閒方妙。星海去焦山度歲。聞開正回粵。亦是長策。來函論蘇詩。具有深意。弟平日喜誦杜樊川文石陸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二語。迄今思之。正如預識。然不厭於萍鄉館之謫。(弟行後十餘日。而所居之室。夜中墻仆。)不沈於安和船之觸。或尙無獲罪於天之事。差自愧惕无咎耳。今年仍回萍鄉度歲。明春局面稍定。當可出遊。萍煤頗有起色。雖餘利無多。然能依例而行。一年所需。尙可取給。煩兄隨處維持耳。佛法云。冤親平等。耶蘇之說。則愛極讎仇。其詞與孔子以德直報怨之說略殊。然其效則蟠天際地。所願與公共勉之。一切愛憎爭競之心。弟十年來消除略盡矣。近作有談仙詩五百字。伯嚴極賞之。又有詞五六首。天寒未能寫寄。中原舊學。行將廢棄。然吾輩直元朝士。豈能改面目以徇流俗。處必窮之地。正自無悔矣。寶書於學術流別。正知一二。惟出口不清。作中國語言。尙有不審的處。外洋音韻。析極豪芒。非其所任。九弟到開。當在一二年間。此

等應有盡有之事。不必論及時世也。子培子封昆弟想常見。陳次亮請假出京。聞於樞署有未洽。未知信否。令兄明年能考小軍機否。既已在京。便當循例趨公。不可非驢非馬。徒事落人後。而在己亦鮮謝當之義。想拙規尙可聽耶。歲暮天寒。不能一一。專覆敬請台安。順賀年禧。臘月廿四日。弟廷式啓。

采生兄長如晤。去臘曾發一函。計已登覽。自十二月十二至廿七。封事之多。時局之變。又將與前十年同。此如傷寒傳經。當事者亦不自知也。新正感冒。不能出門。徐仲虎有稟一件。託弟奉寄。其機器局保案。已於十一月廿五奏准依議。今文報局保案。求換底銜。并欲得儘先即補字樣。弟於年終。頗仗其力。不得不代達台端。或能爲之着力。或能先爲奏請。皆感謝無既。寒熱大作。不能詳盡。專請大安。順賀新禧。不鵬。弟廷式頓首。正月三日。

采生兄長賜覽。十三日得接惠函。詳盡周密。如獲拱璧。弟病至今未能盡愈。右耳作響。飲食未嘗復元。故尙未出門。他無所苦矣。仲虎事承示照辦。感荷之至。伊日內亦擬赴津一行。穎兄使事。去歲六月以前。確無異論。七月邸意始搖。度其故仍似有人齟齬之於西朝者。故派恆農以後。邸中再三（并託志銳來言。）囑其自己打聽原故。非盡謬言也。若閣學館得。徵事已解。則西臬雖有左兵之援。亦正非不可與爭。兄意以爲然否。準宮庶云。去歲召對時。上願以左兵爲非。特恐開邊釁。故且聽德署爲之。以觀其究竟。并告以已召劉錦棠矣。蘇臬責各小材。何能任邊事。孰爲推轂者。近於梓李元平矣。溫經至

左傳。兼讀正義。至今甫畢。其載管夷吾事。開口便說我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鳩毒。不可懷也六句。一部管子所說不到。令人千載神旺。邱明信異才也。至凡例書法。往往不可信。後人附益。以求其書之傳耳。病中無事。又擬義山一詩。別紙錄寄吾兄賞之。仲虎議院章程序。其前半誠傑作。後半稍懈耳。吾中國將來。能差勝印度。不化爲奴婢沙蟲者。必有奇偉絕特之士。糾集民會。聯爲一氣。而後差可自立。此時未有端倪。十數年後。且看變故若何。因而用之。百年之後。可以大效。疆場之事。無可挽回。此則匹夫之微。與有責焉耳矣。今歲考差。若能僥倖。願欲得滇蜀。未知命竟若何。一笑。病乏不能多寫。專請撰安。不獨。正月十六日。弟式頓首。

去歲高燮曾野志清皆言內豎招搖。近日竟稍戢。亦一效也。然克們率與劉太監親家則超探矣。

初八夜到滬。途中風浪靜謐。無口長江。天贊歸人。以爲深幸。吾兄到杭。計已一月。吳山立馬。湖上騎驢。凡幾度矣。能來滬一談否。當待兄覆信定進止也。淵弟失偶之戚。庶有時衰。亦宜豫言出遊。以寫憂思。深望同來。曷五弟在塘山一見。其南旋尙未有時。塵阜之遊。似可不待彼矣。餘容面敘。不盡區區。肅請晦若兄長台安。淵弟同覽。弟廷式頓首。初八夜三更。

采生兄長。久未接書。念甚。弟病亦久未愈。至今右耳作響。病中無俚已極。時邀仲虎作伴。故緩其赴津之期。今聞文報。保案已到。伊欲見師相親謝保舉。於本日啓程赴津。伊感謝吾兄（再伊此次欲就近

引見。一切如有可爲。望兄與津道妥商。至感。）並譽其文。尤屬喜不自禁。此次意欲在直隸當差。弟以爲乃正辦也。方今洋務人員。惟師相能知之而用之。舍此將安歸乎。其柄運江南者近十年。乃適見推耳。伯愚兄補閣學後。召見詢家事甚悉。并及陶兄之改外。又問其家人之皆好。可謂親切之至。詢及通洋語否。又論帕米爾事。上言近來準良有一摺。考究甚詳。穎對亦頗簡切。仲虎略知之。當能述也。穎兄夫人病已數日。故未作書。徐大理勸鄂督。牽及粵事。南皮驕恣。又辦事極無條理。固必有論之者。然大理亦路過矣。獨不念大學之似中庸乎。康成入室操矛。得無類此。一笑。英法簡使。尙無信息。穎此時氣機尙暢。故靜專以待之。平流進取。要自不妨。不值爲此受挫折於權要也。巽之出洋事。殆作罷論。宏農幕中。頗多不識字人。可笑之至。久病初起。春風煦人。鳴鳥相喚。小花將發。待仲虎還。尙欲爲西山之遊。人生行樂。及年歲尙壯。腰脚方健。當暢爲之。若齒豁頭童。仍守妻子。懸富貴。當爲武陵桃花所笑耳。病中隨手作筆記得四卷。亦頗有可采。他日當呈覽。胸懷卓犖。自謂是贊皇一流人。所不逮者。彼能記平泉之花木耳。兄聞之。得無軒渠一笑乎。拉雜無敘。聊當面談。專請著安。萬萬爲道自愛不宣。二月十五日。弟功廷式頓首。

采兄如晤。日錄收到。釋羅波羅密封寄。（此書功夫有次第。其空發論議者。稍緩閱之。何如。）去年以來。隨時所錄。有純常子枝語九冊。就中可取者不過數十條。今來人似不甚可靠。俟託容翁（書未得

見。○帶呈請正可也。伯愚神論。實以救護月食時。誦周學熙文以爲佳。遂爲閱者所惡。故原奏以朋黨正文。其實高陽必欲真一等。非出於耶也。尊奏係指嚴察翰林八人一摺否。朝論亦出兩歧。然比來詞館諸事。辦者皆顧失體。東海院長胸中。文昌呂祖故實居多。於國故不甚措意也。近事頗有足述者。匆促未能詳書。大約以爲樞廷比來循謹緘默。事斷自上者特多。欲強主威。誠英明舉措也。餘未能一一。雖官單想已得見。吾鄉三人。然熊餘波爲王侍郎所取第一。竟不得一分校。不可解。舍弟覆試三等五十餘名。不四等。幸矣。手此敬頌台祺不一。弟廷式頓首。三月七日。

采兄如晤。○又卻夢不欲求盛闢道。委解銅來京。事可行否。乞示。○本日得接來示。又前信亦接到。可不必追究信局矣。禪波羅蜜實有工夫次第。兄謂不解。得無嫌其淺近耶。若然則大智度論義蘊宏深。宗鏡錄詞條豐蔚。二書皆一百卷。宗鏡未講來。稍遲當以大智度論餉公也。弟皆曾讀一過。略識意趣而已。若仁者讀之。必能窮源至阿耨達地也。陳蓉老亟欲見之。場前遣人詢到戶部如傳。則云不知其住址。但知在崇文門內賃小寓而已。場後亦尙未見。而來信云二十內外出京。或竟不實臨。又無從往候。奈何。湯世叔意厚。又名德世族。豈有不顧之理。俟見蓉老時。方能悉其詳。又小兒制藝。向來未令其學習。今寄來數藝。亦甚劣。恐不足當湯老世叔盛意耳。○尙有一篇未改。今特寄上。請兄批閱。是幸。○蕪老一摺。亦至今未悉。穎兄前日召見。聖意甚厚。前者長秋謝恩一事。不被詰責者僅一人耳。○

聞又病足。差事尙未得調。奈何。舍弟閣作不佳。殆無可望。若有運氣。亦當是乙未遺士矣。餘不一一。覆請台安。弟廷式頓首。

小兒讀書似可有成。近雖議婚處多。弟在家皆謝却。以爲俟十七八歲時。此子果有成就。再議不遲。不至誤人家賢淑也。承示一切。自是所願。俟見容翁後。再作書商之家人耳。

晦若長兄如手。今日晚間。得接信局第二函。其第一函則不知何故遲滯矣。容翁亦未見。唐書已於前月廿八日。用兄言充常熟處土宜之用。來信已無及。又不知張老世叔係需此書校勘否。昨聞繆小山前輩尙有兩部。一佳一不佳。似可用也。湯老世叔事。俟容翁來。始得聞其詳。弟書有措差來時當檢寄。然我等性根。似皆近宗門。教下事亦固常講。而旨歸總在隻履西歸之大師矣。兄欲閱書。以何等爲先。若以有次第而論。弟當先以釋禪波羅十卷奉餉。餘取次以觀可也。都中浮言極多。然驟如風雨。其來無根。幻如烟雲。倏起倏滅。徒亂人意。以此觀之。雖欲入海深藏。亦不可得。乃知東坡所處。猶是盛治之時。故作此言也。有買山之費卽去。何待三年。卽今歲不得差。亦欲行。并不欲計有費無費。必以去爲得計耳。九牛一毛。何補而必在鑿駁之下哉。餘不一一。覆請撰安。弟廷式頓首。

晦兄如晤。容民行時勿遽而別。故未攜書去。其實一無足觀。不足供海舟之賞翫也。今年大考。爲二十一年未經舉行之典。弟交卷尙早。聞西刻上遣內監催促交卷者再。公穎奉派閱卷。至此時四點鐘尙未回錄



。其等第無從摘鈔。容明後日再發信何如。又聞此次不令閱卷大臣先拆彌封。一切俟引見後再降旨。未知確否。餘不一一。覆請行安。弟廷式頓首。新吾卷子甚好。可望升遷。

隔兄左右。摺差去時。略潦數行。其時尚未得信也。四點半鐘。廓軒閱卷料。始知弟名忝列第一。且云未閱卷前。硃筆特寫文廷式一等五字交下。疎賤小臣。忽蒙此非常知遇。將來不知應如何圖報。實深惶悚。又周錫恩陳鼎崔國因費念慈陳光宇五人。（廓云原論次第如此。）奉特旨勿庸取列一二等云云。及閱定進呈。則周由二等改三等。曹贊善由三等改二等。至兄所欲探各人。廓已略爲注出。有不記憶者數人而已。茲寄上吾兄。初三起程以前。尙可望一信。又此次二百八人與考。一等五名。二等七十五名。三等一百廿六名。四等二名。餘不一一。手此祇請撰安。三月廿七夜。廷式啓事。伯述世丈。容民二兄。均此致候。

采生兄長如晤。前數日得接賜函。仲虎到京。又悉近況。紅蓮幕府。俄已十年。雖有栖遲之思。然足羨東南之美也。吏部稽勳司一缺。又爲崔澄寰選去。度兄他日卽得補實。亦未能供職曹司。此可不亟亟計較也。弟與熊餘波李木齋兩鄉人。日日在廣濟寺。寫白摺。作試帖。恍然憶戊寅己卯間光孝寺光景。然觀河鼓面矣。天下事何足控搏。乃知莊生所云。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者。真善處人間世之法也。星弟來書。言香濤尙書去志甚決。此生有官癖。勇退非所長。又云。許閣學信。言俄人鐵路若成。卽與中

國爲難。明年必當揭曉。此事兄謂何如。山西荒年。不異丁戊間。來自晉地者。萬口一辭。以爲護撫釀成大禍。貴鄉少年專疏勸之。尙合公論。惟言官不言。而發之於輕俊之流。斯兩失耳。濟甯尙書。體疾未痊愈。然入春以來。言者謠如。其有所懼邪。弟前見之。與之論詩。極稱荆公古詩。又言其對仗工穩。其所論乃與兄多同。此於文事實有工力。恨多比匪人耳。弟欲得羅道台所繪地圖一分。未知應用錢若干。請兄爲我致之。伯愚四兄自得開學後。聲氣頗通。度其出洋一席。亦無必不可得之理。而以弟觀之。則大半失之。此時都中皆桂臬不來。舍是奚適。弟統察數年以來政事。略知其故。兄謂何如。陶兄今歲已派開差。若無留戀秦淮之意。優差自意中事。弟今歲若戰不得勝。七月便當措資奔出京。長安非寒人所能居也。杜牧之詩。文石階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二語弟平生所慕。嘗再三誦之。耳鳴已愈。作字甚苦。又文字之苦亦頗繁。不但能一一宣備。仲虎感激盛情。言之不容口也。手此敬請撰安。四月初三夜。廷式頓首。容民同此致候。

穗生兄長如晤。二十日觀海。常歸來也。海中風起浪涌。卽念念生滅。月照波澄。卽念念止觀。萬水不離一鹹。卽萬性不離一識。於此歸來。想所得不盈掌握。而洞徹大千矣。容民出房而不售。張翼老頗爲得人。聲譽絕然。想已知悉。弟月內當補缺。又將充講官。皆才所不任。恐懼實深。又與馬友照。亦力所不支。奈何。望兄有以教我。考差事畢。亦趨於刺探消息。聽之而已。皖撫爲張次山御史一劾而去。

蓋出自宸斷。新授李君。則合肥師相舊所薦拔。近能吏也。四川軍戶部於鹽款亦列參。雖御史疏。醜証尤甚。非吾舊居停所能忍受。以弟測之。卽不開缺。亦當頂發舊矣。此二十餘日事。兄之所知。必多於弟。故不復一一致詳。夜起將引見。聊書一一。以代面覲。敬請撰安。并望代候容民。不盡。四月廿一夜四鼓。弟廷式頓首。

巽之日內當有信。已屢促之矣。

采生兄長如晤。前日得接賜函。拜悉一切。陶兄電報亦至。以本月二十到粵矣。其改官一節。爲國朝二百餘年滿洲未有之舉。而在陶兄則不得不然。蓋以手顛則難於大考。以足疾則苦於傳班。誠不如外任。尙可作高文良之望也。幼撫世叔下顧寒族。俯及昏議。驚喜過望。所不待言。惟去歲弟還鄉時。已爲幼妹辦理婚事。適同縣優貢知縣彭樹華者。今得來書。恨不得更有一妹。望兄婉達感謝之忱。是所深禱。弟散館之賦。無一字不庸。無一語不俗。較之兄之所作。不啻天淵。而濫列第十。可爲內愧。弟平日於試事。從未有慘淡經營。求必勝之心。而得以无咎。眞衝青之天幸也。容民血症復發。日內未能赴津。其意欲南歸。度師想必不放耳。旅費一節。承問感極。弟乃長貧無可救藥。告窮又非所屑。其不餓死。亦將必有天幸。姑爲待之。若一夏無法。秋涼再隄南行。亦未可知。淵明所謂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少陵所謂艱難爲遠性。干請傷直性。二者乃時時交戰胸中。未知所稅駕耳。公穎遠行。果如願否。今

之使才。大抵且做且學。如秦皇求仙可矣。何必深考邪。夏會元散館名次。正與兄等。其前者深公殆亦有針芥之合。如聞有爲之道地者。或不至如前車之覆。亦未可料。吾鄉江關一席。幾以十萬得之。視彼潼關。數盈三倍。沿江二千里。竟得若此者四五人。淪胥以然。翹足可待。吾兄猶或未或唐。忽而裏甫。忽而安石。廣徵古事。弟皆以爲無當於事情也。前與容民言。吾兄每遇一事。必有多少成案舊樣。填委胸中。弟以爲兄不獨成案爲累。卽新聞亦爲累。境雜而神疲。恐無人無事之時。亦皆苦境。不獨天津足病。卽保定亦足病矣。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敢以此爲箴言。今日游南河泊歸。甚覺勞倦。不盡百一。覆請撰安。弟期廷式頓首。四月二十二日亥刻。

采兄如晤。來函書法極佳。足與日日事小楷者一戰。賢者固不可測也。崔澄寰此次選缺。太爲取巧。前子培已函告我。知兄雅人。不斤斤較此矣。徐仲虎事。弟以爲合肥一奏本在可有可無之列。（弟如託人辦理。仍可引見兩次。爲特旨班也。）伊拙人猶刻舟求劍。行年五十。而踴躍若此。正坐不知機耳。一笑置之。來函云。桂臬之名。已先告英使。未請旨之前。何以遽能預定。豈全由執政。可不俟上裁耶。數語則洞中事情。果然廿九日具奏。忽奉嚴旨詰責。併詢其何以先告英使之由。當時樞臣。悚惶無地。聞密致譯署。或有仍以麻應詔旨之說。事之究竟。雖未可知。然欺蔽以干上怒。度諸臣不能不任其責也。弟察此事。必仍電詢肅毅。其如何幹旋。弟亦略能預知其術。此時且不必明言。考差事竣。人言某人

取。某人不取。紛爲蝴蝶。士大夫眼孔如豆。此韓非子亡徵。當所未及也。大考差題。爲教以直內。讀以方外論。詩題河留鳥篆斜。得留字。星海書來。所生之子竟孺。亦甚可惜。郭督事三奏皆明發。深源朱山。略有一二比擬。然識度清節。兩不如也。將來唐撫之詞。與之並稱。則爲銅鐵郎舅。可與冰玉翁培作對矣。天氣驟熱。賤體最所不宜。今日遊南河泡歸。略有倦意。（日間已屬異弟發信。想能詳悉。）不能多寫。肅請撰安。并賀節禧。五月初一夜。弟廷式頓首。容民兄同此請安。

今日風厲。灰塵障天。由署歸。得惠書。知悉種種。第二人作巡撫者。尙有王文肅。（曾撫廣東。）與弟甲第名次大考名次相同者。西莊而外。尙有莊侍郎（存與）徐開學（類）。及今兵部尙書。吾兄所舉。特從其略。顧時移勢異。惟務修身而已。豈能蹈襲前人哉。講官本當前日引見。後以是日引見太多。臨期撤去。改初十外矣。召見卽起明日。今年差事。未知可望否。若能見用。心之所喜。唯在廣西。以其地僻而是非少。勤於職事。可以三年無過也。弟平生無他事長於人。唯常循止足之分。茲晨遷擢。已非所期。吾鄉鄭都官詩云。五湖烟水非無意。未去難忘國士知。但欲夙夜圖一當以報國家。則奉身而行。得所藉口。此語僅爲吾兄言之。容民而外。慎勿使一人聞之。晒其迂妄也。魯事度必無他。李秉衡之起用。多謂徐大理保摺會及之者。昔同鄉開學之超遷。亦由此也。薛使之摺。於撫廉率臆。兩無所當。方今人材。於中國事猶墮塵霧中。况以測度四裔耶。孫子兵法。以知己知彼爲要義。吾且欲得知己者與

之言。而適國中無與立譚矣。冀之信聞前日發。及今想已到。伯述署大名。何時到任。其所言結婚事果何如。餘俟續述。專覆祇賀芹禧。順頌撰安。五月初四日。弟廷式頓首。采生兄長史右。

采兄如晤。頃得賜書。知微疴旋愈。甚念。講官遲至二十四日方引見。如不翻牌子。便可望得。必有所陳奏。但恨文筆荏弱。不足以達其所見耳。東方事已竣否。都人議論。全神在辦慶典。圖保舉。不甚留心遊事。或謂東學黨之東字。卽屬日本說。信否。又言日本近尙添兵。將來極費唇舌。信邪。葉提督於兵事若何。張狀元以爲吳壯武誤用之。亦恐非篤論。此事弟僅得一二傳聞。未敢臆辭也。錢法極弊。每百金用不及八折。旅人病之。能由直隸津海多運制錢來京。亦救急之善政也。洋務有無應議之事。如承教示。將以揭之王庭。幸無過吝。前書吾言止足。卽不借官職。不戀名位之根本。兄勿視爲兩事也。幼樞世叔精察天人。（又前聞撰有講官章程。亦望照錄。）亦望代爲求教。西苑增修事。得常熟飄言而明。聖明從善爲轉圜。準學士疏實已在後矣。星海書言。頭顱痛連肩脾。陳按察醫之未效。儼同焦山養病。未果。王編修以愆言。實甫志在殉母。投水者再。入寺者一。近又患痢。義之云。齋何與盛德事。似此則廬山終不能住。吾兄欲得一山。此須如佛家授記方可。大福不易得也。一笑。餘續函不盡。專請撰安。五月廿日。弟廷式頓首上。容民同此致候。

采生兄長如晤。前數日。得接手書。棟鄂哀皇后行狀在南省。未帶行篋。伯希祭酒所藏刻本。又復難覓。

。只可遲之異日矣。蘭甫先生集。家刻已成。與星棧編本頗有同異。曾見否。雪花一篇乃絕作。而家刻不錄。豈將別出邪。說長白山一篇。則惟家刻有之。以本朝龍興之地。爲在漢封域內。乃定論也。叔裕文集未見。聞蒯禮卿稱其觀海賦。今證以兄言當信。英使一事。合肥師相本無不合。洩漏二字。非上命意所在。又并無資合肥之言。總署譚張爲幻耳。都中人人所知。不復詳述。此次考軍機章京。本擬電告吾兄。因征南幕府不可無君。故竟不發。張次山待御。聞尙有一片。勅鄂督任用私人。信否。穎兄與致寧落。然其爲人不能深與人結仇。是所長也。試差已放過半。大約無可復望。七月擬南下。過津來當可劇譚。惟患窮耳。差本非願得。公謂如何。一笑。專請平安。弟式頓首。五月廿四夜。

廿六日得來教。引古察時。致可感佩。仲寶練習彝章。君卿深明典禮。非兄誰爲我張目者。至弟當時之爭。實不願以國家所進之士。行禮卑於陪臣。其實鴻臚所贊。竟未沿誤。前此往復。不獨禮部司員。昧事妄譚。卽弟亦徒增詞費耳。平生行事。不計利害。况此區區周旋之地乎。有不相諒者。聽之可耳。前函所述。乃弟素志。非有激而言。而兄來信盡彼論此。微失其指。今專以一言奉問。弟與兄相處殆二十餘年。自視不明。以兄觀之。將來何所克堪。則爲我定一默語之宜可也。素懷亦微有所尙。不能盡陳。略圖容隱。敬奉來教。比來所費已足。不復一一。專此覆請采生一兄平安。弟式頓首。五月廿七日。

深見如晤。久未接函。(昨始接信。係九月廿七所發。七日始到。太遲。)知齒沙之變。正未有艾。無

處說起。淵弟中舉。必應有之事。明年會試若不改期。可冀張通州之選也。楷弟得雋。與兄家譜誼第一。次然。香芹二兄之子。竟得解元。此事又可傲兄也。滄海橫流。科第世界。從此將變。我等猶斤斤較量邪。一笑。合肥督師。久合輿論。潼關一隘。專恃高賢。毋疑前數年杜老比哥舒之說。則天下蒙福矣。鄂督來京。以徐世昌一奏而發。實則並無實在信譽之處。此時尙未起程。交代其一端也。倭兵甚衆。其謀我已十餘年。而伺閒一發。我之樞廷。招權納賄。酣舞恆歌。實有以石之。惟前敵諸軍。亦太無理矣。今則既成燎原之勢。而中外仍卽以和了事。夫戰屈而求和。非和也。降也。彼有必勝之理。又何以受降爲哉。天意不可知。以人事卜之。殆無可恃者。越南事息後。弟屢言十年之後。禍發高麗。將不可支。今竟然耶。名山之約。如何可期。葦丈隨便居住。自是天下公論。廷旨亦無可致詰。然以弟觀之。此才仍當爲世用。終不能享蕭閒之福也。督師何日起程。吾兄必同行。能便道一見否。萬感交集。言不能盡意。覆請台安。十月初三日。弟廷式頓首。容民并望致意。如行止。必望一函。并示住址。至要。淵弟已到否。念甚。覆試二等第四十名。

采兄如晤。穎兄往昌平已十五日。昨往看之。同遊明陵。歸途得贖賜書。曠若發矇。然詞意何抑塞也。世積人而成。秦漢以來風氣。至今日應掃地盡淨。此天意主持之。有能明其必然。生當其時。各行其當。所以俯盡人職。因以默察天心。不逆不傲。理宜如是。莊生云。安常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極奇



偏可詫之事。以天眼觀之。亦常且顯耳。豈足擾人神明哉。來信云。和議若成。便作梅福。如能飄然而去。所不與吾兄同之者。有如嫩日。近作有夜坐絕句詩第五首云。五湖煙水非無意。未去難忘國士知。我誦宜陽舊詩句。治裝應待受降時。可謂言如符契矣。餘不一一。覆請撰安。容民均此致意。十二月朔日。弟廷式頓首。

采生大兄侍史。十四日別後。十五日琴莊出都。十七日想到津。未知已相見否。縹渺驚鴻影。恐未易捉摹也。譯書體例。當時譯列數條。事非可行。但能隨宜譯得數種。亦自可觀。必欲發爲一書。政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襄垣賈耽於河口之北事果否與辦。尙望示悉。津沽鐵路先開。然否。銀行一事。戶部聯銜封奏。前日遞上。朝旨尙未知如何。貴州主考。以經題（春秋）十有幾年漏寫有字。開奉三月。此尙不足爲誤。聞沈子培云。延秋在閩。經題亦有誤字。以三老爺之精細。而轉失之粗疏。此不可解矣。俞蔭甫孫中第二名。此人未知何如。江南榜中第六名之姚文枬。曾到日本。聞於輿地之學甚精。如此官主司。亦中得一二知名人。此顯亭林製籤之說不誣也。比欲抄洋務書。祝盛甫告我云。每朝修實錄後。（自道光始。）有辦理夷務始末一書。書名係文廟欽定。三朝共三百卷許。稿本尙存軍機處。此書能抄出。真西域傳之長編也。又聞徐建寅有譯德國水師章程一書。曾抄呈北洋。未知今尙存否。我兄熟於掌故。何不集我朝二百年中外交涉之事。撰爲一書。其爲有益。豈獨徐夢莘而已哉。且近十年之成案。（

夷務）則北洋有之。不煩搜采之勞。檔冊已大備。此誠不朽之盛業也。又彭張諸人。擬善後策。未知可傳錄否。申報所刻不少。今時此等文字。亦不爲祕密矣。弟於十六日已遷居教場三條胡同。門書萍鄉文寓。寄信來時照書。當可收到。夜深不能詳盡。祇請大安。不一一。廷式頓首。廣東有來信否。念甚。

碧浪湖讌集。和郭篤仙侍郎韻。

我從萍川泛湘水。色然心爲山川起。高才凌替靈光存。再拜獨識顰眉紫。乾文耀胸森有芒。暖氣煦物春初陽。掛冠五載夢安隱。每賦九辯悲微霜。高秋久晴足遐翫。綿邈四海舒一盼。澄觀龍虎雜蛙黽。拔擢杞梓到藜莧。小彎向山僧所橋。滄波環帶來無蹊。艸枯烟遠望不極。急雨忽送涼風淒。九州陰噎萬靈叫。大塊噫氣號無竅。老人默守天門雌。願我搶捩媿年少。元龍數極黎民痛。天上大老需人扶。願公未要謀息壤。精金羅沽玉待沽。少觀談諧我未識。何人得似江東鯽。侯生求魚志未衰。終有璜玉時相值。

長清道中

山川最是初秋好。日暖風輕稱袷衣。已過伏時河欲細。未經霜際樹猶肥。岸隴積石馬蹄碎。路轉隔林蟬聲微。遮眼文書渾懶閱。柳陰陰處又斜暉。

江南春夜

萍蹤漂泊意蕭疎。不向文君問酒罇。一種江南春雨夜。絳箋銀蠟自鈔書。

二六

道希。時戊子立冬。

小港觀梅詩。和樂初將軍。錄呈穗生大兄指正。

嶺南地氣暖。經冬盛草木。梅花尤瑰瑋。寒香滿巖谷。才人玉堂仙。相招訪雲麓。名芳才入耳。勝境若可矚。初遊如訪戴。興盡中道復。及其未搖落。不憚再三讀。儒雅推元戎。會合盡名宿。小子幸陪從。襟帶自清肅。川遠互十里。曠莽開平陸。舍舟涉前谿。隔嶺聞馥馥。擬昔英稍殘。玩餘賞已足。猶勝桃花原。重來恨迷伏。娟娟怨遲暮。落落抱貞獨。春風不必待。清露爲誰沐。十年養高格。一晌供悅目。賞音幸見存。新詩寫冰玉。老筆含芬馨。名章洗繁縟。方今際承平。嘉會詠鳴鹿。公平調羹手。將歸乘邦軸。他年憶南方。往往見篇牘。一如今懷鄉。風雪繫心曲。山水澹相對。賓從賢可錄。歲暮况多暇。夜遊當炳燭。胡爲聞管絃。深衷自根觸。折花寄遐想。論文美清淑。千秋登峴山。猶應慕芳躅。

廷式呈稿

代李義山七夕來時先有期

銀漢波瀾有後期。隔簾殘劍響參差。特因仙使求靈藥。自闢齋廚煉石芝。青鳥西飛傳信密。燭龍東上怨行遲。雲娥月瑟般勤意。却恐人間總不知。

昨歸夜不能寐。得詩二首。請我兄改之和之。并請諸君子和之。將來使我姓名牽連見於大集。是所願也。敢援西漢之言以請。此上采生大兄。式白。卽晨。

五律二首。奉贈采生大兄。并念容民伯時巽之諸君子。錄請誨正。

華筵列明燭。並坐心悠哉。話席頻移席。消寒數舉杯。元侯能禮士。幕府况多才。鬱鬱春陵卉。將爲知者開。

江介瞻周道。殷憂望遠圖。未沈河伯壁。空（以下原缺）

### 寄張鶴卿

謁卿仁兄同年開下。去歲曾發一函。諒久登覽。旋接韶關來信。又復一函。自此不聞消息者半年矣。十二月間又致梅生一函。敬詢起居。今春過上海。又聞之范侯。知吾兄當於三月間舉大事。又仍將全眷囑合肥。此皆極要之着。自此之後。諸事聽其自然。可無一毫顧慮矣。瀕行之語。各在乃心。勉之而已。弟以事牽掣。不能千里赴葬。一盡知己之淚。悵望歸驥之莖。灑泣而已。近者淹滯京師。非其本意。因行費已盡。室人又病。不能卽行。窘迫之狀。非可言喻。然東坡詩云。稍留待其定。造化真可必。以此亦自無所恐也。和議已定。舉朝晏然。諸君謀身之善。何讓古人。可慨者。無以對閩江之戰士。關外之國殤而已。言路緘默。便如寒蟬。卽有一二欲言。亦祇模糊影響。令人悲吒也。相別未至一年。胸中鬱

。每思相見一吐。意氣何時復似曩日乎。願吾兄善養恆粹。捐棄舊疾。他日發揮光明。必有爲靖遠公一抔積憤者。非獨舊日慕僚盼之而已。梅老近日在常州否。巽之閒欲就袁子九聘。未知確否。幽亭丁憂。日內未知出京否。前一弔之。閒尙未定意見也。晦若淹留四川。景况可憐。陸二少爺想揭揭做官去矣。此人做官必係得意也。王升知我住處。務望不遺在遠。時賜以書。藉知消息。至結至結。書不盡言。祇請禮安。弟廷式頓首。閩潭均祉。五月廿六日。

志

林

此冊雜記之事字字從實或偶有  
傳聞之過則不敢必若有一毫私  
恩私怨於其間則幽有鬼責明有  
三光所斲斲不敢出也

# 志林

曾沅圃入覲時召見痛詆徐延旭之不可用用必僨事并乞卽予罷斥請毋與軍機大臣商酌慈聖動容許之曾既退而高陽奏對反其說矣而曾遂爲延煦奏劾矣執政非人疆臣僨事千古如一可恨之至。

張靖達深知徐延旭之不可用而慮有奧援不敢遽劾以電達之北洋大臣北洋大臣覆電云已轉致幼樵副憲矣。

徐被逮至梧猶告人云朝廷輕舉妄動若再由我經營一月越南之東亦必爲我有且直取西貢不難也。

癸未之殿試閱卷者有張佩綸周家楣先是周見閻敬銘詢其子作字否曰臨顏帖也懸腕作小楷也及讀卷日有一卷字體稍曲每溢格外周詒曰此亦閻迺竹也迺竹卽敬銘之子張佩綸遂力與高陽言之得置第四及拆卷則朱祖謀而閻固未嘗作顏字也張周以之媚閻而其後置之死地者實閻之力居多。

左侯之初次入都也陳寶琛張佩綸皆終日詣其門而寶廷獨不與其出任兩江也則寶



廷鄧承修實留之而佩綸則深詆之左故重寶而輕張及福州馬尾敗後張爲國人公勅命左查辦時沈應奎在幕張慄慄危懼而左獨頗持公論佩綸得以薄譴其致書謝之以叔向祁奚爲比云。

譚宗浚者素不談洋務之人也一日於許庚身坐中忽遇閻敬銘談及今時洋務人才消乏非設科不足鼓舞之譚還遂屬奏請潘衍桐上之潘疑豫譚告以實曰非此不足以得閻之心也潘大喜遂奏而終爲會議所格時人咸鄙笑之。

黃瑞蘭爲王邦璽所保此先經面奏退而具摺者樞臣固已拂然于心又知黃曾具摺請都察院代奏專劾合肥悖逆爲都察院所抑而止知合肥必惡此人遂請查察而合肥遂痛劾之舉主因以獲咎平心而論黃固非人才而較之鍾德祥之賤劣王應孚之奸險猶爲彼勝于此也。

張佩綸于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奏請醇邸兼管總理衙門。

陳士杰辦理黃金滿一事初則揚厲鋪張欲爲事平時保舉之地其後遷延不獲兩奉嚴旨懼無所出乃以重賄得調山東劉秉璋接其任又不能獲乃勉強以一撫了結侍讀盛昱劾其將爲楊嗣昌嚴旨督責劉乃奏覆願以身保其不反迨九年冬彭玉麟調赴廣

東余觀其人乃一極庸猥之子耳乃費一尙書兩巡撫竭力經營而不能誅之藁街可笑也。

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數萬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賄通其家人以極毒之藥研末入之臘燭中文忠閱公牘每至四更毒烟浸淫入于臍腑遂不十日而斃卒。

瑞麟爲兩廣總督貪劣無比其死後十年爲鄧承修所糾命彭玉麟查辦乃盡爲洗刷遂逃法網此公頗負重望其實好諛惡直不學無術處正多取其大端可矣必謂韓岳之流則去之何啻天壤。

十年之春海防甫急朝旨命彭督師駐瓊彭急極請督撫將軍會銜留之督撫又恐朝廷責其擁兵自衛未敢輒請彭次日與張靖達手書云 朝命赴瓊玉麟本當遵旨即往而無如粵中紳士自卯至酉糾纏不清不得已躬親不去余時在靖達幕中閱畢怒不可忍此人負海內重名余亦素重之然此一節之謬不可掩也。

岑毓英初極詆李鴻章後乃認爲師生其卦任雲南也遣其子往合肥見李請授心法李云越南非中國所急又朝廷方重用唐炯爾可讓之故岑初到兩奏力言救越南之非計迨奉 嚴旨督責始惶悚請視師而不知前此爲李所欺久矣岑本邊徼人於中朝無一相熟以謂李之言處處可用遂入其彀中固其識之不足亦可哀也。

乙酉夏 上幸南北海小修工程銀十三萬兩而任其事者僅拆後牆以培前牆塗飾一時云。

外蒙古生計以牛馬爲大近日欠俄羅斯債近數百萬無以爲償有鬻地者而理藩院置之不問又京城都中六部書吏以戶部爲最多財而理藩院過之蓋其承襲之時得以上下其手故索賄尤鉅致富亦較易。

閻敬銘字丹初張之萬字子青同入軍機張年七十四閻年六十八人以杜句詠之云丹青不知老將至時孫毓汶烏拉布查辦江西河南安徽各案經年不返孫字萊山烏字少雲人遂以雲山況是客中過爲對句亦頗巧也余謂唐書所云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於此時亦略似之惜其不能馳譽耳又張之萬一無所長惟作畫頗有家法爲數十年來顯官所未有。

馬建忠全家皆入天主教人荒謬無匹而合肥保舉之曰素行謹飭欺侮朝廷一至於此可爲髮指。

王文韶回鄉之時通省若狂司道以下日候其門迨見降調之旨氣焰乃稍息矣然人以爲近日樞臣之有才者尙推此人云。

諒山之失也蘇元春敗於十二月廿七日探報甫到潘鼎新即於廿八早逃入鎮南關蘇軍午後退到諒山見空無人亦遂退廿九日法人始入城而潘電報云打仗受傷欺妄如此不正國法真不足以快人心惟楊玉科力守觀音橋其地在諒山之前至正月初十日乃以戰殞命可謂好男子卹典未足稱其忠殆爲潘鼎新張之洞所蒙蔽矣。

徐承祖文理不通倩人代作一條陳閻敬銘遂爲聳動以之出使日本恐爲敵人所笑。何璟督閩最能諛倭紳士故以八年總督貽誤封疆而債事之後劾之者猶有怨詞孟子所謂不得罪于巨室效至此乎。

國史二百年來無后妃列傳此大闕事。

岑毓英巡撫福建譚鍾麟巡撫浙江皆加兵部尚書銜蓋近日巡撫有頭品頂帶者移撫他處皆照例題請其加尚書銜者則優眷也若李鶴年撫河南劉錦棠撫新疆皆加尚書銜一則以曾任總督一則以萬壽盛典賞之不在此例。

孝貞文皇后 聖德巍巍薄海所仰尤崇儉樸宮中器用一切悉皆銀起居飲食皆有常節內監不過七十餘人 穆宗賓天時哀痛過所生尤盛德不可及者

慈禧皇太后初入宮時封蘭貴人後進封懿嬪再進懿妃咸豐十一年遂爲天下母功烈

魏煥與太任比烈矣漢明德以下不足數也。

大學士額勒和布姓覺羅禪覺羅禪者宗室與人私生子女不入屬籍別爲此姓猶言非正支也。

孝哲毅皇后一目重瞳子福相端嚴不好音樂作書端麗比以身殉天下痛之潘敦儼之奏雖愚忠亦公論也。

盛宣懷者電局之總辦也當軍務急時恒洩機事於敵以邀厚利蓋各處密電碼子伊皆私置一副本也而事定之後轉以電線之故記名海關道公論爲之不平。

李鴻章保奏電線學生謝某云有民胞物與之量體國經野之才云云刻入邸鈔人人駭怪。

潘鼎新剋扣兵餉貽誤事機天下所知楊叔翹爲余言其聞諒山失守之際猶於營中提銀八千寄家中可謂天良喪盡又於敵撲鎮南關時密電報之 朝廷謂賊勢浩大勢難抵禦不如任其深入無所擄掠則和議易成云云謬妄至此而迄今未聞拿問 國威於是替矣。

李鴻章欲設銀行閻敬銘亦頗謂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鴻章云若不用洋人人却不信你

戶部其言可駭如此事已垂成幸崇尙書以去就爭之遂得中止聞崇尙書請見醇邸云  
宣宗成皇帝所以與夷人啓釁者以紋銀流入外洋使中國貧弱故也今若設銀行使  
洋人理之則不啻求其出矣爺爲宣宗成皇帝之子何忍爲此詞氣侃侃幾於流涕可  
謂有心肝者又聞醇邸請對奏事至一時之久亦力阻此議也其後文海貴賢亦交摺章  
攻之戶部復專遞封奏遂得不辦。

吳大澂棄黑頂子於俄查覆後竟得無事此時事之不可解者比聞又電促之矣。

海軍省之設採之於一時忍論惟請親信親王督辦則吳大澂條奏耳及大澂爲河督果  
明日張膽而爲小人矣。

太監李雙喜隨醇王視師天津余與志伯愚銳商欲得人言之伯愚未覓人而自作書與  
其姐夫謨貝子云姐夫何不以口舌爭之挽回體制不少謨貝子以伯愚原書示醇王王  
云此我自誤我自請之今時不能爭也余遂作書勸盛祭酒昱言之祭酒回余書云所事  
創聞豈讒語邪余後問之關蒼生鑿詒妹夫蒼生云伊殆知之然此事出太后本意故未  
敢爭也當太后命醇邸携行時王不甚願奏謂李太監係三品頂帶職分較大似不便

太后曰可令以六品頂帶隨行也旋晤李仲約文田學士亦謂此說爲然然則醇王對

謨貝子之言乃不可言而自引爲過也此事亦大可慮矣。

光緒十四年王先謙密摺劾李太監不發。

光緒十五年屠仁守以言事罷仁守本具三摺一請醇王不必與政將以次上醇知之及其未上而去之 太后亦蓄怒於其劾宮監諫游幸也嘗彙其摺於一篋將以事謫之者久矣至是遂先開缺。

天壇被焚之次三日軍機大臣宴於府尹高萬鵬署觀劇。

國家二百軍來宰臣媚內監者以福錕爲最福錕本二十四門溥字行其祖名奕溥故特改名福宣宗所賜也按 世祖諱不避故用唐人名屬之例矣。

鐵路之議張之洞一摺爲醇王所賞然亦文字華美而已其實所謂土貨者不知何指去年河南通省釐金僅五萬金北貨之無多可見先造路而後求貨恐西人亦無此辦法也此事固不可緩然此時紀綱不整未能汲汲於末流也。

棄澳門於西人曾紀澤一人主之可恨。

盛伯希告余言己丑在琉璃廠見順治十九年 御筆畫始知 高宗內禪後宮中仍用乾隆年號卽此例也。

李瀚章面劾陳彝可謂欺妄陳任巡撫固無他長而李劾之則私也合肥孫知縣不畏強禦固自可取。

李氏之子弟殺人曾氏之子弟亦殺人曾氏子弟好貨李氏子弟亦好貨其劣跡殆不可擢髮數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不信哉。

閻敬銘辦山西荒務幾舉山西之荒田而有其半可謂無恥此與張英所云荒年正宜買田同一用心也國家宰相相傳之法如此可慨哉朱容生示我以劾李連英摺詞甚伉直引唐監軍之禍亦切當其附片請開言路則尤觸怒之甚者也戊子之冬上書房羣臣公摺內亦有一條指近時之待言官謂千古閉塞言路莫此爲甚故醇邸大怒專摺劾之謂狡黠者攘袂而秉筆愚懦者附會而聯銜也。

王先謙以劾李連英去其摺則淡淡二百字耳蓋欲俟明白回奏時列款繼上也及摺入則留中不發聞歸政之意蓋決於此未知實否或云王先謙曾得李太監之益未知果信以不亦足見人貴立身於早也。

成孚由河督革職遣戍赦歸以六萬金報劾海軍欲復原官邸意許之矣適屠仁守盛昱奏至海軍報劾遂停成孚竊窺意旨具呈言情殷報劾不願掣回原銀上意嘉之特賞



按察候補次日左庶子朱琛劾之故闕二年未實授也。

張蔭桓辦華傭事私受美國之賄華人欲得而食之故其歸時不敢由舊金山而朝廷則用爲總理大臣矣。

俄國太子之來也李瀚章爲粵督親登舟自呈名帖次日又導引而來護送而去粵民憤歎余以爲此可笑耳。

曾沅甫晚年爲江督賄賂公行女眷用事一營之兵不過百五十人瓜棧一差應酬督署乾脩每年萬二千兩昏德如此而日事鬼神吾以高駢比之聞者皆深以爲允。

臺灣之用劉銘傳醇邸一人之意也經年累月而不能獲一生番幕府上功贖欺朝廷而已至於剝民虐民又其次也不伏法而引病以去天道果可信歟。

邵友濂爲臺灣布政與劉銘傳不協將劾之矣乃稱疾渡臺急以十萬金賄內監遂得湖南巡撫中外駭異而聶緝舉者方由試用郎中捐道入京踴躍權喜遂以八萬金託邵賁緣又以一萬金買曾國荃保舉亦竟得上海道矣乳臭未乾驟任監司近日除授之怪異無過此者余見聶賀之云君可謂扶搖直上蓋隱諱其費去九萬也。

梅小巖河督爲余言張汝詳刺馬端愍一案查奏之言無不實有不盡張佩緒知府云余

少依端慙在浙時與張汝詳同居一屋熟識其人此事余知之甚詳不能言也又云此事牽涉李世忠張汝詳實爲人報讐非己之讐也佩緒豐潤人佩綸之弟其父乃馬新貽之師云。

彭剛直不及楊厚菴遠甚厚菴樸直忠篤有大臣之風余在湘時與之晤譚四五日蓋李四平一流人未易求之晚近也厚菴六十喪母舉動必依於禮廬墓三年非祭祀之日不歸城市訪余於旅店每徒步而來談及渡臺一役惟引咎自言無功而已。

沈子培謂辦天下事不可用肝氣，比來政事多用肝氣矣，余觀之於粵，則大吏之卓卓有名者，并肝氣而無之；於是沈睡之病日甚，而脂膏削盡，元氣尤虧。余憶在都時與李仲約談及，謂張孝達讀書頗多，而政事叢雜，才氣瘀積，豈爲書累邪？仲約云，伊幸賴讀書乃能如此，若其本質，真所謂下愚不移者也。仲約與孝達至交，此非詆之之言，然則人才之靡，天運爲之矣。

陳慶笙推天地萬物之理，極之於氣，余曰氣實粗物，光乃至精，氣仍有質，光乃無質，人惟稟光至足，所以獨出萬物，且氣有所不可到，而光則無所不可到也。慶笙深以爲然。

余謂陶子政筋不束骨，神不統精，爲學必無所成，不如擇其稍昂者致力，尙可小有局面，言太切直，不知子政能有省於心否耳。

廣東書局竟欲刻宋會要，此語自我創之，幸有和之者；一代文獻得以不墜，爲之欣幸。我又勸刻嚴鐵橋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此稿今在巴陵方氏，未知事有成否？百年鑽故紙，眞未忘結習邪。

蘭甫先生昔爲余言，理有極明而不能著諸書者，如同姓不通婚姻，此周制也，推其故，則始於五世不通婚姻，其五世不通之故，則以其昆弟同居易生淫亂，故不許其通婚姻，所以絕之，後族法明於是有十世、數十世同居者。因設爲百世不通之例。蓋聖人立法，但能禁其不顯爲夫婦，則亦使其隱隱有所惕也；至於其生不繁之類，乃後起之說耳。此說眞能洞見本原。余謂自宋以來，男不出妻，女不再醮，而夫婦之道彌苦，故雖有夫婦極不相能，而夫死婦無生路，乃不得不殉者，此所謂殺人以口舌也，有王者起必爲之斟酌損益，以持其平矣。

蘭甫先生又云，本朝廟制議者紛紛，然當法周人無庸更議也，周之后稷與我朝肇祖原皇帝相似，有功配天爲帝，始祖文王受命，未有天下與我朝太祖太

宗相似，武宗克殷，底定大業，與我朝世祖相似，此皆當百世不祧者也；惜當時議禮者皆未及此，當爲一文申以論之。今於慶筮處檢閱遺文，此論都無，故附記於此。

徐子遠溯頗通經術，與余雅故，引爲忘年之交；今聞其幼子年甫十八九，頗通經術，作論語證異已刊行，不失家法，差爲可喜。

嘉應有先壯烈專祠，聞近因鑿井事，廟祝與人涉訟，當作書問之姚知州也。陳右銘寶箴謂辦天下事不可過於精深，如會文正讀書較多，見理較深，而馭諸將每失之；左文襄頗粗率，而諸將多受其牢籠。此說至有理，禮記云極高明而道中庸謂此也。

杜雲秋僉謂四川宜練兵兩枝，一枝駐漢中，以控秦隴；一枝駐宜昌，以制荆襄；及今爲之猶可有濟，惜在事者非其才也。

郭筠仙侍郎謂洋人敦朴有古風，然窺伺中國實未嘗一日忘之，如有內亂及水旱盜賊之變，恐各國將乘機裂我土地，事當在二十年內云。

王壬秋圖運言公羊經頗有是處，其謂中庸一篇，皆發明春秋，則拘滯之論。

論詩經，尤多穿鑿可笑，其經學殆猶不及賤趙，而好爲新異，遂令其徒黨皆蔑前人，而舍成說，此謬妄之尤，徒以稍能詩文敢於自恣，古人所謂小辯破道，蓋此類矣。

郭筠仙檀弓質疑，頗似方望溪說儀禮，如謂汰哉叔氏爲魯君之叔，非子游，則鑿空之談也。

程伯翰頌藿云氏植物皆有氣，凡動物皆有血，天下則物之至大者也，而閱今所爲，則竟至無氣、無血，可爲慟哭。

皮麓雲錫瑞云論語上篇最純，下篇則至有可疑，如好數數目已爲上論所無，而公山佛肸及論管仲數章皆非聖人氣象。余舉子張五美四惡一章似禮記文法以發之，伏羲爲儒家始，神農爲醫家始，黃帝爲道家始，而名法諸家皆依之；然則儒家實爲九流之先也，余舉此告麓雲，麓雲亦深以謂然。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今觀武梁祠畫像，黃帝以前皆短衣，蓋衣服之製，至此始有章別故也；此漢儒易義之僅存者。

皮麓雲謂宋以後皆以申韓之學制治天下，故君之於臣有榮辱而無性情，又

道學之說便於君上，故行之最久，皆頗有見。

近年糧食極賤，而民生日困，鴉片之害於斯爲酷。孟子云：菽粟如水火，而民安有不仁者乎，今菽粟如水火而閭閻不靖，民心動搖，子輿之言斯不驗矣。羅順循正鈞編王船山年譜十六卷，考其師友極詳，循順蓋私淑船山者，其見理精到，秉心堅確，有成之士也。

法蘭西志云，古稱奧盧，奧盧華言古也，云其先波刺斯的居天山之西，鹹海之上，爲印度別族，則法國亦本黑種，特以所居地水甘氣清，變而爲白耳，而遂以黃黑白分爲三種，是數典而忘其祖也。

中國地勢北高而南下，歐洲地勢亦北高而南下，以經緯之度論之，則南方近日，故文明較勝于北方；而風氣剛勁，山川雄峻，則北勝于南，故中國二千年來常苦北狄；瑞典、挪威、俄羅斯亦常爲歐洲之患，此自然之勢也。

廣東濱海要區，人民之衆，出產之富，不減英國，而近日財用不足，兵甲不練，卒有變故，人心惶惶，此爲治之不得其法，夫有地，而不知守，與無地同；有民而不知用，與無民同；一旦外寇乘間竊發可危至矣，朝廷不知先備

，大吏又非其才，辛有之歎曷其有極。

宋謫官多過嶺，故嶺外風氣多沿宋習，而唐以前之風蓋少。

考之嶺  
語言亦  
沿唐舊  
不盡是  
宋語也

瓊州文昌縣，操土音頗類中原，問之，言是東坡之遺教也，古人謫官，能變鄉俗如是。

自「沈子培謂辦天下事不可用肝氣」起，以下計二十三則，原附於南旋日記之後。按其性質，決非日記一部份，可入枝語，可入醉語，亦可入志林，枝語係成書，無法揮入，又與醉語字體大小不合，只有附置於志林之後。編者附誌。

琴風餘譚





## 琴風餘譚

津鄉文話式

彈琴詠風之餘。聞快事。撥緒論。輒隨手錄之。其味如聚茗。得其苦者以爲雋也。三十年後。常以爲舊聞。爲常聞。不可知。不賢者譏其小者。文武之策。屬諸其人。滑於天地之間者之謂物。紛然起於人心。則謂之理。謂之欲。至常者怪。至怪者常。久居京師。常如柱下史。明於得失之故矣。然而不能明。不欲明。非古之車。非古之風。亦與其責耳矣。

繩常子自誌。光緒甲午十二月某日。

京師錢價之貴。至今日而極。每銀一兩。得當十錢五百五十餘。余初於癸酉到京時。每銀一兩。得大錢八百餘。人猶以爲錢價之長也。而物價又倍昂於昔。大約今時銀二兩。當壬午以前一兩之用。銀五兩。當道光時一兩之用。士民安得不窮困乎。

庚辰以前鄉會試。二場相戒用典實。三場相戒條對。歙縣相國之餘風未泯也。至是翁尚書入試。力求博雅之士。風氣始爲之一變。十餘年來。讀書之士。稍稍復多。潘文勤翁尚書兩人之力也。余記少時讀書。愛文選。時時私讀。塾師戒以勿爲雜學。則咸豐同治時。士林之風氣可知矣。

曹歙縣之卒也。得證文正。時人已多誹之。聞當時聯語云。有用文。看看我偏勞必謹。是以謂之文。奚

其正。收炭敬細大不捐。則不得其正。蓋文正每閱試卷。專求字體之疵謬。以其易於高下其手也。

周苻農閣學思益堂日札云。內閣署大堂左右老椿樹二。相傳每會試年。有喜鵲巢則中鼎甲。無則否。巢於左樹則鼎甲出在稟籤。巢於右樹則鼎甲出在軍機。歷驗不爽。惟乾隆乙未科。三巢外復有一小巢。則是科三鼎甲及會元俱出內閣云。按此事至今猶然。惟不復聞稟籤及軍機之分耳。庚寅一巢。壬辰二巢。余皆目驗。至甲午一巢在出牆之枝。而吳筠孫得傳臚。亦可云巧驗矣。

余同年李春卿晉熙。由庶常改官工部。集唐人詩數百卷。又有集杜白蘇陸詩各數百首。其工絕在飯釘吟及汪氏詠史詩之上。其已丑下第寄弟詩。集唐甚工。錄之。詩云。無事悠悠住帝城。奉親多闕拙爲兄。青雲未得平行去。白髮爭教何處生。數尺斷蓬慚故國。一壺清酒酌離情。近來詩思殊無况。遙想池塘畫夢成。(姚合 杜荀鶴 方干 許齊 羅隱 李咸用 李渤 徐鉉) 猶作長安下第人。舟來應笑倚風塵。肯將骨肉輕離別。勞動生涯涉苦辛。萬里家山歸卷志。十年鉛槧未閒身。春風滿日還惆悵。桂玉愁居帝里貧。(溫憲 陸暢 杜荀鶴 元稹 黃滔 殷文圭 郭震 李羣玉) 出京無計住京難。去住情途各萬端。滅燭何曾妨夜坐。銜杯誰道易更闌。更無外事來心肺。空誦仙經想羽翰。此處游人堪下淚。杏花還是着人看。(杜荀鶴 李咸用 章碣 牟融 鄭據 李紳 顧非熊 張蠡) 衡門一別夢難稀。兄弟鄉音羨雁飛。山色已隨游子遠。泉聲如待主人歸。春愁不破還成醉。文戰連輸未息機。鴻鵠羽毛終有志。

青霄休怨志相違。(吳融 徐鉉 羅隱 常莊 鄧谷 羅鄴 李紳 劉滄)

近時奏摺中。有極似明人者。如丁文誠奏抽肉捐。起首句云。查四川民情。性喜吃肉。熈際奏湖南捐輸事。有云。據他人之慨。(此本俗間故爲不通之語。不圖以入奏疏也。)皆極俗俚。又劉恩溥之劾張蔭桓云。該員既無骨頭。又無血性。殷如璋之劾內閣侍讀王某云。面目既有缺陷。聲名又復平常。則措詞尖刻。純學明人流派也。李合肥保舉一辦賑謝某家福夾片云。一監生而有民胞物與之量。體國經野之才。亦可笑。若然則大學士正當讓渠作耳。

劉恩溥又有奏摺云。臣細加體察。方今熟習洋務者。當以皇太后爲第一。而醇親王次之。如此措詞。亦前代所未有也。

鄭小谷人品甚高。而詩文入手太低。然典實富贍。詞句圓美。要在何廉舫之上。其讀十三經注疏。并校勘一一錄卷端。無一字遺。其勤不可及也。晚年好扶燃。云有女弟子十數人。從之受業。編其課作。爲幽女詩三卷。亦復楚楚可觀。論者頗以好怪譏之。然素姑之詩。洪容齋夷堅志已屢載之。不始於小谷也。

楊士聰玉堂舊記云。丁丑(按是崇禎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此吾家人。其名俟考。

玉堂待記又云。辛未後。言宜興者。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選館首名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服宜興者之心耶。據此。則明時館元。以館選之首稱之。今乃以散館一場第一者稱館元。名同而實稍異。待記又云。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會就義剝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又咄咄怪事矣。本朝二百餘年。館元亦不樹扁。至壬辰散館。余同年朱艾卿（益藩）。乃以此自標。然扁但題館元。而不稱及第。較勝於會就義也。

道光庚戌一甲三人。至光緒六年間並存。通籍三十年矣。陸仕至辰沅永靖道。許官直隸候補道。謝官給事中截取。官皆不達。許漱文爲先壯烈門人。嘗謂余云。庚戌乃白袍傳臚。鼎甲宜不利也。俞蔭甫年伯筆記又云。庚戌居丁未壬子之間。頗形蜂腰。然以今日數之。則庚戌仕宦至一二品者。亦不下十五六人。未爲不達。特蔭甫作筆記時。尙多沈滯庶僚耳。

道光甲辰會試。二百餘人中式。然無一人仕至一品者。此國朝二百餘年所絕無之事。（加一品階者不數）然山東布政使崇保。荆宜施道盛康。乃獨享盛年。崇以重赴丁酉鹿鳴筵宴。加尚書銜。盛以重赴庚子鹿鳴筵宴。加侍郎銜。

委蔡章齊天樂詠蟋蟀詞。後半闕詞詩漫與句。人頗疑其腐硬。陳蘭甫師謂此篇乃東京夢華之思。其上半

閨離宮別館二語可證。此真善論詞者。然按陽春白雪卷錄此詞。堯章自注云。宣政間。有士大夫製蟋蟀吟。則此意更可不煩言而解矣。

辛稼軒摸魚兒詞。惜春長怕花開早。陽春白雪作長恨花開早。恨字與怕字孰優。詞家試參之。

明初崔子蘧著崔丞相全錄卷二。公嘗題劍閣云。萬里巖關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潤清泉白石。惟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葉云。按此詞見清獻集）按此詞爲水調歌頭。詞旨高朗。是稼軒一派。錄宋詞者鮮及清獻。故具鈔之。丁丑未散館。卽有俄約之事。庶吉士多有上疏言事者。沈文定頗不悅。館課試帖。以義山離風清於老風聲句命題。王可莊前輩有句云。詠梧思吉士。歌楚有狂生。蓋以周侯鳳德隱諷之也。廿歲既定之後。李合肥力主棄新疆。沈文定獨主用兵收復。此其相業之足稱者。其卒也。左文襄輓聯。以李文餘儗之。文定不食。又諳悉法度。後來亦頗令人思矣。

本朝捐納盛行。然每捐一官。必令京官之同鄉者爲出印結。乃許捐納。出結官則六部司員及光祿寺署正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均可。（大興宛平兩縣亦可）有一人而用至十餘張者。每張之費。如廣東則多至三百金。少者亦不下七八十金。各省之例不同也。又有此省用至十張。而彼省可少至六七張者。亦視其

人鄉說如何。無定例也。京師候補司員。專賴此以度日。雖非雅道。然例俸既薄。不得不借資於此。亦窮無何之之策。惟各省管結官。則非正途出身不能。進士之外。惟拔貢授職小京官升任主事者可以管結。舉人廩生。雖正途不得與焉。如是。各省之中。爭端數起。鬪毆辱罵。層見叠出。其外官到京爭卹結之多少。至相醜詆者。尤指不勝屈。嗚呼。朝廷設官。不養其廉恥。而使乖謬至於如此。尙安望其砥厲名節乎。然不籌善法以變之。而欲施禁革。則必不可。又近日如貴鐸等奏謂印結有妨捐務。則尤可笑。捐何事也。而乃謂之務乎。

女士吳蘆佩續佩秋閑遺集。七古極有風力。駢體亦具規模。其背江詞三十餘首。並加自注。採取亦甚淵博。余摘其四首。江南春去草萋萋。罨畫寒山罨畫溪。五月爭垂瓜蔓水。三冬常護辟寒犀。瑣院苔陰階上潮。紙牕風雨響深宵。笑儂乍讀羣芳譜。不識園中風尾蕉。東籬新劇貓頭符。西峽爭租燕尾船。一種清游人乍倦。茗香圍雪煮山泉。望湖亭上望湖光。葉葉風帆入渺茫。慣是湖心波浪險。玉簫金管發沙棠。皆佳構也。癸亥避寇之海門七律四首。第三首云。不辭長路賦開關。暮雨冥冥慘別顏。尙喜高堂加飯健。轉憐薄植買山慳。趙岐北海藏名易。庾信江南去國難。太息蓬萊三見後。烟波爭不羨鷗閒。第四首云。汗雨頻揮紀客程。亂蟬聲噪夕陽晴。東征賦就心還戒。南浦春歸調易成。海國揚舡風上下。江山對酒淚縱橫。窮途滋味如茶苦。敢自登樓唱渭城。風格自異。無柔荏之態。

武進士能詩者絕少。董柴如蘭集卷五。載南天章一首。天章字漢雯。官副將。雲南鎮南州人。戲題署壁畫鶴云。鶴從何方來。昂藏傍門戶。哢吭疑欲鳴。毵毵不能舞。無乃詳稷備。蘊奇猶未吐。猥以雲霄姿。溷之雜塵土。何時騎鶴去。翩翩下元圃。

乙未元日午時。有黑風起於棋盤街一帶。前門城門吹閉一扇。五行志所載之事。後世格致家所哂。然必有足供後世格致家所取證者。如春秋記蛇圖鶴巢鷓飛石阻。凡物之異。必有其故。中國百年內外。必有奈端其人。以理測之。可通古今之故。不可廢也。

譚子化書云。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蓋嗜欲之縱。必至於犯上作亂。養民者難於飼虎。而世顧狎而翫之也。

回教以誠禮齋濟遊五事爲主。濟者施予。遊者遊心於須彌山。似佛家之相宗矣。天方典禮五功篇。一曰念真功。二曰禮真功。三曰齋戒功。四曰捐課功。五曰朝覲功。又云。禮者踐所歸之路。當日自主命。步步郵遞。以至今生。今日卽由此生。步步郵遞。以復歸主命。此禮拜之至義。此欲爲復性之功。而但祈之上帝也。其朝覲儀曰。朝覲者親詣天闕。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國。墨克有五關。東關曰查揚二里格。乃而刺脰人戒所也。北關曰格而匿。乃納止地人戒所也。西關曰祝合縛。乃沙目人戒所也。南關曰葉蘭關。乃耶滿人戒所也。中關曰祖里侯來縛。乃中土墨克人戒所也。大會郊壇。在彌拏。彌拏山名。在墨



克西南郊。其遠人不得至天房而於各地。所行之禮曰古而邦。

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琅邪人。據此。則吾姓在西漢時。廬江而外。有琅邪一榜也。

大戴禮本命篇。婦有七去。婦有三不去。及大罪有五數節。文義不類周人文字。疑雜采漢律耳。逆家子不取。况爲逆家。自無人與通昏媾。且家既爲逆。必及於刑。與世有刑人不取。義亦近複。喪婦長子不取。尤爲不近人情。此皆雜家傳記。故其言不得爲經常之道。

本朝詩學。沈歸愚壞之。體貌粗具。神理全無。動以別裁自命。淺學之士。爲其所劫。遂至于篇一律。萬喙雷同。至紀文達之批蘇詩。逞我臆談。損人天趣。風雅道喪。非此種論議職其咎乎。姚鼐坳拔鶴堂筆記。謂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乾隆朝。士大夫作詩文多忌諱。至嘉慶初。遂有以秋柳詩追勳漁洋者矣。賴管轄山爲軍機章京。擬稿駁之。（事見管轄山詩集）由是文字之禁稍寬。此轄山之有功藝林者也。

鈕玉樵觚賸續編云。元僧雪菴題三山萬歲峯詩云。一詔曾教役萬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眞箇江山已屬人。近有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錠錠雪花銀。老夫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國之理。雖大小各殊。而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嗟乎。秦之阿房。宋之艮嶽。以天下全盛之力作之。不數年而宗社爲墟矣。土木之功。不

信足以亡人國哉。元遺山詩云。直饒刻盡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淚垂。其言沈痛。（葉云。此亦有慨於頤和園之興建也。）

嚴悔菴明三案論。謂建文嗣位一年。周齊代岷湘五王。相繼得罪。不聞以叔父之親。少從未減。反狀未真。而世祿不保。論者徒罪成祖而不罪建文。非也。此說甚允。明成祖之罪。固不可追。然當時不反。亦斷無自存之術。齊黃諸臣無制燕略。而導少主以寡恩。亦可謂不知量也。

易察九五。大塞朋來。王注曰。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故曰大塞。然居不失正。履不失中。執德之長。不改其節。如此則同志者集而至矣。故曰朋來。輔嗣見漢末黨錮之盛。故作此語。渙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巨匪夷所思。注曰。踰乎險難。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羣之險以其道。然處於卑順。不可自專。而爲散之任。猶有丘城匪夷之慮。雖得元吉。所思不可忘也。按此所言。乃宰相之事。渙有說之之意。非徒散之也。渙於此者。將聚於彼。故曰渙有巨匪夷所思。此如牛李之黨。延夢於唐年。齊口之分。糾紛於明世。非真能說以散之者。不足以語於此也。至如迷務競爭。乃亂乃萃。則不足稱羣難之朋。亦異乎羣而不黨。君子所不取矣。（葉云。此亦致慨于時事。）負且乘。致寇至。親見亂世之人而益信。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小人者不學無術之謂。不必如蔡京秦檜。而後足亡人國也。（葉云。此亦傷時之語。）

甲午東事起。去粵寇之平。三十年矣。一二將帥可用者。皆平回捨之遺。所見者中國戰陣之事。與西洋兵法頗異。其不能制勝者。在學問之不及。而不在勇力也。其得失之故。見於章疏。載於典籍。余亦頗言之。（葉云。一語破的。至今仍不能越此理。所謂軍事學者。應彌綸萬有。吾國僅以能誥坐作進退。衝鋒陷陣者當之。庸有幸乎。）

朝廷十年。酣舞恆歌。以釀成大變。至事變既作。而賄賂之公行者尙如故也。此痛心疾首之事。不忍記。且不必余記。唯是至今已經年矣。而將帥之材。不聞奮起。政事之誤。不聞議改。愈受敵侮而愈欲求和。庸臣奸臣之罪。可勝誅乎。

德國人紳珂。論中國海道既失。宜議遷都。又前數日。臺灣署撫唐景崇電奏。亦頗及之。其實去歲我等已詳論及之。張撫督電亦言如是。惟濟甯尙書意有不同。蓋陰有矯持以爲說。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尙書孔冲遠疏。略知孔傳之僞。先師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已發其端。然冲遠不獨知傳之僞。且亦疑古文之僞也。武成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又云。無作神羞。以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又云。衆君百士。初受周命。王常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勅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督衆

。既克則空話精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此直言作僞之味善耳。若經文流傳有緒。沖遠作疏。安有如是駁詰者乎。（葉云。此亦指斥時事。）

呂刑僞傳。穆王卽位。過四十矣。疏曰。穆王卽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此沖遠明知司馬遷是安國弟子。而云若在孔後。是不信此傳。其出安國也。

余嘗謂六極之弱。專言君德。按孔沖遠疏云。洪範以人君爲主。又推鄭義。言不能爲大中。所以弱也。皆與余說合。又云。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名。此則依違僞傳之說。其實君國亦有貧弱。不必兼下而言。乾爲君德。故重在健。範言君德。故戒在弱。老子以爲柔弱處上。非儒家之旨也。（葉云。此慨德宗之存弱也。）

袁子才詩。其上威太伸。其下氣盡挫。君看漢武朝。賢臣有幾個。又云。養雞食小蟲。雞肥則烹之。主人計誠巧。不可使雞知。語頗有識。不媿風人之旨。至製定菴詩云。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又云。觀理自難觀。勢異。彈丸糞到十枚時。則憂生念亂之情。尤爲迫切矣。若錢辛楣履卦說。引繩當時。深譏執政。不獨足見一時之事。卽其半生不仕。出處之故。亦於此可見。至梁武帝論。用意深矣。豈特賈生過秦而已乎。（葉云。袁之旨。可于司馬相如贊見之。余向讀之。卽具此見。不意與先生開合也。據此

。知清代人才。埋沒于趨避蹈晦者多矣。）

漢書。扶餘韓。今養雅略是其轉音。或云。明時福餘衛。卽扶餘也。庫頁島明人稱爲苦夷。

詩伐木釋文云。醜。葛洪所寄反。謂以篋盞酒。亦當是字苑語。

國朝諸儒。以考據說經。誼甚美矣。然如虞氏易之穿鑿。董氏公羊之伴戾。其足滋後人議論者。亦不少也。蕭益經史管窺云。近人說經多增會。聊舉一二。以資笑噓。如說中孚。其於虞吉則調爲騶虞。有他不燕則調爲元鳥。蓋因卦中有豚魚鶴馬翰音而誣扯之耳。至調賁其須爲鬚眉之鬚。良其限爲臉誤作限。穢鄙極矣。有以經學名者。賞其新穎。殆病僕乎。然賁其須作鬚眉解。補圖舊義。未可以爲僕也。

朱子語類。有極可怪者。如卷七十八。養剛問賁用生物。恐有飛走。因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此條直笑柄耳。生物若不束縛。如何能用爲賁。所疑如此。朱子宜不容也。

詩。歸甯父母。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此據禮而言。竊謂非詩意也。詩意言如是而嫁。庶可安父母之心。歸卽上文言告言歸之歸字。甯父母所謂無父母貽權也。艸蟲。亦旣見止。亦旣親止。我心則降。箋云。旣親謂已昏也。始者娶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母。是其義。

郊風柏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按禮記儒行篇。其過失可徵辨而不可面數也。蓋亦言其威儀之盛。後世說者。頗疑近於強悍極諫。殆未得其解。

于旄疏。列鄉旌州旗等十二圖目。今其圖不傳。詩禮本皆有圖。甚可惜也。

詩山有樞序云。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疏以三章下二句爲四鄰謀取其國家。竊謂此詩皆比擬之詞。有廷內而弗洒掃。則讒諂充塞矣。有衣裳而弗曳屣。則禮法凌替矣。有車馬而弗馳驅。則戎備廢弛矣。有鐘鼓而弗考擊。則政教澆亡矣。然則喜樂永日。亦惟冀免已身而已。祝宗祈死。家老遯荒。寡亂之端。不關天意。雖無鄰國。其能久乎。此序之言。實詩家之大義也。（魏風汾沮如。刺儉也。園有桃。大夫憂其君儉嗇無德教。唐風蟋蟀。刺儉不中禮。秦風車鄰。美秦仲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騶鐵美襄公有田狩之事。園圉之樂。蓋古諸侯並列。國體降替。恆視乎斯。故但問政事之修明。不在財用之省嗇。讀詩者當知此意也。葉云。此亦陳古以刺今也。）

蕢葍。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此秦變法之始。三代之不可復。肇端於此。是春秋之大義。此等詩亡而後孔子作春秋也。

謝益山詩傳注疏論秦風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夷狄。春秋毒之。邑子岐豐。用文武之遺民。習文武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于詩者。有曾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此推究於天理人欲。乃宋儒習氣。其實秦之規模法度。至是已粲然比於中原。君子知其不終於夷。不能不爲中國慮也。

（葉云。此節語。殆爲今日發。瞻言百里。胸有千秋。）

李純客桃花聖解齋日記云。李鱣齋炳燭篇。本四大帙。爲目甚繁。郵齋之孫用光所手輯。亂後獨存。潘伯寅言其書多錄他書。乃未竟之說。蓋隨時纂錄。以俟更定者。因屬陳培之胡甘伯兩戶部。及吾鄉趙安子（按日記稱趙之謙爲安子。今仍之。）共刪校之。釐爲四卷。梓以行世。然昔賢著述。具有苦心。刊定從違。談何容易。陳胡二君。吾不知其優絀。至以安子參之。則郵齋之冤已甚矣。今此四卷中。篇葉無多。尙有直錄前人之說數條。（如幽人妻及老子國字諸條）又誤字不知凡幾。則校者之學可知耳。余按趙攜叔實不讀書。吾江西通志。經其手定。要未爲善。順德李侍郎（芍農）屢告余。言攜叔修志。有功江西。江西通志原本。食貨一門。以戶口列首。言詩笑談。戶口豈可入食貨耶。賴攜叔改正之耳。夫食貨先記戶口。乃杜君卿之卓識。通典之成規。修志用之。抑有何過。而以爲笑談。蓋兩君皆精於金石藝術諸書。於三通固未暇寓目。不足深論也。

臨桂王幼霞御史爭割地一疏。有云。聞李鴻章奏調隨員。有伊子李經方。及道員馬建忠羅豐祿諸人。亂臣賊子。狼狽爲奸。其可寒心。不啻兵臨城下。自謂警句。爲余誦之。時論亦頗謂然。（幼霞名馳運。由內閣侍讀遷御史。近頗能言。劾慶親王一摺。尤爲得要。）及庚子之亂。幼霞又劾大學士榮祿。摺八留中。幼霞遂乞假南歸。

西青散記。史梧園作。小說中之幽秀者。重訂本刪削頗佳。余得其原本。亦尙有一二條小有改者。錄之。卷六云。玉函以浣溪沙贈。雙卿答以詞。喜而不寐。更爲詞答以太常引。大悅。夢嚶且笑。復得一剪梅曰。寒熱如潮勢未平。病起無言。自掃前庭。瓊花魂斷碧天愁。推下淒涼。一箇雙卿。夜冷荒鷄爛不鳴。擬雪猜霜。怕雨貪晴。最閒時候妾偏忙。纔喜雙卿。又怒雙卿。十二月初一日也。前一日晚。雙卿掃柳葉於門。衣單縵。裹舊帕。雖瘧。容止愈幽婉而整。目神清發。射人數十步。光彩欲流。玉函徘徊望之。是夜大嚶。得此詞。嚶更苦。因爲意難忘一詞。有春夢荒唐。乍鶯鶯燕燕。淺閣深忙之語。雙卿乃爲書。粉書吉祥葉曰。昨者比鄰之婦。聞欲爲先生製縵。而笑語之曰。懷芳子年五十餘。雙卿年二十有一。雙卿墮符井中。不見日月。毒蟹交至。懷芳子惻然伏井上。日夜念彌陀。且爲痛哭。急於父母。井中人頓首謝之。死無恨矣。世情多冷。弄月仙郎。所友惟熟腸人。皆仁人孝子。俠骨禪心。普天有患。視猶同室。被髮纓冠。不忍閉戶者也。懷芳子發乎情。止乎義。忘男女相。切父母心。妾豈效村俗婦。陽避親戚。而陰就童僕哉。昭昭仲節。冥冥曠行。色厲內荏。習爲穿窬。妾甚鄙焉。方今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雌雄牝牡。咸喜匹雙。而妾躬執箕箒。事田舍郎。多黍多稌。世離不作。每夕稽首。天子萬壽。焚香祝天。無一日忘也。幸賦清才。與逸人君子。偶相唱和。詞雖寒陋。采風者當不瀾雙卿於鄴衛閒也。先生惻隱。妾已知之。意煩則褻。語煩則濫。妾守身似玉。君其惜墨如金。玉函曰。灰矣。



。爲孩矣。嗚呼。或响或叱。覺而難曰。我貧而老。惟雙卿兩忘之。此不用吾情。惡用情。天下無情癡久矣。舍我其誰也。

沈洪生學士洪崖詞。有挽容若侍中四首。詞調滿江紅。其第三首起處云。內殿春晴。給筆札金門奏賦。凌雲氣、至尊親賞。文場獨步。蓋當時侍衛。多工筆札。每和御製。有以此改官者。飲水集中。如徐開學某。朱御史某皆是。亦間載一二矣。其第四首頗沈著。錄之。駿馬臺邊。更別築翹材高館。勤吐握、孔融坐上。賓朋常滿。寄遠爭投青玉案。分題競滌紅絲硯。算芙蓉綠水衛軍池。今重見。南皮會。西園宴。張融墮。袁宏扇。笑臣飢索米。幾回游衍。魚鳥無依山海竭。芝蘭空歎泉臺掩。策平咸楚些漫招魂。歸來晚。容若當時愛賢禮士。物論歸之。康熙初年。維持文物之功。定常指數。不獨詞章清越。足示方來也。曝書亭挽詩云。迹掃孤生竹。枝摧半死桐。自今觀物化。不詆釋門空。亦極沈痛。非泛常語。○（葉云。容若本金台吉之後。于清代有深仇巨恨。至其愛才樂善。見于當時撰述者。不勝枚舉。）

樂與餌。過客止。老氏之陰謀也。自詩人言之。則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

節南山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正義曰。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况欲使天更授命王基。理之者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若乃暴亂將至危殆。言披露下情。狀死而諫。焉待風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既訖我殷

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庸不譏尙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按古人之言。無所忌諱。此詩自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誥。盡忠以明民。將以愚之。知老氏之言。不足與於大道也。（葉云。此先生所以自居者。）周禮天官九賦敘財賄節。鄭注云。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接近人章實齋文史通義。言古人以吏爲師。周官一職。皆有一書。大致本此。疾醫職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注云。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此醫師掌醫之政令。必盡有醫家之書矣。

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釋文。互徐音牙。按今時俗間所行牙祭。疑出於此。司諫巡門。問而觀察之。觀察二字始此。

礦人。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闢而授之。注。物色占其形色。知鹹淡也。疏釋曰。云知鹹淡者。鄭以當時有人探者。符知鹹淡。卽知有金玉。故以時事言之。據此則唐人之礦學。已遠不及漢人。

印度及回教文字。皆精於言理。而於算學及近時格物之學。皆不能摹繪盡致。國勢之不振。民智之不開。未始不由於此。中國文字雖足用。而學術則尙未開。留心政教者。則宜善思變計矣。

勳政。美名也。亦善事也。然今之軍機處。則無論事之大小。言之是非。一切取決於俄頃。用人既不詳審。言尤爲草率。或今日督撫所陳。業經駁斥。言官所論。置未施行。明日事變既來。適與所言符合

。亦不復追求前論。見諸施行。至於調兵則紛若弈棋。納賄則急於求食。昏貪之輩。如醉如狂。卽素有清名。廷推幹濟者。其生氣亦尙不及轉瞬李志一輩人。若此無罪。淪胥以餽。古人所爲深太息也。（葉云。痛乎言之。清之勤政。勝于明代。但其失也率。）

高郵王氏。經學小學。弁冕一時。隄定菴詩。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可羨也。文簡之子貞介公。名壽同。身亦淵博。有著述。殉節後零落殆盡。貞介之次子恩晉。年二十。與貞介同殉武昌之難。以救父手刃三人。卒爲賊害。旌表孝子。儒林之後。忠孝繼之。海內高門。不數烏衣馬黨矣。

先祖壯烈公。特授惠州府知府。時潮州府北山賊起。故調署潮州。期年賊平。而嘉應州戕官之案適告。督撫以先壯烈曾兩任州事。得民心。故調署嘉應。民事既定。次年咸豐己未二月十六日。粵匪破城。遂殉焉。始終未叛惠州府任。故府志失載。然考吳興備志云。文同元豐中出守吳興。至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未嘗至任也。而後世竟稱文湖州。以此例之。先壯烈仍當以惠州紀官。聞府志表亦不載。殆失之矣。

周官。瘍醫掌腫瘍潰瘍全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注。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疏釋曰。疾醫非主祝殺之官。爲祝則義無所取。故破從注。愚謂祝蓋卽後世祝由科之類。不必改讀。（疾醫與瘍不同。疏混爲一。恐非。）

司書受其貳令而書之。注云。若今御史所寫下本奏王所可者書之。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按鄭君未嘗任職。而朝廷故事。纖悉畢知如此。真通儒也。

鄉大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鄭注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就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人之而使之治民之責。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按此經文義自明。而鄭注詳盡如此者。蓋康成論治大旨。盡於此條。其告季漢先主者。亦不出此也。後世之君。乃食租衣稅。自作威福。遺民之甚。遂將千年。其召內亂。辱外侮。豈不幸哉。（葉云。此先生經國之大獻也。）

考工記。程園倍之。鄭司農云。程蓋枉也。讀如丹桓宮楹之楹。疏云。蓋柄之程。楹柱之類。余謂岳倦翁程史。卽用此意。取柱史之義而變言之也。紀文達未知之耳。

天方典禮。真宰籍。釋禮用二字云。體與用不卽亦不離。若十與一。然一不卽十而非不卽十。十不卽一而十之全體皆一也。此說甚明快。自是彼教雋語。然不過知行合一之變論耳。

滿州女史顧太清者。尙書顧八代之曾孫女。初適副貢生某。爲鄂文端之後人。夫死後。復爲貝勒奕繪之側室。文筆清麗。自稱太清主人。貝勒自稱太素主人。與貝勒詩詞唱和。貝勒卒時。年祇四十。太清主

人則卒於同治間。年七十矣。其詞集中。與阮文達贈定菴俱有唱和。錫尙書（錫珍）有摘抄本。伯希祭酒以爲國朝詞人。專學花間集而神似者。太清一人而已。余覓之未得。僅於厚齋將軍處。見其手稿一首。今錄於後。鏤月裁雲手。好文章。天衣無縫。神針刺繡。寫景言情無不切。一串明珠穿就。應不數豪蘇。膩柳。脫盡人間烟火氣。問前身。金粟如來否。髣髴妙句。淳如酒。口神變化雲出岫。筆生花。簞籊珠玉。錦心繡口。文彩風流誰得似。明月梅花爲偶。比修竹。孤高情瘦。豈止新詞驚人眼。行有恆事事存心厚。三復讀。味長久。金縷曲。奉題行有恆堂詞集。太清春拜稿。印章一爲太清。一爲西林春。春者殆其名歟。詞雖酬應之作。吐屬自不惡。書法亦雅靜。當再訪其全集閱之。

定郡王行有恆堂詩集。已刊者二卷。抄本中尙有詞一卷。亦間有可採。霜葉飛。虛溝晚望云。夕陽西下黃昏近。餘霞紅覆林表。古原衰艸。怕西風。正岸迷蒲蓼。驛柳葉。疏疏嫋嫋。桑乾秋水。波流渺。見一派狂瀾。送旅客行程萬里。令人心悄。村落遠映青山。征鴻喚出。轉覺無限深窈。又聞鴉噪。莫烟迷。野曠繁星小。月欲墜。如鉤皎皎。人家燈火。沿堤邊。畫角聲。頻淒切。節序生涼。此情難了。畫堂春春暮云。嫩寒初過雨。濛濛。乍晴。鮮徑泥融。曉來無奈落花風。誰惜殘紅。小閣開窗。悵望。輕盈絮。翫長空。乳鷺啼。綠楊叢。春老園中。

沈善寶名媛詩話。滿州西林太清（春）。宗室奕太素貝勒繼室。將軍載釗載初之母。著有天游閣詩稿。

又云。太清工倚聲。有東海漁歌四卷。蓋湘佩與太清交善。故頗錄其詩詞。然余考玉牒稱側室顧氏。此云繼室。非也。

乙未三月二十八日。李鴻章所議條約到京。天忽大風。黃霧四塞。先後十餘日。天皆靄朗。是日獨見此異。天之示警深矣。抑祖宗之靈有餘恫邪。

先是二十五日。余約講官四人遞公摺。人皆以爲事已成。可不必說也。余曰。譬猶父母病重。卽不可治。豈得不進藥邪。總理衙門章京等。於二十三、四日亦遞說帖爭款事。於是一說帖一奏。京師傳鈔。始知條款荒謬如此。至二十九日。而翰林閣署公摺上。兩書房亦有公摺。三十日。近支貝勒貝子公等公摺。及都察院公摺并上。四月初一日。內閣閣署公摺亦上。其一二人聯銜及單銜具奏者亦十餘摺。聞上意稍移。未知能卒有補救否。聞各行省舉人。皆具呈都察院代遞。人情紛擾異常。可知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之干犯衆怒矣。

上召見汪侍郎鳴鑾曰。孫毓汶逼我畫押。徐用儀和之。鳴鑾對曰。上言及此。天下之福。孫毓汶悍惡不可信。有大事。翁同龢李鴻藻較可任。上曰。然。於是三十日電詢劉坤一王文韶守備之具。有刑奉天。割台灣。賠兵費。斷難允從。近日在廷臣工章奏甚多。議論頗正之論。（葉云。此汪之所以見逐也。）陳後山談藎云。田理有橫有間（間字疑有誤）謂之立土。橫土立土不可稍。謂之不停水也。乾隆間直隸

不復興水利。卽以立土之說。然余問之燕趙農家。亦不盡然也。

復山理究云。嵇叔夜居於野。而司馬氏知之。阮嗣宗居於朝。而人以爲狂。故二子同避晉而有存亡。蓋叔夜匿形而見志。(此處疑奪一句)嗣宗出身而納智。故君以爲密。自來論嵇阮者以此爲篤矣。

崇文摠目道書類。陸修靜靈寶步虛詞一卷。又陸修靜步虛洞章一卷。原釋修靜不詳何代人。金錫鬯按黃長容校正崇文摠目云。修靜東晉道士。隱廬山。五代釋義楚六帖(卷八)云。披檢道士陸修靜答明帝所上目錄。其本及今未見。明帝是宋明帝。釋法琳辨正論引之。是修靜宋人。崇文摠目作東晉者誤。

李薊客云。宋初士大夫。謹守漢唐注疏之學。如杜鎰、聶崇義、邢昺、孫奭。以至丁度、賈昌朝、宋祁兄弟皆然。自歐陽文忠、劉原父。始漸變其說。宋史楊安國傳云。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爲笑。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尊之與經等。夫安國承其父光輔之學。又爲孫宣公所荐。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淳實。比崔遵度侍中載其講易卦覆鍊。及周官大荒大札兩事。因事納忠。簡而有要。極得漢經師家法。何有鄙俚可笑之事。講經專依注疏。自是正學。取緯補經。尤其是通儒。蓋自歐陽修刪正義引緯之說興。馴至南宋。遂視注疏爲土苴。故史家有此等謬說也。安國字君倚。密州安邱人。官至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余按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九)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但注疏如何藥得。朱子於北宋風氣。重之如此。又一條論蘇子美梅聖

俞事云。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朱子於楊安國。不甚重之。然固以爲純朴持重之人矣。

宋王聖塗澠水燕談錄卷八云。慶曆中。洪州江岸崩。得謝朓撰并書宋海陵王墓銘石。朓文固奇。而書亦有法。類鍾繇書。石入沈括家。十餘年後。爲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按此銘不傳。使吾鄉金石減色。可惜也。然夢溪筆談亦竟未之及。殊不可解。

東國史略卷三（此編年之史略）載高廉文懿王定五服給假式。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總麻三月給七日。按今滿州大臣喪服給假。似採用其例。又云。女真俗如何奴。無城郭。無文字。其先平州僧今俊。或曰平洲僧今幸之子克守。入女真。娶其女。生太師古乙。古乙生大師活羅。活羅多子。長曰勅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死。勅里鉢長子爲雅東嗣位。爲雅東卒。弟阿骨打立。雖頗異金史。然足以廣異聞。

楚辭遠遊篇。焉乃逝以徘徊。洪興祖補注曰。焉、辭也。尤虔切。是洪氏猶知焉字之訓。在高郵王氏之先。余謂招魂篇。巫陽焉乃下招。焉乃二字。亦當如此解釋。上文不能復用句絕。尤合語氣。

永樂大典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引春秋後語云。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橫上聲。士皆流涕。余謂易水之歌。何以知爲



漢上之聲。孔衍所載。當別有所本。今不知其所出矣。

元林老人頌古虛堂集。舉洞山新豐吟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  
爲春草綠。此詩可補入宋詩紀事。語亦清朝可誦。

讀海國圖志書後

魏默深撰海國圖志一百卷。議戰戰守諸篇。數十年來治洋務者。不能出其範圍也。然而船政設矣。電報  
通矣。機器開矣。海軍翹矣。而一戰法蘭西而敗。再戰日本而大敗。論者咎任事之非才。固也。夫舉三  
代之禮樂。至秦而大變。舉秦漢以來之制度。至今日而又將大變。天意之所在。人事亦遂隨之。余嘗曠  
觀各國之富強。其根本固別有在也。使有槍礮舟車。而用之者非其人。行之者無其法。其能持久不弊哉  
。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者。在立議院。其所以作天下之才者。在興學校。故雖其教非至善之教。而其政實  
暗合乎三代之政。諺曰。禮失而求諸野。今三代之遺制。猶有存於四裔者乎。於是明達民情。教人才。  
乃立國之大本也。故不言防海國。治中國而已矣。治中國無他術。用三代之經術而已矣。

羅霄山人醉語



# 羅霄山人醉語

萍鄉文廷式

吾鄉東南。有羅霄山焉。山之高數千仞。仰攀雲霓。俯臨大壑。登之者累欷。危乎不可留。久焉則不復懷思塵世矣。其中多神仙。時見時隱。善爲觀者。三年五年。乃一遇之。恍惚之間。嗒然無言。卽言亦不可得聞。樹之濤。雲之影。鳥獸之奔駭。寥寥蕭蕭。天光臨之。足以醉其性。旣醉之後。或時有言。起輒書之。古今一瞬。是非一齊。無所可否。以是爲寄然而已矣。丙申秋九月。道希。

周書大聚解一篇。乃武周勝殷後撫國綏民之大政。凡建新國者所當取法。此二條別載

管子書爲後人所纂集。粹者多。駁者亦正不少。惟左傳載管子語極精當。其最初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公安鳩毒。不可懷也。千古談治外治內者。不能出此數語之外。不棄諸夏親暱。卽保全族類之意。不懷鳩毒晏安。卽百廢具舉矣。微管左庇。於此見之。

諸葛忠武常誦梁父吟。未必僅今所傳之一首也。蓋雜取古事味之。觀太白梁父吟。略可見其意。近人有疑忠武好陰謀。其首二語殺三士。卽他日致關張于死地之策。君子之心。豈容以小人之腹度之。

逸周書文傳解開頭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下文引夏箴。御覽三十五引作夏歸藏。盧召弓以爲譌字。余疑開頭二字。卽啓箴二字。開啓古通用。且屢經漢人避諱改寫。望字與箴字形近而譌。御覽引前文爲歸藏

得策。而誤錄下節也。

太平御覽。多本之北齊書文。段劄。故多見古本矣。

不讀古書。不足知後世之變。專信古書。不足知後世之變。三微而成一著。惟有識者知之。

老子曰。爲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孫子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以愚人爲大智。且著之簡策。於是秦漢以後。將不知書。民不知學。一愚之以焚書坑儒。再愚之以詩賦策論。三愚之以八股試帖。而中國之士荒民情。器窳兵疲。馴至今日而愚之極。不可收拾矣。此兩愚字。中國受害。實非淺鮮。

于令升搜神記。事多駭實。無媿鬼之董狐。以余所聞。神怪之事。亦復至多。天地間游魂爲變。實非意外。余頗能知其故。不足爲一孔之士道也。

後世以能舉指之。大約能知十之六七。

人之心學。非自證自悟不足言。中國諸儒之書。及外國心靈學靈魂學等書。大抵祇能言其影響。佛藏五千餘卷。無論禪宗教派。亦惟有待其自悟之一法耳。若恃耳目意識測度。皆非自得衣珠也。

向來稱本朝二字。皆對列國而言。惟近二百年前。以本朝二字對歷代而言。其誤不知自何人始。

逸周書諡注解。譖訴不行曰明。論語用之。大慮靜民曰定。大學用之。

逸周書本典解。王告周公曰。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故問伯父。此王爲成王。而稱周公爲伯父。是父之弟亦可稱伯父也。


逸周書史記解。言皮氏以亡。華氏以亡。夏后氏以亡。殷商以亡。有虞氏以亡。賀沙以亡。三苗以亡。

皮氏見竹書。竹書蓋卽夙沙。惟華氏不見各書。然自古及今。稱中國多言華夏。則華氏之建國。必在中原文勝之地。惜不可考。又各國之亡。惟夏后氏言隨財而行。孔晁注云。桀由好財亡也。是以賄亡國。莫先於有夏矣。

戰國時人。於易詩頗引之。於尚書則不甚引之。然皆不及引逸周書之多。如美男破老。美女破少。葉之美者解其柯。柯之美者離其枝之類。殆不下十餘條。卽齊策或說靖郭君之言曰。海大魚。亦本周書周祝解曰。海之大也。而魚何爲可得。正與所說意同。再查

明人於考證之學雖疎。而禪學則幾於人人能解。觀所作書自知之。

品題物狀。移時則非。揣摩恆情。久之亦厭。無去無來。是之謂如。其以利那爲究竟者。亦非究竟也。明人殺熊襄愍者。鄒元標也。國朝勳謝濟世者。孫嘉淦也。是非不明。晚節可懼。吾爲二人惜之。

電學之理。徹天徹地。使心學家知之。能長多少識見。然聖人則先自證之。特不欲贅言之耳。故神字從申。電字亦從申。申者無時不申於天地之間。故竇氣橫而電氣直也。申字篆文作。亦兼象屈曲洞達之形。余故疑申爲神之本字矣。

主糾山僻處。卽臨時。無書可讀。遇鄉塾中有四子書。卽取而訓解之。凡數十本。陳蘭甫師好讀孟子。其手批旁注者。不下五六本。昔人凡讀書。必先有一書得力。而後讀各書皆如破竹。此最有益。李二曲四

書反身錄。余曾爲陝西彭兵備校刻之。蘭市師未之見。嘗謂余曰。此書書名極佳。凡讀書能反身。乃真讀書也。

以一指蔽目。而言天地萬物。不外於此。未嘗不可也。易以一紙一葉。而皆可蔽目也。拈一字一句以爲學問宗指。而言六經羣籍。理皆在是。亦未嘗不通也。易以他文。而理又未嘗不在是也。故或主敬。或主靜。或言知止。或言慎獨。或言致良知。無一不可爲入德之門。無一不可收達材之效。特以之誦學人。立門戶。則可。若真以爲古今學術盡在於此。則欺人之說。而人亦必反唇而譏之矣。

戴子高顏氏學記卷七。引徐仲容言。漢儒之於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者也。此說頗得漢宋經學之分。然漢儒於聖學。亦有不得其解。而強爲附會。轉致失真者。則遺失公文之咎。亦不能免。但其郵遞之功。終不可沒耳。

今日欲改文字以歸簡易者。余所知已有數人。度世變之亟。或不免行之。然余謂中國文字。自是天地間最簡之學。今習而不察。又後世文繁。自滋其弊耳。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不過數千。其簡一也。西人字與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別體譌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不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

。各國語言凡襯字餘音皆著之筆畫。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於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迂緩乎。且閭里之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誦戲文。看小說。不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過于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後。卽改學化學算學等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文字也。或曰。日本高麗。所以皆有本國簡字。中國獨不宜效之乎。余曰。日本高麗語言。本與中國不同。且其言必兼用起語收音。而後人人能識。若中國則各行省雖有言語不同之病。而一字爲一言。則舉國同之。不必再學各處拼音之法。轉令民間多一事也。惟中國駢體詩賦等作。必敷陳古事。不作今言。此則施之今日。不過補其繁。常任學者自爲之。無容過爲鼓舞可也。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此相書之最古者。侯君謨補三國藝文志。似未錄此書。俟檢。

近人言書法。好北魏。論詩法。好晚唐。風氣之感。與世道俱。姚配中琴學。言凡物之同律同度者。其



聲無不相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國語。房后爽德。協于丹朱。丹朱憑身而儀之。則在異世猶相感召。使精於電學者悉而究之。凡此等事。固宜有比例之說也。

光學可以傳聲。即耳目互用之說也。大地盡放金光。即電氣鍍金之說也。製之於器。則不信者可使之信。藏之於身。則不疑者或益之疑。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斯。

從無始以來。天地之間。一物不滅。一物不增。一物不生。一物不滅。一物不垢。一物不淨。其異同者往來屈伸之迹而已矣。其變化者合離雜糅之象而已矣。人徒以見不見分爲二。所謂肉眼知見也。此人道

。非天道。故道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二語本則書

記人題石壁詩云。琢玉爲花冰作枝。前山雲影碧參差。洪荒以上星辰氣。混沌而還造化兒。十萬年來還到此。二三子者或能知。蕭然又控乖龍不記是乖龍否去。笑指滄溟酒一卮。前不書歲月。後不書姓名。不知何

人作也。以詩格尙不俗。追憶錄之。

蓋書之刻。至近日而極盛。學問之事。則將變矣。即今日之言漢學者。與乾嘉時之漢學。亦正自不同。小學則通假太寬。經學則多言微言大義。而於名物度數。反憚其繁難而不之究。又好言今文而攻古文。史學則未有宏通淹貫之才。或摺摭小小。以自附於讀史耳。校勘之學。差爲可取。然是刊書之益。而非學者所急。至西人之學。則譯書尙少。製器未多。故僅能知其專較。而其委曲詳盡之處。神奇變化之能

。皆所未諳。蓋無現成物事。故難一蹴而精也。昧者不察。乃必謂西人事事襲之中國古書。夫相因而成者有之。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亦有之。若僅拾墜簡之偶同。詫他人之善盜。其意固佳。而要非事實。德之三十年後。中國文獻必大盛。而一切冲淡之學。尙望後來之人。維持不敝也。

易之爲書。或以體言。或以事言。或以爻辰。或以卦氣。卽極之先天太極。無不可通也。然易繫言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未臻盛德。而輒欲窮神知化。亦後備之過也。伏羲卜言之教。八卦之外。惟消息二字而已。知一時之消息者爲賢達。知萬世之消息者。其聖人乎。

荀氏言乾升坤降。虞氏言發揮旁通。以是爲得易之消息。猶不免爲一目之羅也。

別白而定一尊。學術之所以隘也。隘則陋。而人材之奇偉者。亦暖暖姝姝。而束於一先生之教矣。藏書之法。以專而博。然非有大書院廣儲書籍。使其易於見聞。則雖專而仍不免於陋也。

根本者人心之所植。培之厚。沃之深。則其發必榮。至於粹而盡背。而上治天心。下議人事。快然自得矣。豈必餌芝餐朮。取坎填離。養此塊然之形質哉。

西法有極美者。亦有未盡善者。亦有因其國之舊俗。而不得不然者。兩三年來。海內言治者。皆知中國積弊極深。不可不速變法。顧如醫者知病之篤。而論脈則工。立方則多不能洞中肯綮也。然病之深。命在旦夕。而求藥非三年七年不得。豈能斷其愈哉。善治者有能延頃刻之命。以待三年七年之藥。則可與

言今日之治法矣。徒欲亟亟變法者。猶非國手之亦也。

其延頃刻之命奈何。曰。明於各國之大勢。明於五洲之性情。明於吾今日受病之處。與他日病愈之效。則可與言救急方矣。吾觀天下。未遇其人也。

秦漢以來。立人朝者。不自重天民之品。每進一秩。得一賜。則沾沾自喜以爲榮。驕妻妾而欺鄉里。曾不規顏。二千年來。遂爲諸臣媚子之世界。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噫。

諛媚盛則志氣墮。志氣墮則學術壞。而上又導以無用之學。下又專於不急之務。政事惟吏胥主之。農工商賈則沾沾塗足。而略不識字。四萬萬人皆茫焉昧然。如罔豚之無所聞見。循至積弱。非偶然也。

天下之教。壞於學究。天下之政。壞於吏胥。以吏胥學究。成天下之政教。宋以前尙不盡然。而宋以後則一日敝於一日。然書院之設。卽在宋初。此又將來學校復盛之萌芽也。學校盛而政事可得而理矣。

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旣爲麟鳳。豈入網羅邪。希夷之言。於斯陋矣。詩曰。永矢弗告。災祥怪異之說。本於人心。世治則其說不行。世亂則其說雖不驗。而人心之趨於靈異者。不能不日甚一日也。

六朝刑戮至重而佛說盛。兩宋不殺士大夫而儒術昌。西漢之五行。東漢之讖緯。皆時爲之也。泰西此時。卜筮星相之術幾於不行。此其治術極盛之驗。然不二三百年。猶當復興。迭盛迭衰。以此觀世道人心。

。亦可得十之四五矣。

日本人謂中國中六經之毒。夫六經爲盛治之文。大中之道。卽今日泰西之富強。豈能出六經之外哉。中國所中者帖括之毒。其讀六經。不過備考試之用而已。大義日湮。微言愈絕。釀成人心風俗之害。而交侵之禍。不可勝窮。以此歸咎六經。不任受也。

議院之設。於易養得之。乾者君德也。上九則亢龍有悔矣。悔之道。貞元遞嬗。是以用九則見羣龍無首也。羣龍無首。乃合天德。坤之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蓋民政之極。則君政將興。君政之極。則復行民政。然君政必參以民政。乃能無咎。故乾之上六。有亢龍之悔。而坤之用六。利牝馬之貞。

同姓不婚。周制然耳。若周以前。則五世之後。可通婚姻矣。西人言同姓爲婚。血脈不盛。亦指最親者而言。凡物相雜謂之文。故不欲專一。亦非僅以遠別也。陳蘭甫師云。周制百世不通婚姻者。蓋當時敬宗收族之法既備。有十數世不分居者。禁其不相嫁娶。聖人之權之所能及也。余謂北魏禁母族不通婚姻。英吉利國又禁妻之姊妹不得續娶。各因其俗。以著爲成例。世變勢殊。則亦不相沿襲也已。

焦袁襄此木軒雜著云。秦用李斯言。焚燒孔子之六經。以吏爲師。天下謂之暴秦。自漢以來。無不知尊孔子者。然秦乃明禁而明絕之。至於後世。陽尊而陰違之者多矣。尊之愈至。違之亦愈深。大約利歸於上。害切於民者。雖累數百年。困弊已極。終不肯變。此孔子之所大成也。則亦奚貴於表章其書。有

尙其道哉。謀國者誠知李斯之得罪萬世。則兩當以是告吾君。以實心行實政。然後可以爲孔子之徒也。余嘗謂中國政非三代。教非孔子。特美其名而託言耳。實則秦法愚民。至今用之。錮蔽日深。苛刻日甚。與高麗越南。積習不甚相遠。言之可爲痛心。焦南浦此條。能知孔教之不行。而貌尊而心侮之可惡。故具錄之。

剛刑極監等刑。苗民之刑也。唐虞以前。象刑而已。自夏以來。采用苗民之法。而肉刑遂爲世之大感。漢文帝成綏縶之言。去肉刑。眞仁人之用心。此舉高於三代。而後世名儒。尙往往有議復肉刑者。蓋見惡人之可惡。而未念人理之宜存也。宋以來。凌遲之刑。慘不可言。陸放翁已非之。近世錢辛楣亦以爲言。余曾欲疏言於朝。廣論刑法之苛。兼請除其極刑。毋貽萬國笑。積篇未成。奪職以去。然終欲與斯世之君子。立志除此而後卽安。蓋犯罪者雖無不可加刑。而行刑者不宜以此慘毒。施於同類。聞美國近日以電機殺人。使其不知痛楚。此乃至仁之術。後世必通行於寰宇矣。

丁特良格物入門。力學云。善用物力者。全賴預儲其力。或驟蓄其力而漸用之。或驟積其力而漸用之。均在隨地隨事。善於布置也。治天下者。當知此意。西洋格物之學。與中國儒者所言。有虛有實。而理自不易。故余志藝文。錄新譯西人各書。凡言格物者。皆入物理類。蓋取晉楊泉物理論物理二字以名之。雖不見前史。尙可爲目錄家所無譏乎。

今日之電學。視十年前之電學。皆爲土苴矣。他日之電學。又視今日之電學爲土苴矣。電者神也。至於神而其用不窮。不與萬物爲存亡。而萬物無不恃之以爲存亡者也。然吾得而斷之曰。電學之極。與佛學通而已矣。

西國婦女束腰。中國婦女纏足。其弊一也。然愛美好者婦人之性情。故雖有禁令。不能使之戢止。惟勸婦學。足以略變其風氣。使婦人日以學問爲樂。且胸中有數十百卷古書。自然不欲以媚術事人。而強裝飾矯以爲好者必當衰止。此轉移風俗之大道也。

中國文字直行。然以八卦證之。堯舜以前。書當旁行。一一兩爻。一則二字。作二則直行。作一則旁行也。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尤非兩字旁行。不足見其義。凡易家旁通之說。皆古文旁行之證也。以說文左形右聲。右形左聲字觀之。知古人旁行不流之道焉。

儒術託始於堯舜。道術託始於軒轅。以疆域而論。則軒轅廣而堯舜狹。以治道而論。則軒轅雜而堯舜醇。八股之制。名爲經義。而實無當於經。惟其所以能行七八百年而不變者。蓋亦有故。其初但衍古注之文。有似唐人之口義。卽五經正義。每章先釋經文者。亦略似之。其後入以理學語。又頗近宋人言理之書。歸震川諸人。則多摹仿歐曾文法。至明末人藉以譏諷時政。陰寓感慨。而大結一段。尤直指當時。於是又雜以策論之習。及清之初。王廣心尤倚章金牧諸人。研句浮華。取材綺麗。於是又參以駢儷詩騷之

體。二百年來。漢學日盛。援引古義。稽合字書。科場之中。主司好之。亦有以獲售者。於是又入以考證之學。故八股雖不成文字。而自古以來。文字之體。皆參用焉。各視其時事之所尚而改易之。此所以人人知其無用。而又未嘗不樂其可以售欺也。然困人聰明。束人論議。使天下民智不開。民力不奮者。啣喁暖姝之有害于家國也。欲變中國之弊端。其必始此也夫。

諧媚二字。中國數千年之病。其所以失天民之職。而爲世主所刳持者。胥在於此。思之令人恥汗沾襟。

寒極則流質皆凝。熱極則堅材悉化。此人目所見之輪迴也。出此軀殼。入彼軀殼。經此世界。過彼世界。此佛眼天眼所見之輪迴也。一信一不信。甚矣其蔽也。

凡數之至難者。以比例求之。而無不可得。天地間蓋無一物能逃於數者也。數之所在。理卽寓焉。凡理之至深者。以比例求之。而亦無不可解也。天下之物。亦無一物能逃於理外者也。惟有正比例。有反比例。有似比例而不足爲比例。有似非比例而適足爲比例者。此則惟窮理盡性之君子能知之。而非淺見寡聞者所能及矣。

西人醫學。事事求實。與中國古醫合。其有益於世固已。然人生於天地之間。方其生時。其形體與萬物爲緣。而其精神實與造化爲偶。不獨非器數之所能知。抑且非鬼神之所能測也。不獨今日電學未精。不

知其所以然。即他日電學既精。可以升天入冥。而其實證實悟之實。亦終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然則區區於其死後剖視脈絡。察驗筋節。亦但得其當然之理而已。且人之生於此行星者。其緣感既深。其肢體與四大五行。必事事相應。達者了然於心。順其自然。而不爲損益。則養生之道也。中國之醫。以草木傷人者猶緩。西國之醫。以金石亂性者實繁。此事與治國相似。堯舜猶病。吾不能信一切之詞。謂西醫之必可恃也。特其講明醫學之意。深得慎重民命之道。是可取耳。

各國圖謀弑君之黨。在俄曰尼赫力士。在法曰廓密尼士。西人通語之曰莎舍爾德瑪噶里。各國嚴禁之。然德意志之主則受傷。俄主及法之總統則被弑。其黨至衆。禁之而不能絕也。蓋有君者亦天下之公理。君以守法。而非以擅作威福。乃能合天理而保終命。今各國以人人有自主之權爲教。則有君終有害於自主之權。二說豈能並立乎。是以君政民政二說。迭相勝負。此則後來數千年變局之所由創矣。

小學不講。則人才衰。蓋人生十歲以前。未就外傳。惟母教之是聞。而中國女子。不識字者十之八九。又不知外事。其有家法者。能使小兒略知飲食之禮。事長之節。已爲最上之母教矣。其於學問之事。固百不一聞也。故婦學不明。則小兒之幼學已誤。及其差長。又使村學究教之。錮其聰明。苦其記識。卽世家子弟。亦不過求制藝之師。授之以弋獲科名之術而已。使非賢哲荒生。則中國漢唐以來之學問。且將漸滅。其不渝於野蠻蠻族者幾希。及今日而速改之。先重婦學。次設幼塾。以開民智。稍長則隨其志



趣。使入學堂。兵農商醫律算等事。各專一藝。三十年後。屢且人才。不高出列國者。吾不之信也。

孔子之教。非一人之私言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其言皆如是也。然刪之訂之。則出於孔子之手。故墨子所引書。及各家所記三代時事。其詞多異同。不盡馴雅。而六藝之詞。獨粹然無疵。即分今文古文。而大致可以互相備。不必如近五十年來諸儒。多重今文。轉輕古文也。今文古文者。漢東西京之異同。非孔門之異同也。後聖有作。據所可知。通所未知。灼然於治亂盛衰之源。天理民彝之正。其諸堯舜至周孔所深望者歟。

東漢北宋之風。爲後世所莫及。然尙虛之弊。則兩代所同。敦崇氣節。而不能不急求名譽。崇尚禮義。而不能不互爲標榜。故其聲華足以震後世。而其學術不足詔方來也。若戰國諸子。各明一義。而皆有不敵之精神。雖經秦火。而遺文佚說之僅存者。猶足以維持世宙。欲爲萬世開太平。則管墨申韓。各有可探。慎無爲迂儒腐論之所劫持。瞠目而論千古也。

以各國國債論之。中國今日之國債未爲鉅也。以列國取民之制論之。中國今日之取民未爲多也。然列國見其興盛。而中國見其頹頹者。何也。列國之民。與其國爲一體。籌其生計。保其利權。同其好惡。共其榮辱。而且發一令則上下共其利害。行一事則舉國公其是非。故雖取之繁而民不怨也。債之巨而國不病也。中國則事事相反。民窮而謀生萬里之外。其生死國家不問。其身家朝廷不恤。有貨物則征之。有

田疇則稅之。及其爲人所辱侮。則新置之。其甚者則官吏之魚肉。豪強之侵奪。盜賊之劫掠。教民之欺凌。國家悉聽其所爲。而漠然不以爲意。爲淵馭魚。爲叢馭爵。術莫工於此矣。而乃侈然謂民之難治。夫今日果猶有治民之志者誰哉。

國家之事。一有隔閡。則終古不能治。其隔閡之故。愈久則愈不能治。聾與聰雜。昏與明混。猶之種人。况其稂莠。何術以拯其末。是在知者。

龍與虎孰勇。鸞與鶴孰貴。蚯蚓雜蚰蜒豈其類。五雜俎。六鼻母。旁其維。傾則鉅。天則命之。孰饒孰素。康熙一朝。仁足以覆天下。然服尼布楚。定準噶爾。定三藩之亂。天子既習於兵事。而不好大喜功。休養中國之百姓。以全其力。百年之安。所以貽之者至矣。至如待俄羅斯之使臣。遣學徒於意大利。又用南懷仁於欽天監。以改定歷法。遺精算法之人。測量輿地。而繪爲全圖。其學與識。皆亘絕古今。及雍正朝而禪學興。乾隆朝而詞章盛。然以視開物成務之時。固瞠乎其後矣。

郭筠仙侍郎云。三代以下。西漢人好利。東漢人好名。唐人好利。宋人好名。有元一代。歷數短促。風氣未成。明人好名。國朝人好利。

黃種白種黑種之分。以色言也。東夷北狄西戎南蠻之分。以地言也。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用夷禮。則夷之。以教言也。因教而爭。因地而爭。因種族而爭。皆不至殺人盈野不止。聖人之仁。不至

此而窮哉。若以天眼觀之。豈其若此。故有平等智者。然後可以統一區宇也。

黃帝建都於崑崙。以羣書考之而信。禹貢序流沙西戎。德猶及遠。自殷周以來。疆宇日狹。平王東遷以後。中國日以多事。更不暇及西方矣。漢書謂張騫始通西域。蓋至是復通耳。不然。穆王之見西王母。秦人之得火浣布。豈九州之內所能盡耶。

英人之語言。今日幾遍寰宇。無他。簡則易行也。若俄人之用三十八字母者。其本國人猶厭繁難。何能通行於域外。中國文字極精。而同文之國。終不能多者。亦未嘗不坐此病也。

今理財之法。不爲民生財。而徒取民財。余既疏爭之。又屢見之於筆記矣。又聞近日頗欲行畝捐之法。自戶部尙書剛毅創之。而執政諸人皆欲行之。不獨與康熙朝 聖訓永不加賦之旨相悖。卽以目前農家而論。實爲字內至勞至苦之民。度買似道之流。仍當有稍不忍於乃心也。不然。既困以郵政。又益以印花稅。又加以畝捐。民不堪命。受其弊者。不終在國家乎。

分裂中國之說。不始於倭韓之役也。及倭韓事畢。各國乃愈汲汲耳。中國之民心。亦不復如前之固執。廣東孫文之事。所謂端之先見者歟。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况於人乎。金樓子曰。秋旱寒則多必煖。春雨多則夏必旱。天地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是以堯舜青華既竭。則人思囊袋而去之。桀紂惡貫未盈。則人且

執戟而從之。惟其時也。聖人不能爲時。而必不失時也。

宋王荆公之事。後人訾之者固多。服之者亦不少。平心而論。荆公論治。洞見本原之處多。荆公行事。能得本原之意少。然中國政黨之風。惟於荆公一見之。非唐之牛李。明之齊楚浙黨。徒以恩怨相報復者。可同日語也。

孔子之學。以仁爲貴。墨子之學。以死爲能。仁者生理。東方行之。死者堅強。西方行之。百世之後。教術迭盛迭衰。未可預測。然必有教而後政成。立政者欲張教權。則恐其不利於己。不存教黨。又不能行之於人。惟朱子之言。最利於君上。而不利於臣民。中國五百年一統之安。朱子有以貽之。中國數百年奴僕之酷。亦朱子有以誤之也。嗚呼。吾於程朱之功罪。可謂持平之論已。

有清武功。過於宋明。惟緬甸一役。傅恆乞和於緬。而誣奏緬酋請款。自是之後。遂爲外域所輕。孫士毅越南一役。全軍覆沒。抑又不誅。於是而英法肇毀。至於道光咸豐間。海禁大開。藩籬盡撤。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乃三十年來。事事仍遵道光間敷衍故智。種種繆戾。日積月累而不自知。後之修史者。宜以傅恆孫士毅琦善桂良諸人。及近日任事大臣彙爲一傳。摠論源流。庶幾牛渚之怪。然犀畢見。西人之言治者。舉推英國。中國之言治者。近亦亟亟然欲以西人爲法。而尤舉英國。然有必不可學者。有學之而民不堪其苦者。如大小狀師之類。狀師多而唆訟之風熾矣。窮民院之類。窮民衆而國政墮矣。

金錢一枚。不能購數日之食。平民之入款。不及十數磅者。不敢娶妻生子。民志亦憊苦矣。貧富相耀。而民心不平。懦者失業。則迫而自裁。強者無財。則欲廢國法。均產業。豈然不靖。民心亦悖戾矣。鑒之鑒之。無以其外觀之赫。而舉其可以戒者。并取而師之也。是在睿智之士。察於古今。審於情性。然後無爲後人所笑。則中國之大幸。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此西俗之不如中國者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中外之情既通。西人之取法於中國者。其在孝經一書乎。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百世可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周官。貉隸夷隸之流。掌與鳥言獸言。今蒙古人馭馬者。頗能與馬言。楊升菴錄自古能通鳥獸蛇蟲言者數十人。余聞西人云。將來有術。通鳥獸言語。大約鳥獸之音。所用字母尤少。可以物象其聲而與之言。惟蟻蝶之類。則其聲太細。其言語有無。竟不可知。余謂既有顯微之鏡。以顯極細之形。將來亦必有察音之筒。可以令極細之聲。加數百倍。使人能聽。特其端未兆。猶待後人耳。昔人視蟲如車輪。聞蟻如牛鬪。雖屬寓言。安知不皆徵諸實事耶。

人類之始。中國以爲氣化。至五帝三王之始。則各以爲感生。或吞鳥卵。或履拇迹。雖父不可知。而母則灼然有之。特可謂受生之異。而無關乎人種之初生也。蒙古書元秘史則以爲狼與鹿交而生人。西人書又

以爲猴與狗交而生人。皆以臆度言之。無關事實。至如盤古之稱。亞當之號。又誰名之。惟講地學者。知世界屢數。先蟲蛇而後鳥獸。最後乃有人。既有人而世界不復能生在人上者。此則確鑿可憑者也。近人以電學滋種植。傳消息。無所不用。電學日精之時。人必愈神於今日矣。電字從申。申者神也。虹字或體作艸。亦從申。虹從電出也。寅字上從宀。下從艸。說文但釋宀。不釋艸。竊意艸亦申字之筆劃小異耳。神漢人書作艸。故寅字從申。亦作艸。寅申者天地陰陽之樞紐。而神卽隨之。至於電學。而理數無所不通矣。

中國之言理之書。皆不分章法。不按次序。故外人譯之者。或以爲不及彼國之書。惟小學則說文一部。自始至終。具有次第。六經未備之理。觀於古聖造字。咸已洞徹無遺。有清以來。治說文者。尤窮心力而爲之。故能昭昭天壤。天之未喪斯文。於此可預卜也。

中國教法。以孝經論語爲極。故處世之理無不備。佛教以華嚴經爲極。故出世之法無不圓。西人之製造精。物理明。而辦事具有條理者。則幾何原本。爲言理之極也。此數書者。皆聖哲之言。徹天徹地。無一字之可非。是以能賅萬法也。

說文有極附會者。如爵之從卩。言取其鳴聲節節足足也。節節足足。總書中言鳳聲如此。節足雙聲字。此象其鳴聲。非取知節止足之義也。且人見爵字。何知其取義於聲乎。若卩之從卩。色之從卩。則顯而

可知。不可以爵字例之。

外洋如英法等國。皆以商爲本。明利害。然棄本而逐本。農夫日少。食物日貴。惟德意志國。兵強而俗樸。婦女既鮮。游士之譏。嶄嶄然日露頭角。未可限也。

民主之說。中國雖無之。而抱朴子詰鮑一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蒸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徒隸屬役。徒字以憲和由乎爭強弱而校愚智。

刻深。非木之願。拔鷄裂翠。非鳥所欲。天放之脚。蓋非萬物並生之意。其論甚偉。川所言。太半空理。如云。子若以混冥爲此等義理。何足以服鮑生之心。惟所云。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

近之。然治枉之官。非君子比。今西人用議院。亦足以治之。無事專其任於一人。是利在有法。非利在有君也。要之有君以守法。勝於無君而無法。然君權無限。則幾與無法者同。歷代以來。視人君暴虐之時。與天災流行無異。此則鮑生之言。未爲盡非。稚川之辯。毋庸深詰者矣。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君得其道。而士民報之也。用賈誼新齊義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言君失

其治。而他人取之也。用鄭義皇天無私。唯德是輔。故爲人上而不自知其應盡之職者。必亡之道。

近人王子懷侍郎德奏疏有云。自人視之。雖有中外之殊。自天視之。實無彼此之義。此言能見其大。詩曰。惟此二國。爰究爰度。上帝之眷下人。烏乎測之。

僞古文尙書。多集古人格言善論。亦無惡於世。惟舞干羽於兩階。七句有苗格之類。此亦略本韓非子。妄造事實。致後人重虛名而受實禍。七世之廟語。紊亂殷人廟制。以求勝於鄭義。五子之歌。亦與夏時事不符。凡此等皆亟宜刪除。毋誤後來學者。惟其言純粹有所本者。則姑存之。但不尊之爲經可也。

隋文帝嚴刑。周世宗好殺。故皆一傳而亡。傷天地好生之德。是謂不仁。未有能久者也。世宗好殺而亡。錢辛楣先生曾論之。

官至於捐納。捐納之官。至於道府州縣。此六朝五代極亂之世之所不爲。而康熙以來。毅然行之。此四夷交侵之先兆也。漢桓帝鬻官。至三公亦可賣。然猶非設爲定例。若今之富人。入資得以臨民莅政。是真以富制貧。異乎以賢治愚之術矣。於此而尙言澄清吏治。天下果可欺乎。



工與商。論藝商不及工。而商人之所入。恆多於工。今各國之工。半由藝學院出。則其志業漸與士近。而不受制於商。鐵路輪船製器等事。皆出於工。而商得其利者也。如能仿商會爲工會。重工過於商。則化學必日精。而藝事必日盛。中國此時。商則未有公司。工則不諳學問。任轉移之責者。於輕重之間。略加之意。無難祛各國之弊。而專享其利也。

孔子曰。恭以敬。可以愾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士。如是以治民。豈患民情之不豫哉。詩有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墨子先學孔子之教。

見淮南  
要略訓

既而改從夏禮。論語記孔子之言。則曰吾從周。公羊述孔子之意。則曰變周

之文。從殷之質。蓋三統循環。聖人無偏黨於其出。各因其時其地之所宜而已。冬而衣裘。夏而衣葛。豈有是非於其間哉。亦各稱其時而已。彼執一成不變之說者。法家之弊。不足與言經世之大訓也。

伏羲爲儒家之始。神農爲農家之始。黃帝爲道家之始。有巢爲工家之始。無一術不規於神聖。惟中國書籍。務求訓雅。不通俚俗。又後世九流之學。惟儒家道家獨在。於民生日用切近之事。皆置之不講。禮失而求諸野。正當取西人之學。以裨中國之不足。然後世如撰農家工家等書。可隨各處之方言。及民所共喻者言之。不必效齊民要術營造法式之過求淵雅也。

鮮卑之語。通行於北朝。而今無存焉。然其名物稱謂。必有融入趙魏燕齊之士語者矣。婆羅門之歷算樂

方。箸錄於隋志。而今無存焉。然其道說舊方。必有留於唐人算術醫書者矣。有心人細爲鈎考。猶可以稽十一於千百。暇當略疏數事。以發其端。

羅馬破希臘。而習俗爲希臘所移。金元入中國。而風氣爲中國所轉。武事足以致霸。文教足以治民。自然之理也。若兩國各有教化。則受滅之國。其教難於自存。羅馬滅諸國。而諸國之本教盡亡。回教入歐洲。而歐民之舊教幾變。皆其驗也。百世之後。言語文字。處處皆通。聖哲挺生。詳察天人。之故。總持各教。誘掖斯民。可以啓三千年太平之運。過此以往。非所知也矣。

馬其頓王亞歷山德。死時年三十三耳。若其長年。其遂能爲蒙古成吉思汗乎。羅馬塞薩爾。慕亞歷山德。然其材武。實尙遜之。近世法朗西拿破侖第一。其蓋世之雄也。而遇英將惠林登。始終未能得志。故論英俊者。當視其敵之堅瑕。而不能盡論其事之成敗。漢光武之中興。易於高帝者。無項羽之堅敵也。魏武帝之得國。難於司馬氏者。有孫劉之勁對也。

神仙之學。至迂誕也。然其返觀內視。足以開後世之醫學。其調鉛煉汞。足以開後世之化學。臭腐化爲神奇。此類是也。朱子以爲飛昇不難。陸桴亭以爲仙道可學。凡有異稟者。必能爲之。此則在通人心知其意耳。

列國之中。不獨俄法英主代興。如日耳曼綏典。其主亦多賢主。惟英吉利則從無特出之君。其得美譽者

。亦不過謹守成憲而已。若格朗空之迹。終非正軌。且其材力遠不及羅馬之辱大隈。近不及法郎機之食破命第一。不足數也。然英之國勢。則駸駸日上。蓋一則由於議院之有權。而議紳皆有學問。明于天下之故。一則由於將相之得人。既有文武才用。又能盡心國事。故其主優游無事。而福壽日隆。議者因謂君民共主之政。可以長治久安。然使其學術頹廢。人心苟且。則亦未見其無敵。天下事固未可一端盡也。且自甲午乙未以來。不三四年。而英國權勢聲望。亦稍替矣。

心思神識之用。釋迦之學盡之。耳目官骸之用。今西人格致之學盡之。然其端皆莫先於中國。所謂物生於東。而成於西也。

摩里斯格之衣服語言。西班牙奪而易之。波蘭之風俗文字。俄羅斯滅而禁之。蒙古則東據中國。卽習儒風。西跨歐洲。旋漸回教。今喇嘛輩出。教染紅黃。佛教又盛行盟部矣。變人與受變於人。或則以強。或則以弱。要之舍己以從人者易。強人以順己者難。

文中子言。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朱子聞人稱金世宗爲小堯舜。云。他能勤政愛民。要做大堯舜。亦祇好由他。九夷非陋。有君子以居之也。淪胥以鋪。無聖治以拯之也。天下之所甚愛惜者。教法傳自先王。斯文留于聖哲。故人瀕死亡。歷有武志。然政治之弊。乃足以爲淵駭魚。爲叢毆尉。吾獨奈之何哉。

文中子關朗篇。子曰。委案委下疑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所謂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余謂自秦以來二千年。法制略有改易。而其相疑相伺之術。則有國者享其私利。視爲祕傳。而不肯變益變改者也。先君子詩云。而今事事皆秦法。莫怨商君罵祖龍。蓋蛇豕之爲害久矣。文中子得不爲知言哉。

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見風俗通蘇洵之論諫。亦宗此旨。然後世君臣之禮太嚴。跪對之時。屈膝卑已。何能盡意諷之一字。親臣大臣之外。未易言也。惟狷介之言。其詞既真。其義自明。卽君不能行。而使天下曉然於事理之所在。其益尤非淺鮮。天民之職。恆必由之。不可專求婉媚之詞。一失則入於諧媚而不之覺也。

孔子言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蓋當時魯君積微。權在季氏。故孔子言此以警世也。若君積威以凌其臣。視之奴隸不若。則天民之職。當永矢弗諉。高尚其志。不能與世共仕汙辱之朝矣。言各有當。事君者宜知之。

國家無道之時。不獨不能任賢臣。必思所以除之。其除之之術。或示意於言官。或指目爲朋黨。誣其名節而不使之辯。坐以罪狀而不明其故。實則巧用其誣陷之術而已。夫國家至不能以理勝人而出於誣。雖挾其威。而可恥孰甚。且亦未有能久者也。漢唐宋明之末造。皆出於此。而其術乃每變而愈工已。

佛氏梵文字母五十字。惟盤字止不生。與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正同。未知著悉盤者有取易義否也。而其數則可謂巧合矣。

經學中今文家說。具有本末。古文家則有中庸之名。轉恐不免涉騙。近世言素王改制者。士流多有之。然推本堯舜。下極三代。孔門之說政教。如是而已。若張皇幽渺。務求宏大。或反失之。

傳說上爲列星。或以爲莊叟寓言耳。佛氏淨土之說。信之者真有往生之據矣。李提摩太八星之一摠論。亦以爲造化主可導人靈魂。遍遊各地球。余意此等皆可以理言之。不必謂爲荒唐之說也。人食地上毛。足故不離土。晁以道詩。實本釋家之旨。卽以西人之學言之。人受地之攝力。亦以其質重耳。若能操練神識。消鎔渣滓。別受微妙之身。則既非地水火風湊合而成。自不與地水火風世界依持而住。豈獨各星可以周流。卽太空亦何非實境哉。且地球日行一度。人亦與之偕行。日與恆星之光。或頃刻而至地上。或五六百年而至地上。人並受其彩耀。則就此五濁之身。而所與爲緣者。實已徧周沙界。於是盡神識之用。又孰從而限之。莊方耕侍郎。解易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以爲不思淨土。是佛家菩薩不肯出世之旨。於易義雖未必有當。然能知人之心神。非閻浮世之所能囿。固勝於夏蟲不可語冰者多矣。

唐以來。科第之重。積爲風氣。世家大族。惟以此爲乘除。自有清康熙間開捐。初則知縣可捐。嘉慶道光後。則知府道員亦可捐。京職郎中員外以下皆可捐。仕路大開。雜流並進。由捐班起。內仕至尙侍。

外任至督撫者。代不乏人。其由保舉軍功起家者。又十之三四。科甲出身之員。較之乾隆以前。得官者減半。較之明時。則得官者十之一二耳。然民間猶積重之。議婚媾。論閥閱。非是不貴。蓋千餘年之故俗。非國家之力所能變。而國家因此以籠絡斯民。其計固甚得也。

王船山以爲君臣夫婦之倫。至秦而定。

見詩何漢傳

然則三代之盛。果不如秦乎。秦築懷清之壘。其刻石則嚴

寄緇逃嫁之刑。似矣。然其宮闈之間。果有闢雉若首之化乎。封建之世。君不純君。臣不純臣。至秦而一家天下。其責臣者無所不盡。然責臣以忠。而使臣以禮之君。果有之乎。夫五倫之際。以恩以義。而不貴以名以法。使臣道婦道日苦。而束縛於名法者。秦爲之也。恩義日微。而挾術以相通。爲君爲夫者。亦日恣睢。而樂受其名。亦未嘗不陰受其害。其弊固不可勝言。而宋儒又從而獎之。船山論治。不爲無見。乃於此失之。且推秦過於三代。誤矣。此所謂論成於積重。卽豪傑不能以自振也。

捐監生之說。自明大學士邱濬創之。王船山臨夢。猶深誣其嚮士。乃咸豐以來。則舉人亦展開捐矣。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大夫無恥。則國家終受其病。况國家明導以無恥。士何所不至乎。自義黃以來。失政體之事。未有過於此者也。

孟子曰。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如中棄不中。才棄不才。則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此爲中與才之賢父兄言之也。然何堪令不肖之子弟聞之。聖賢之言。賢者所敬而畏。而不肖者之所資爲利者也。使不肖者有

所恃以自恣曰。父兄應養我者。如不養我。則彼亦譏其不肖。而賢父兄則無論受累如何。斷不能棄不肖之弟子。以任其自新。於是流離飢寒之禍起。詬誶怨戾之情迫。且將并其賢與中之子弟而不能養。而治家之道遂窮。吾見親友中。受一人之累。而致一家磨滅者。比比也。惟西國有游惰之刑。而子女至廿一歲以外。不能不謀食。故人人皆有衣食之迫。而無庇廕之恃。其國以強。而人皆有用。雖敬宗收族之道。或有未備。而以不肖累賢者之事。則斷斷無之。有王者起。以國無游民爲第一義。所以化無用爲有用。而保全才與中之父兄者。卽在其中。此殆實諸三王而不繆者歟。

救溺者濡。逐逃者趨。徇世者不能恤己。佐饒得管。佐鬥得傷。輔人者常慎所從。

祠祭之設。所以使人敬仰而效法也。近世專祠。不下千百。舉其名氏。人且不知。徒奪人之居室。以爲鬼之廟享而已。必不得已。除一二高勳巨烈外。許其彙祭。而不許其特祭。猶不失矜慎之意。又况數年以來。其建立專祠者。稽其功名。則不過曾隨軍中。濫得保舉。刻扣兵餉。旋擁巨資。比其死也。子孫或以情求。或以賄進。當事者遂爲其奏請建祠。感世誣民。於斯爲甚。

有明之亡。無一成之旅。足以自立者。士心未去。民心未去。而流賊覆之。如摧枯焉。新朝取之。如撥芥焉。其故何哉。君與臣相猜。內與外交闕。舉一事。成敗未著。而俄然易之。發一言。是非未定。而羣起爭之。所謂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者也。二百年來。鑒前之失。上下之相猜雖甚。而巧用其誣。內外

之交關略平。而各售其詐。舉一事。則此省忽行。彼省忽止。而政府交從之。發一言。則此人忽是。彼人忽非。而當其兩解之。無所謂國是也。悠忽而已。因循而已。不恥於輸情敵國。而意在防民。不值於削地厚鄰。而術在拒諫。舉四萬萬之身家性命。置之於若有若無之中。但圖旦夕之酣睡。神州陸沈。正坐此矣。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大聖猶懷憤激。吾儕猶人。豈能忍而與之終古耶。

讖緯之說。東漢盛行。六朝凡禪讓之際。諛媚者皆博徵繁引。以爲氣數之必然。自隋人禁之。宋人非之。後世雖仍不絕。而敢以此陳於朝廷者。亦無幾矣。邵康節元會運世之說。以小數之偶中。而臆測天地之成毀。尤爲識者所譏。惟五行之志。歷史所傳。人生天地之中。氣數亦默爲之主。通人行事。但論是非。不顧利害。固不必問氣數之何如。而術數家一得之月。亦未嘗深斥以爲謬妄。如世傳燒餅歌。二十四旗難蔽日。鬼關遼陽舊家鄉。則應光緒甲午之變。瞭如指掌。又同治間。曾國荃於田家鎮得碑。有遍地龍蛇走馬。五洋大鬧中華。說者謂電報鐵路。似龍蛇走馬矣。其末句云。緊防二八交加。說者以李鴻章行二。孫毓汶行八應之。丁酉夏間。王文韶於天津得碑。又有售地東至海。西至山。南至劍各。作此各字北至長城之句。其意未知何指。聞之者又不勝附會矣。至歌謠之辭。俗語之驗。尤書之不勝書。此史家異口所取材。而五行之志。所以不必廢也。

分裂中國之說。二十年來。愈有形迹。近日又有太平會之說。此春秋向戌之弭兵。戰國宋經諸人之偃兵



。凡用兵之時必有之議論。亦斷不可恃之事也。又或謂百年之後。五洲必皆爲民主之國。於是可爲太平之世。此亦絕不然之事。美利堅之民主。今已弊竇叢生。法國君黨之人。至今日甚一日。其能久保民主之政與否。未可知也。中國之分裂不分裂。不在君主民主。而在政事之是非。變則存。不變則亡。汲汲入太平之會。與國祚永短。絲毫無補也。今爲中國計。惟君民共主。廣用各國之人才。兼采各國之政術。舉二千年來否隔之氣而通之。晦昧之識而昭之。行之一月。可以聳四海之耳目。行之十年。可以致一國於文明。綱舉目張。屈指可待。孔子有言曰。吾欲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土崩瓦解之亡。不如魚爛而亡者爲尤慘也。土崩者猶得名爲土。瓦解者猶得名爲瓦。魚爛則不復知其魚。且不復能永其爛矣。詩曰。螟蛉有子。果羸負之。人以爲似我。而我則化矣。其化也。亦何所不至哉。

墨子非樂篇。言古聖王聚斂民財。以爲舟車。呂氏春秋察今篇。言舟車之始制也。三世然後安之。然則初有舟車之時。負販者必以爲奪其自然之利。而涉川者且以爲有轉徙之憂也。乃聖王初不之恤。且取民之財而毅焉爲之。蓋不獨知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以工商之事。使民自爲之。則一手一足。其成效必無可觀。不如以天下之財。濟天下之用。可以與大利而貽萬世也。今世鐵路輪舟機器。遍行宇宙。此宜盡中國之力。舉此大工。不必慮其有利無利者也。戶部獨斤斤較量。欲歸商辦。商既無力。而坐使

一國之大利。鬱而不興。貧弱如此。遂以不振。當國者豈得辭其責哉。

自後魏周齊金元。入主中國。未嘗不自重其族類也。元人尤甚。南人不如漢人。漢人不如色目人。其國之大政。軍旅之事。概乎其不得與聞也。然其部族。皆僅能以戰陳開國。而不能以制度臨民。故魏孝文金世宗。皆沿飾以中國之文明。冀得彌縫其闕。今其遺種僅附存於中國。而拓拔鮮卑完顏之不復能自成族類矣。豈非自歧於中國之故耶。盛則獨享其利。敗則倍受其害。亦事理之必然者也。

風氣之異同。由於山川。有鐵路輪舟。而山川不足以限之矣。禮教之盛衰。由於風氣。有學堂報館。而風氣不足以阻之矣。至於民性之強弱。國俗之奢儉。則時爲之。地爲之。一時之人才主之。有一人而可以關數百年之得失利害者。有一事而可以關千萬人之身家性命者。易曰。知幾其神。君子當其位。遇其時。其以知幾爲務乎。

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事異大小。而是非倒置矣。越人讓妻於兄。匈奴妻母於子。地隔遠近。而是非迥殊矣。古之所是。今以爲非。今之所是。後亦或非之。時異久暫。而是非遞改矣。物論不可齊。然於然。不然於不然。一任其吹萬不同而已矣。

國弱而恃人以苟存且夕者。其氣象最慘。其智慮最淺。高麗自甲申以來。恃中國以自存。自甲午兵事起。而中國不足恃。遂改而事俄。而俄之謀併吞之者。且急於日本也。中國則自曾惠敢任譯署後。極意聯

英。然未得其要領也。朝鮮兵事起。英合於倭。玩我於股掌之上。乃知英之不足恃矣。俄而和議既成。俄人合德法爲我索遼地於倭。於是改而親俄。遣重臣。立密約。以爲俄可以護我也。一切整頓變更之政。悉視爲緩圖。分隔漢人之見。更倍於曩日。乃丁酉之冬。德人忽取膠州。俄人袖手不置一辭。又始知俄人之不足恃矣。邇日俄且索我旅順大連灣。英且欲保護長江。倭人迫不及待。又將與我爲難。於是朝廷皇皇焉。以特科歲科爲求人材之地。以昭信股票爲借國債之根本。毅然裁兵。爲節省費用。臨渴掘井。且大臣之才。皆不足洞見時勢之本末。所行者其效亦正可觀耳。南洋之中國流寓。已行割辦會。各省之盜賊充斥。已無復安土。陽九百六之會。乃至於此。異哉。在位王公大臣。重性地謬。以釀奇禍。可不謂應運而生者哉。

近時意大甲國某者。擬興傳電之法。可不用線。李提摩太爲余言。其法用以脫而不用電。余謂後世若精於用以脫。則可以浮游地球之外矣。

不立太子。波斯之法也。見通典然君老子多。此法略可息爭。若國君無子。近支乏人。則覬覦之心。人人

皆有。或營謀妃后。或交結近侍。或憑賴武臣。無所不爲。一旦有事。變生俄頃。識者所爲深慮。宋仁宗之預擇英宗。高宗之預擇孝宗。可謂防之於早。此又以先立太子爲杜變之策。事有不可執一者。此類是也。

哲學家有多元一元之分。易齊乾元統天。故日本人以儒家爲一元之學。唯釋家以無始無終言之。可謂不囿於羣學者矣。婆羅門之二十五有。摩西梭都斯得之三神。奚能與皇絕無對。相提並論哉。

近時宗教之事。天下一家。爭競將熄。稽求亦易於昔時。可無仇殺之殺矣。然而回教之新舊。各不相能。猶有河州之役。猶太雖欲改禮拜以同天主。而失國之恨。終不能忘。惟孔子之教。上取法於堯舜。下無忤於時君。故雖有漢宋之異同。而不致干戈之互讎。則儒字之義爲柔。其效固若是也。宋學之競以程朱。而與陸王異說。而二百年來之漢學。則又以古文今文之不同。而大生齟齬。蓋宋人重性理。性理必日澁而益深。故人多喜新。王學出而程朱稍絀。漢學重考證。考證之學。則愈古而愈奧。故人惟搜舊。西漢之學盛。而東漢之學頹衰。且有視歐洲之修教。而願爲孔教之路德者。不知六經具存。立說偶有參差。而教規毋庸區別。徒爲識者之所笑耳。見耶穌之教堂裏。則欲廣營孔廟。視西俗之禮拜行。則擬增加祭期。此與兒童之爭餅餌何異。亦何關於如天之聖德乎。

有等而後有平等。今之言平等者。不知等者也。或問禪家曰。佛法平等。何以這山高。那山低。禪者答曰。佛法平等。所以這山高。那山低。此平等之真解也。墨者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夫既有始末。而何得謂無差等乎。斯亦以才陷盾。不能自解者矣。

神仙之學。電學也。佛菩薩之學。以脫之學也。故神仙長留劫。而佛學不畏留劫。

格致之學盛。而五行之術衰。然古今以來決疑數學。不可廢也。格致之學窮。而神祕之學起。然列國所有妖術邪教。不可行也。此之消息。主張學術者宜知之。執持國政者尤不可不知之。

西人曰。二十世紀。神祕之學。將大開矣。東人曰。西人學術。千餘年來。平滯已極。宜有是焉。

天地昭然。萬物森著。唯物之論。其可恃矣。眩者易東西之位。聾者借雷霆之音。故唯物之論。不如唯心。雖然。唯心者轉識成智。以無漏爲智。則物不遷。心亦無固矣。此作聖之基也。

哲學善疑。疑則萬物之理。可以闡發無遺。此所長也。然未經鍛鍊。則此心之所知。殆亦如太末蟲之處。處能緣而已。知行合一。未易言也。然則世之推邇來哲學爲完全哲學者。余未之能信也。

薈

屑



又冠豈蕭顧苒五十晉羅晉明宗宗



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集解引鄭注云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號能警戒其國疆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與鬯也

易有太極鄭注云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文選注十九按此陸子靜之所本

九師道訓回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文選七啓注張平子思玄賦云利飛遯以保名余謂論語

斯舉矣翔而後集飛遯之義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苟無明王則寥廓高已耳遯世無悶非君子之所樂歟

郡國志曰金河府青臺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與六宮遊戲因歌曰青臺雀青臺雀

山採花額頰著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八引案此所引後魏郡國志也余按此歌不見於他書明馮惟訥詩紀亦失載

釋寶唱比丘尼傳齊集善善寺慧緒尼本姓閭邱高平人自移集善寺足不入第者數年入齋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請作七日禪齋不得休案尼詩傳世至少故錄之詩中所云老周亦不知何所謂也

華嚴經卷四十一十定品云譬如月輪闍浮提人見其形小而亦不減月中住者見其大而亦不增此言月中有人住則月非死地球也

卷五十如來出現品云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散壞是故說地輪依水輪

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三千大千世界而得安住

佛說處胞胎經今西人所作蠟人肖胎中變化每七日一變正與經合佛具一切智豈不信哉

通典禮二十四引孫子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輕車爲後殿也案今所傳孫子十三篇無此文其文亦不類錄以俟考

又云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

類聚九十二張顯析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彗星不如一月明

嵇含遇蠶賦引諺曰過滿百爲蠶所螫御覽七百四十二此後世功過格十過百過之所出

圖墓書曰冢前左右有小岡如投筭相連數里名爲導引岡葬之出富貴又曰經言葵遇

沈岡遠至二十年皆絕世無後葵遇浮岡隨世沈浮著土必安終無災厄葵遇飛岡奕世

富貴亦出神仙藝類聚文卷六

圖墓書曰一崗三頭相連無有頭尾狂顛絕世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九

圖墓書曰青鳥乃默皆聖人也記人生死所由御覽四百一

鳩摩羅什僧肇等所注維摩詰經頗言外國風俗今集而錄之

方便品肇曰外國諸部曲皆立三老有德者爲執法人以決鄉訟攝長幼也 又曰外國  
滯人別立聚落凡豫士流目不暫顧 又曰利利王種也秦言田主劫初人食地味轉食  
自然粳米後人情漸僞各有封殖遂立有德者處平分田此王者之始也故相承爲名焉  
又曰婆羅門別有經書世世相承以道學爲業或在家或出家苦行 又什曰外國法  
取歷世忠良耆長有德者用爲內官化正宮女也

弟子品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什曰迦葉母姓富蘭那字也末伽梨拘睢梨子什曰末伽  
梨字也拘睢梨是其母也刪闍夜毗羅胝子什曰刪闍夜字也毗羅胝母名也尼犍陀若  
提子什曰尼犍陀字也若提母名也按六師之中四兼母名此只外國之風俗矣 又什  
曰近毗耶離城有園林林中有水水名獼猴池園林中有僧房是毗耶離三精舍之一也  
問疾品什曰外道經書唯知有三大病不知地大佛法中說四大病 又曰外國法從生  
至終所作福業一一書記若命終時傍人爲說令其恃福心不憂畏也  
不思議品肇曰由旬天竺里數名也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  
觀衆生品什曰如有方寸金剛數十里內石壁之表所有形色悉於是現  
佛道品什曰外國破敵得勝剛豎勝旛 又曰外國有奇妙藥草或似人形或似像馬形

以象馬者有人乘之徑凌虛而去或但見聞此藥眾病即消

香積佛品長者主月蓋什曰彼國無王唯五百居士共治國政今言主眾所推也肇曰毗耶離國無有君主唯有五百長者共理國事月蓋眾所推重故名主

初學記卷三云按爾雅曰蟋蟀蝥劉劭注云謂蝥蟻也孫炎云梁國謂之蝥郭璞云今促織也按此列劉劭說在孫郭之前未知即撰人物志之劉劭否又謝啟昆小學考亦未載

此可補其缺也

初學記引劉昭幼童傳亦作劉劭此當是魏劉劭作趙都賦者也

後漢書儒林尹敏傳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劉原父曰案文謂當作爲後人不曉爲謂多相亂也廷式案宋人文字以爲多作以謂本此

初學記卷三阮籍大人先生歌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縣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類聚九十一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保乾當是保乾圖緯書有漢武帝時事則謂始於哀平者猶非最早之時也

通典五十四載秦始皇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屬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注云文出晉太康郡國志按此文不類秦文其述禮義仁孝亦非秦法也然詞意與僞古文尙書

正相類蓋當時別有此種風尙不獨僞尙書僞家語且僞秦碑矣

俗說曰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隼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類聚

六十  
八 奸雄舉止要自異人

山東蓬萊陽有初姓相傳云本姓祁以誤書作初遂改姓初恐非也永樂大典卷二千四百六引千姓篇云初出何氏姓苑宋初房舉賢良方正然則何承天書已載此姓矣又引氏族略云宋初房舉賢良方正熙宣登科密州人元豐初西美鄆州人初汝爲登州人然則初本山東之舊姓矣特久無名人故俗語流爲丹青耳

近人如張姚殷李陸費許鄧皆新併合之雙姓

滿洲薩克達氏自云本姓祖乃祖士雅之後瓜爾佳自云姓關完顏自云姓王他塔喇自云姓唐

宋翔鳳過庭錄卷十曰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之說以資爲取云云說在孝經疏又定四年疏亦云云說具於孝經疏按此兩疏則有公羊疏又有孝經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宋董道以爲徐彥隨經籍志有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孝克或彥字然不可考矣廷式案文二年疏其天子九虞者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云云之說左氏傳疏然則作疏公

羊者豈又疏左氏乎宋氏偶未檢耳疑其所言謂孔冲遠正義耳

通典六十一載武后延載元年出繡袍賜文武三品以上官其袍文各有訓誡又銘其襟背各為八字廻文其詞曰忠正貞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冲順彰義忠慎光  
康正躬奉謙感忠勇此正仿南海女子般革鑑銘也翊政當作政翊感當作盛於韵始諧  
北堂書鈔卷九十七引鄒衍別傳云鄒子博識善敘事有禹益之鴻才道深東海名重西  
山日月不能亂其暉金玉無以比其貴案羣書所引別傳惟東方朔西漢人此乃為周人  
作別傳可怪也察其文筆當在晉宋以後蓋關尹內傳之類也

北堂書鈔卷一百引稽康集康著遊山九吟云云此乃李康之事陳氏誤改作稽康其他  
若此者正多

書抄一百四鄭氏婚禮謁文讚云九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圖邊寒按陳俞本作圖邊不辭

應從孔本御覽八百三十鄭氏婚禮謁文讚曰長命之縷女工所缺七為例寒按覆末本御覽不缺文曰女

工所制縫君子八百三十六郭氏疑亦當作鄭氏婚禮謁讚文曰金錢為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

錢用不止九百一十三鄭氏婚禮謁文讚曰含利為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饑侃按

此書馬氏玉函山房輯之古雅可誦又晉書禮志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

存可讀

類聚九十二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鳥雄雌相類飛止相近

書抄一百一十一蔡文琰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懷凱風之思作詩言志

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案此二語不見十八拍中固偽作也

書抄一百三十六秦嘉婦與夫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二枚又云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拂

塵垢御覽七百六十秦嘉婦與夫書云今奉金錯盃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盃一枚可以服

九十七秦嘉婦與夫之酒卷七百十七秦嘉婦與夫書曰今奉殿器中幾物具御覽六百

書曰今奉細布襪一量御覽八百十六御覽六百八十八高惠

書抄又引高文惠婦與文惠書云今奉織成襪一量御覽六百九十七高文惠婦與

文婦與惠文書曰今奉總恰拾枚文惠書曰今奉組生履一量

鈕滔母與從祖虞光祿書曰賜琉璃盃晉書食貨志不載鹽志惟北堂書抄一百四十六引晉令云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

刑主吏二歲刑又引晉中興書太元三年詔曰鹽者國之大利以此推之知自西晉已禁

私煮而東晉則大資國用矣不知唐修晉史何以不置一辭此知其疎也郭曉有鹽池賦

八百六十五引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廣志曰鹽多側于海濱但未必千里相比耳

河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皆生於水北湖中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如細石

子晉太康地志曰安邑有司鹽都尉別領兵五千 又案晉書職官志云鹽鐵金銀銅錫始平光竹園別都宮室園苑

園皆不爲屬國知西晉之時制侯國不得擅鹽鐵之利而已

國初之儒都由史學入故說經頗粗而堂奧閎深乾嘉諸儒之學多由小學入故說經頗的而氣象狹小主持一代學術者當知之

南北朝殺戮士大夫故生其時者氣多危苦佛教之所以盛也宋明優容士大夫故生其時者氣多舒暢儒術之所以盛也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據此則歐陽率更已見此書非李荃僞造也褚登喜寫本或亦可信然以詞意觀之實非唐以前書耳

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太公六韜云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御覽一百五十七亦引之下有党之党謂之羣之語

引之一語 按朋黨二字當出於此

陸機與弟雲書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 類聚八十六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搗打打丁德耿切陸法言云都挺反吳言今不取也（按此等恐出附益非琳本書）是日本所傳吳音指廣韻而言今其國僧家啐經猶有漢音吳音之

別



漢李陵詩曰鳳皇鳴高崗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

張湛養生要集十卷著錄隋志書已久佚今略爲集錄以存一家之舉文選二十一注養

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載之數性壽之物也

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睡此即其所以爲

服氣養性者法焉初

學記卷四養生要集曰朮味苦小溫生漢中南鄭山谷五月五日採之御覽八百三十九

養生要集曰秬稻屬也稻亦秬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秬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

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痰無肌膚秬米味甘主利臟長肌膚好顏色初學記卷

二十七御覽八百四十一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麻子

一名麻蕒一名麻勃御覽一百四十一亦引之文選五十三注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

害目御覽七百二十養生要曰旦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額上至頂上滿二

九止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兩手引兩耳極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閉氣

右手從頭上引左手二七止次引兩髮鬢舉之令人血氣流通頭不白又摩手令熱以摩

身體從上至下名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除卷二十八養生要集南陽

張平子云冬至陽氣歸內腹中熱氣入胃易消化又曰通歷數家等法推考其紀從上古

天元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初學記二十七養生要集曰秬米味酸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又曰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呂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以後無其人曠絕二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范蠡爲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強率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至千萬再散與貧按此卽貨殖傳之本意伊尹素王九主之法此其一也後世以商賈立國者可觀諸此

晉起居注曰武帝咸寧元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御覽三百四十五男子蓋處士布衣之稱孔融稱魯國男子是此類也今晉書作

處士轉失其實

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五引世說曰桓宣武之誅袁真也未當其罪世以爲冤焉袁真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妊焉生元及篡亦覆桓族識者以爲天理之所至此條今本世說脫去又三百六十引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洲遣妓女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觀望忽見一流星從天直墮盆水中瑩然明靜薛郭二人更

以瓢酌水皆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卽覺有娠遂生桓南郡按此與所引世說不同然可知桓玄之母爲馬姓也

六韜曰方胥鐵楮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于二百枚一名大楮

此條見御覽三百五十七錄以備考許叔重曾注六韜他書所未見也

御覽二百九十云武侯兵法曰軍有七禁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云云凡四百言此真節制之師非如後世心書僞託之可比也又三百十三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逆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戰鬪之利唯氣形也

晉書職官志曰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及蜀破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諳練之是武侯兵法晉時實有傳之者

焦里堂易餘籥錄俗語云葉落歸根文選禰詩注引翼奉風角云木落歸本余按此非俗語所出也壇經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俗語蓋本諸此里堂不甚檢釋氏書故忘所從出耳

顏容釋例曰舜居西域本曰媯汭

御覽一百六十八

穎容春秋例曰著述之前有司馬遷楊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即馬融鄭元其所著述違正義者略舉一兩事以言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同周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御覽六百六

穎容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永經穀水篇注

春秋左傳桓五年正義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日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在

於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又云傳稱秋火雲此秋節穎氏之五月

穎氏以爲再命稱人

襄二十一年正義引釋列

孫仲寄妹臨亡書曰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令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

御覽七百

七十一

按魏志臧霸傳孫毓字仲泰山人此當是毓作嚴鐵橋全晉文失載又按當是對宋之孫仲之

鄴洛鼎峙記曰廬道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經虔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御覽五百十七

范子曰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御覽二十三

據此則周髀一書計然已引之眞周時

古籍也然夏至三光盛一語今本周髀乃佚之

余前得世祖御製袁皇后棟鄂氏行狀既恭錄入知過軒隨筆證以吳梅村祭酒詩李仲約學士從余處轉知固昭然矣茲又見釋法性筆中傳抄詩十八首云相傳爲聖人證佛後作未知確否姑摘錄三首一云朕爲天下山河主憂國治民事苦煩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閑一云祇因當初一念之差黃袍換却紫袈裟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落在帝王家一云十八年來不自由征南伐北幾時休我今拍手歸西去那管千秋與萬秋續指月錄卷十九玉林通秀禪師到京聞森首座爲上淨髮卽命衆集薪燒森上遽許蓄髮乃止按誘到京在順治庚子此十七年事也董含三國職略云世祖自製釋號曰慧囊

盛京藏 列聖御容有高宗携容妃和卓氏射鹿圖鹿前已著射高宗騎追之顧而取箭容妃馳馬以箭致之高宗繪畫畢有每年曝晒時將軍都統當敬避云此條盛伯希祭酒述延樹南尙書所說又李仲約侍郎云高宗晚年繪行樂圖必與容妃偕及道光時以不便崇奉悉改爲倚石圖此聞之潘文勤者據此二說知王闈運文集補列女傳一篇稱孝聖憲皇后賜容妃自盡者乃齊東野人之語也

宋王得臣塵史云閩中呼樣爲陔陔階之訛也鞋爲脚脚屨之訛也此深得方俗語音轉變之故陔階疊韵脚屨雙聲凡轉變之道不出於此而雙聲尤多

今潮州呼飯爲邦勇切余謂古無輕唇音飯蓋讀爲板故轉爲邦勇切矣廣州稱子爲仔仔亦子之雙聲也

各處方音不同而皆有合於古有王者起取其輕重緩急而列之爲表亦察於人倫之要道也

嘉應州人讀弓與宮音不同甚合廣韻

吾鄉人讀八庚音多七陽甚合古韻

廣州音之最清者蕭肴豪三部秩然其最不佳者七虞音與四豪多相混如杜道蘇騷廬勞之類並言同矣

佛法爲出世間法不獨與儒異與道亦異此不能強合者也然既譯梵文爲華言則不得不取其相近故經論之中往往與老莊相出入者其文義語句略有相似故也今姑就肇論中摘其用老莊者摘錄如左

物不遷論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  慈山注二語出老子中士聞道大笑之  
又云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  注義引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

又云野馬飄鼓而不動 注野馬出莊子

又云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臨川

又云故經云正言似反 按此稱老子爲經

又云成山假就於始簣 此用論語 修途託始於初步 此用老子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

不真空論云是以戒具立強名之文園林託指馬之況 此用老子強名曰道莊子以指

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義 又般若無名論用爲學日損語

按相宗之說莊老蓋甚得之宜譯唯識者往往有取也

困學約聞卷十曰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燔翠以羽殃身蚌

以珠致破蘇子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此廷式案此蘇子乃晉蘇

彥作非蘇秦也王伯厚誤而注家亦未正之藝文類聚八十四八十八並引蘇子

東塾讀書記鄭學一卷引甄表狀爲甄表所作案淵明聖賢羣輔錄明引魏明帝甄表狀

甄表非姓名也此條實乃大誤當作書致孝直兄弟改之

張石洲蒙古游牧記探幽索隱實爲奇作惟必以後魏爲俄羅斯產以烏洛侯爲俄羅斯

地實爲大謬俄羅斯之名明以前所未有又其譯音以羅字爲重俄字特發端半音耳與鳥洛音不相近且俄之西伯利亞部開闢僅百餘年何必推至千年前以爲屬俄羅斯乎君子無隅由言此條蓋不止白圭之玷也

滿州之初實與高麗同出天女朱果之屬與東史所載略相近也故其俗厚重而知禮其語蒙古同者乃明時與中國隔絕而先通蒙古故致之耳 蘭甫師云滿洲之地當漢上新台縣此以地理水道參考而得者確不可易源流考所不及詳者也

滿洲語多有與高麗出入者當詢博識者詳考之

梵語調伏曰毘膩那已調伏曰毘膩多

毘膩多 毘膩多 誥卷三

今歐羅巴語凡現作與已作異名蓋本

之印度也

梵語稱中國爲支那今西洋各國轉爲差那實則秦字之轉音也始皇威震殊俗至今猶沿其號猶蒙古稱中國爲漢人南洋各島稱中國爲唐人矣

沈子培蒙古源流事證卷六先成持以示余明肌擘理自來讀譯語諸書者所未到摘其最佳者錄數條於後

旋帶兵以征三萬人注云續文獻通考紀韃靼西部諸營甚詳可互證明今錄其文而釋之



其所紀皆右翼下屬部阿拉克汗以後事也其文云西部長曰應詔不曰阿魯禿斯曰滿官嗔應詔以下分十營曰阿速曰哈刺慎曰舍安邱曰孛來曰當刺罕兒曰失保慎曰八兒敖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答不乃麻舊屬亦不刺亦不刺遁海西遂分散惟塔刺慎一營獨全按應詔不卽此書之永謝布也所屬之阿速卽阿蘇特哈刺慎卽喀喇沁後文所謂巴雅思哈勒佔據永謝布之七鄂拓克喀喇沁而居也當刺罕兒卽此書之唐拉克爾失保慎卽後文拜桑固爾所佔據之錫包沁孛來疑下文之布喇哈特又云阿魯禿斯部分七營舊亦屬亦不刺今屬古囊合爲四營曰孛合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衆至七萬按孛合斯者此文之布喀斯也偶甚者烏格斯之音轉打郎者達拉特也又云滿官嗔部下分八營舊屬火薛今漫俺答合爲六營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吾甚曰以要曰尤魯曰土吉刺衆可四萬按多羅土悶者此書之多倫土默特後文所謂阿勒坦汗佔據十二土默特而居今歸化城之土默特喜峰口之土默特皆其後也滿官嗔卽此書之蒙郭勒津爲火薛之遺人與永謝布鄂亦多斯並大俺答資以盛強可補此書所不備此書原譯吉囊路俺答以蒙郭勒津統土默特此殆以土默特統蒙郭勒津也畏吾兒卽後文之衛郭爾沁吾甚當卽下文之土默特杭錦叭要者後蒙古之三巴岳特部屬屢見於國初綏服

蒙古之時土吉刺者王吉刺之誤卽下文之鴻吉刺特與烏古古新皆元時舊部也吾魯卽國初綏服吾魯特部烏喇特今在四十八旗之列

又云續文獻通考云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噶三部卽明人所謂三衛武備志韃靼譯語泰寧衛曰往流福餘滿曰我著朶顏衛曰五兩暗岡留者往流之對音卽泰寧之蒙語罕哈者五兩暗卽吾良哈之對音爾噶者卽我著之對音卽朶顏福餘之蒙語也

文子自然篇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觀於漢唐之末世斯言良信

古文以盛虛屬人才言然不如以物力言也

漢末風俗侈泰見魏志和洽傳注唐末時勢豪華見韋端已浣花集明末亦然南都士大夫聲色是務而國社爲墟矣

晉書藝術索純傳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疑晉時論語別本有作斯害已也故純用之

藝文類聚卷十五列女傳曰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按今列女傳無嫫母傳當是佚脫

大藏音義卷八十云翳說羅唐言卽高麗其國也共事雞神首戴雞翎故云雞貴也此今制花翎之所始其云戴翎則非如戲劇中之豎插也

肇論旋嵐偃嶽而常靜嵐字已見於此大藏音義謂始於後魏非也

余記梵字出於西域後漢名梵者三人一高梵其二

人彘切間  
不記憶矣然此嵐字似作大風解與後世嵐字不同

慧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人倫龜鏡云凡 有黑者有朱色者赤者爲上福德吉祥之相  
黑者其次生在隱閉衣覆處則吉顯露或不吉崇文總目有人倫寶鑑卜法一卷卽此等  
書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云蘇莫遮西戎胡語也正云蘇磨遮此戲本出西龜茲國至  
今日猶有此曲此卽渾脫大面撥頭之類也或作獸面或象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  
以泥水濡灑行人或持繩索搭鈎捉人爲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月乃停土俗相傳  
云常以此法攘厭驅趕羅刹惡鬼食啗人民之灾也按今 滿洲典禮紗帽 一作 撒麻 太太蓋出  
於此撒麻紗帽皆蘇磨之轉音也

括地志瀚海小海名也在流沙大磧西北同羅突屈北數百里南去長安五千三百里秦  
築長城經此海南東西長亘匈奴中有數河流入此海獨遼河悉陵河金河等並流入焉  
北庭有瀚海鎮取此爲名也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 李仲約侍郎以杭愛山爲瀚海之轉音與此說異

亦與別家之說不同

李陵與蘇武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地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書記之  
箋綵繪此必後人所託但不知御覽採自何書也

王漁洋池北偶談

卷六

云宋任忠厚惇坐上書人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啟云籠中翳羽仰看白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按此條漁洋標題云表語用樂天詩是忘其籠中翳羽二句乃用韓昌黎詩剪翎送籠中使看白鳥翔語也以白對韓可謂極工漁洋偶失記耳

湖北有桃花夫人廟祀息夫人題詩者多譏諷語朱蘭坡獨作文一篇據列女傳以息夫人死節者也當廟食千古其說固可傳余按宋之問有息夫人詩云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爲泉下骨不作楚王嬪王寵今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是亦用劉更生說而不信左傳豈當時息媯與息夫人固兩人耶抑古今文之異同迥不相合耶

文房四譜曰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乘時人云黃乘王經赤軸之史按今人常以空乘疊成套旁寫書名而非真書乃司馬消之傳派也

道家有九大天神章凡九卷

陳元觀歲時廣記卷十二引蕙畝拾英集鴛鴦燈事

元微之酬樂天詩元詩駁雜真難辨自注云後輩好偽作余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篇及襍詩兩卷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勅驗無一篇是者以此推之知唐時有此風

氣太白集中僞作尤夥宜有待於後人辨證者也

元微之和樂天送客遊嶺南詩自注云交廣間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圖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不在星經接近人以北極出地高下定緯度疑唐人已有之

翠碧鳥

見韓冬  
如集

可對白丹花

見陸桴  
亭集

宋劉左史文集

節

安州郡立學皆置學官篇云愚謂三舍之法規賓興爲不足視科舉爲有

餘何以言之賓興之法詳於行而略於言三舍之法詳於言而略於行三舍之法屢試而後補科舉之法一試而得之

又云嘗聞唐太宗之言曰井田則周公之制不可行也井田立故貧富無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井田廢則貧富有競利之心是以私道行焉公道行者是非得真私道行者是非失正然則鄉舉里選之制後世其不可復矣又云三舍之法行於太學而太學之員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京師者或數千里而後就學昔者吳起嚙母臂以請從師于曾子曾子薄之陽城爲國子司業一日令於諸生去而覲親者蓋不啻數千人夫學所以學忠與孝也今太學之制告假者限之一年而預上舍者必終歲而後可得竊恐有孝如何蕃者有不得預茲選矣其仲尼設科於魯從者蓋之千人至于七十二弟子之列則魯人居其半其次莫如齊備魯之鄰國也夫千里從師古人之能事而他國之士從師孔子猶未若齊備之盛況四

方之士遠京師者或數千里乎故爲今之計莫若推三舍之法以行於天下

盧邈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盧邈唐末寄舉湖南 第獻四文詩二百首

次韵山根虎之助歸國留別之作

巋跡頻年滯滬南  
雄文奧旨恣幽探  
長風振木聲  
吹萬滄海生  
榮變見三千  
仞高翔君徑去  
四郊多疊我徒慙  
一帆縹渺崎陽路  
欲擬人詠采藍

圖書集成藝術典五百九十一

一旬內三位四位爲公爲卿 年月日時在旬內是也又兼逢官星又見貴人納音相生正合此格

五行中自生自旺不富卽貴 金辛巳自生癸酉自旺木己自生辛自旺水甲申自生丙子自旺火丙寅生戊午自旺土戊申自生庚子自旺若命帶自生自旺使見享通若休囚死絕者必不發杜少陵詩陂蛇金蝦蟆出現蓋者由注家多以安祿山當之蓋誤也余按滿湘錄云唐高宗患頭風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罏忽有一蝦蟆雖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頗驚異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武后竟軍命此杜詩所用蓋其時楊氏龍幸少陵恐其爲武后之續故以此託諷耳

廣州音之最清者蕭肴豪三部秩然其最不佳者七虞音與回豪多相混如杜道蘇騷廬勞之類並音同矣

佛法爲出世閒法不獨與儒異與道亦異此不能強合者也然阮譯梵文爲華言則不得不取其相近故經論之中往往與老莊相出入者其文義語句略有相似故也今姑就肇論中其用老莊者數則錄如左

物不遷論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 愍山注二語出老子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又云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 注義引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

又云野馬 鼓而不動 注野馬出莊子

又云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臨川

又云故經云正言似反 按此稱老子爲經

又云成山假就於始簣 此用論語 修途託始於初步 此用老子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

不真空論云是以戒具立強名之文園林託指馬之況 此用老子強名曰道

知過軒隨錄





唐李廓長安少年行詩

見樂射詩  
集卷九

好勝耽長行天明燭滿樓留人看獨脚踏馬換偏頭獨

脚偏頭蓋長行中名色

元梁益詩傳旁通逆暑迎寒條云集傳所引王氏曰蓋荆公王介甫及子勞元澤父子之說是臨川之新經義朱子亦采用之

宋孫覲鴻慶居士集翰林學士莫儔墓志銘云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擢爲第一越日特奏名壽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此同時同姓名者而連日奏名皆第一異矣本朝于成龍荐于成龍亦可異

顏習齋論治不及學校余嘗譏之然同時郁儀臣陸桴亭言之頗有本末儀臣與桴亭書云欲使學宮之講習卽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卽爲鄉國五教之儀型其規模已甚宏美桴亭答書尤深悉歷代教學之是非荆公以來見及此者鮮矣其詞曰儒治之所以不同於吏治者只爲一起手便不同儒治從教化上做起吏治從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備治也秦以後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學校之興廢而已今夫人有欲爲梓匠輪輿者則其

父兄必使之從遊於梓匠輪輿之師學爲方員平直而梓匠輪輿之師亦必儼然執規矩準繩而告之告之以孰爲方孰爲員孰爲平直三年而學就而後離師而遊執器而運學校亦然欲使之脩己治人必使之學脩己治人之道然後使之居得爲之位三代以上所以久安長治者此道得也自秦廢先王學校之制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後世相沿雖制度代有變更究不出令者以吏治二字則亦行秦之法而已三代之制未有能復之者況於制度之變更則尤可慨焉秦制學法令者以吏爲師秦特法令未善耳若法令善則學而後入政猶孔子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至漢則不然雖有學校而無學校之制聽天下自爲學術上之人從而舉用之故漢治最禱有用儒治者有用黃老者有用申韓刑名者然漢雖未嘗以學校教人亦未嘗以教法壞天下之人才也晉唐以後則又不然治天下初未嘗文章詞賦而教人學作文章詞賦至於學成而售矣則又使之委而去之而用吾所謂居官之法律是學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漢不用教而晉唐則又教壞人才而後用之也嗚呼亦可慨矣然則欲復三代之治非致力學校亦何以哉

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三策問儒學吏治篇云自周禮有道得民治得民之說而儒始以吏爲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令爲師而儒大爲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事而儒又爲

吏所假泗上亭長布衣時蕭曹以爲吏椽故鄣侯入秦相府先收圖籍而不收博士所掌之書平陽侯相齊避堂猶舍蓋公而不用齊老先生之說規模大略可見乃翁素不修文學而蕭曹贊之彼隨河鄆食其之徒正復說客之靡耳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厚可託之人然勃少文嘗東鄉坐召諸生趣爲我語其不遜如此一旦逮捕行千金獄吏更以牘背示之幸而獲免乃歎知獄吏爲貴霍光不學謂儒生多婁人子喜妄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妄男子詣闕公卿錯愕不敢發言京兆尹引春秋斷之光乃歎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可笑也已史言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丙魏與蕭曹又自不同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弱翁學易對策高第皆稍習儒業因孝宣好法律刑名故相業止此耳太子常侍譙請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亂我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爲過然元帝以後孔光張禹用事依阿恍惚黨奸誤國卒爲宣帝所料用儒之弊一至此哉雖然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子孫非案牘之吏員也走馬看花浮薄是習雁行鉗步貪墨是營唐人又愧漢人矣內翰條貫陽裁太甚中書吏額紛爭不息宋人又愧唐人矣

元永嘉文信題雲林竹詩

見倪瓚清  
閩閣集

粲粲碧玉枝託根在崑崙日出四海靜影拂青雲端

君王愛直節樹之黃金門華繁實且多持以慰青鸞

後漢書竇融列傳

弟子固附傳

中元十六年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大原雁門代郡

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 又云來苗文穆至匈奴

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

文獻通考經籍門唐人詩集文丙詩一卷陳氏曰稱布衣文丙所著不詳何人

按此出書錄解題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裴氏廣州記

即裴淵

高湛養生論王叔和性沈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羣論撰成脈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爲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皇甫謐自序甲乙經曰近代王叔和按黃皇內經十八卷今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其義深

奧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聾百日方治要皆淺近乃撰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去其重複論其精要爲十二卷

徐春甫古今醫統殷浩嘗覽本草方書手不釋卷按醫學入門殷浩妙解經脈著方書

見

書集成藝術典卷五百二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

六百三十七卷

載嚴電道人神眼經云鶴形龜息棄書往康廬而得神仙

此諱匡爲康  
蓋真宋人書

原注云呂洞賓唐天寶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幼習儒業進士出身開元中授江州德化縣令真人鶴形龜息虎體龍腮鳳眼而聳雙眉入鬢頭闊身長頂華陽冠身披唐衣似漢張子房形容一日私行徐步至廬山道逢鐘離真人同懸葫蘆悟一飯黃樛之語遂棄官修道後受天仙道號純陽子按注以純陽生於天寶而開元中已任縣令可謂巨謬特鐘呂相遇道書多不詳其地此書獨稱其在匡廬錄之可以增名山之故實耳

吾嘗謂名山列嶽多栖真靈其關道術者蓋不可勝記然一山而兼宏揚三教者則惟匡廬爲異於晉宋間則釋惠遠倡開蓮社淨土之大宗也雷次宗周續之等闡明經義則唐疏之先聲也自南唐設國學而二徐歐晏輩皆出於江西開北宋之文治至周子衍太極而考亭與象山宣講此地實道學之宏規況前有吳真君後有呂純陽又道家之巨擘也餘事繁殷不及悉記前修既懿來者方興足以壯彭蠡之波光比空峒之聖蹟矣

古今事類外集卷十四引言行錄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爲守因問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延貴曰昨過袁州見萍鄉邑宰張晞頤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壘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市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

夜宿邱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美政也

圖書集成星命部

雜錄之四

引甲乙剩言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

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貴賤譎天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於其偽術乎

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七曜直日歷品列諸國人呼七曜如後

日曜太陽

胡名蜜

波斯名曜森勿

天竺名阿你

泥以切

底耶

月曜太陰

胡名莫

波斯名婁禍森勿

天竺名蘇

上摩聲

火曜熒惑

胡名雲漢

波斯名勢森勿

天竺名盎哦囉迦

水曜辰星

胡名啞

丁逸切

波斯名掣森勿

天竺名部引陀

木曜歲星

胡名鶻勿斯

波斯名本森勿

天竺名勿理訶娑跛底

丁以切

金曜太白

胡名那歐

波斯名數森勿

天竺名戌羯羅

土曜鎮星

胡名枳浣

波斯名翕森勿

天竺名除乃以室折羅

晉中興書百官公卿注云惠帝在東宮以舍人四人才學美者與中庶子共治文書者也

然則百官公卿注爲中興書篇名矣

六十

又引晉中興書百官公卿志上

束皙發蒙記曰獼以猿爲婦

海錄碎事  
二十二上

陸雲笑林昔有人嘗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踏破菜園

海錄碎事  
卷六

晉劉滔母答吳國書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朴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海錄碎事  
卷廿二下

劉滔

當作鈕滔

葉奕苞書金石錄補

卷七

云按義之卒於晉穆帝升平五年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黃庭

始降于世則非王書可知

唐劉言史送婆羅門歸本國詩利利王孫字迦攝竹錐橫寫叱羅葉遙知漢地未有經手

牽白馬遶天行龜茲嶺西胡雪黑大師凍死來不得地盡年深始到船海裏更行三十國

行多耳斷金銀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馬死經留却去時往來應盡一生期出漠獨行人絕

處嶺西天漏雨絲絲是唐時婆羅門僧亦頗遊中國然詩中起句云利利王孫又用白馬

馱經事則仍是釋教中之婆羅門也

見全  
唐詩

荀志十四蔣斌弟頌爲太僕鐘會嘆其才學



唐李嘉祐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枉劉七傳御新詩因以酬答詩云子規夜夜啼櫛葉遠道逢春半是愁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山臨睥睨恒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唯羨君爲周柱史手持黃葉到滄洲

唐韋端己袁州作詩云家家生計只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山色東南連紫府水聲西北囑洪都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閒開古畫圖正是江村春酒熟更聞春鳥勸提壺吾郡唐詩科第最盛讀端己詩可想見一時風氣也端己又有題袁州謝秀才所居詩云主人年少已能詩謝秀才名不傳爲端己所稱自是才士

鄭守愚有作尉鄆郊送進士潘爲下第南歸詩云歸去宜春春水深麥秋梅雨過湘陰是亦爲袁州人

周朴有宜春再訪芳公言公幽齋寫懷敘事因贈長言一首云入門長恐先師在香印紗燈似昔年澗路縈迴齋處遠松堂虛豁講聲圓頃爲弟子曾同社今忝星郎更契緣願流一甌春有味中材話舊亦潸然是太朴曾在袁州讀書且入禪門爲弟子也

吾家自太高祖以前居萍鄉湘東市唐李嘉祐送張觀一作勣歸袁州詩云羨爾湘東去烟

花尙可親疑張觀萍鄉人也

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五玉田詞源稿序云詞與辭字通用說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詞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侯邸館歌舞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吳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遊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秘書閔王孫之故態洛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

宋胡之翰春鄉遺稿萍鄉卽事詩云地接長沙近鄉名自古聞毛山千嶂雪玉女一堆雲拱木扶霄上飛泉觸石分霜風萍實老日斷楚江濱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三萍鄉縣云雲夢青邱蟠楚藪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頽百戰餘舊事流傳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陂突過黃狐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寥鳴蜩嘒高

柳江湖一夢三年久慰我漂零一杯酒羣盜須降漢赤眉故侯今作秦黔首

宋葛立方歸愚集有象戲賦一篇摧車伏馬襲勁兵兮河壩夜渡竟斫營兮知宋時象戲已與今同象兵馬步兵者印度之制屢見釋典今或書作相字訛也

宋吳潛應詔上封事九事錄

許國公  
奏議一

臣謹按程灝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

其一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

白香山自題酒庫詩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自注云劉仁軌詩云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按一醉爲富蓋戲用詩大雅豈醉日富語唐人用經往往如此杜詩致遠思功泥亦以泥爲泥塗之泥也皆與經訓不相比附白樂天又有嘗黃醅新耐憶微之詩枕幽貧如富自注詩云一醉日富凡兩處皆作一醉與今本作壹醉異

唐胡直鈞太常觀閱驃國新樂詩轉規迴繡面曲折度文身

張祐耍娘歌宜春花夜雪千枝妃子偷得上密隨便喚耍娘歌一曲六宮生老是蛾眉此歌殊不多見也

曹子建情詩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此思王懷漢之詩也甘詞隱其志晦矣

李文饒重憶山居詩羅浮山一首自注引裴淵廣州記羅浮山是蓬萊邊山浮來 又引茅君內傳云山下有七十二長溪

唐會要貞觀元年勅現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子按子下當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

者聽於弘文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勅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

李紳詩

憶東湖

南昌志洪州城內有大湖通章江名曰東湖

菱歌罷唱鷓舟迴雪鷺銀鷗左右來霞散浦邊雲錦截月昇湖面鏡波開魚驚翠羽金鱗

蓮脫紅衣紫葍揮淮口值春偏悵望數株臨水是寒梅

李廓鏡聽詞自注云古之鏡聽猶今之瓢卦也按瓢卦二字俟考詩首句云匣中取鏡辭

龜王龜王二字今猶沿之

唐徐夤有貢餘秘色茶盞詩警句云古鏡破苔嘗席上嫩荷涵露別江濱

姚合惡神行雨詩凶神扇簸惡神行洶湧挨排白霧生風掣小凹波撲凸雨濺山口地嵌

坑龍噴氣翻騰滾鬼掣紅光劈劃瑣

原注音  
征引也

哮喘忽雷聲揭石滿天啾唧鬧轟轟此等詩

真惡詩不知少監何故有此惡札且使流傳至今宋集廷珪海錄碎事載劉昭禹夏雨詩

云對面雷嶼樹當街雨趁人

唐宋人用趁字即今俗語之趕字全唐詩裴晉公夏日所作對雨詩亦有對面雷嶼樹當街雨趁人二句當是相傳互異

亦惡詩也

豈雨詩竟難得佳語耶

唐周朴讀前集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費屺懷得宋本中興間氣集重開然見當時議論已如此

徐夤字昭夢司直巡官無諸移到玫瑰花詩云芳菲移到越王臺最似薔薇好並栽穠艷盡憐勝綵繪嘉名誰贈作玫瑰春藏錦繡風吹折天染瓊瑤日照開爲報朱衣早邀客莫教零落委蒼苔案玫瑰種必自南洋來故廣東天之他處罕見

唐時長行之戲今已不傳趙搏有廢長行詩

見全唐詩

自注云辨其惑於無益之戲而不務恤

民也是唐時盛傳此戲與明末之馬弔今時之麻雀殆相似矣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戰鬪不算勞神運枯木且廢爲官恤惻獨門前有吏嚇孤窮欲訴門深抱冤哭耳厭人催坐衙早纔聞此戲身先到理人似愛長行心天下安平多草草何當化局爲明鏡挂在高堂辨邪正何當化子作筆鋒常在手中行法令莫令終日迷如此不治生民負天子又李廓長安少年行詩

見樂府詩集卷九

好勝耽長行

天明燭燭樓留人看獨脚踏馬換偏頭獨脚偏頭蓋長行中名色

唐符載初隱廬山後辟西川掌書院有題李八百洞詩云太極之年混沌坼此山亦是神仙宅後世何人來飛昇紫陽真人李八百又該餘叢考八仙條云鍊拐李史傳並無其人惟宋史陳湜信傳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魏漢津傳自言師事唐人李八百授比丹鼎之術則宋時本有李八百者在人耳目間然不言其跛而鐵拐也 余記東坡詩云何當共遇李八百相携白髮分刀圭李八百之名因眩赫於北宋然甌北似未見符載詩也

貫休送僧歸日本詩自注有僧遊日本云彼祇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國王供養中寺名淨上極品官人供養下寺名祇上寺風俗供養有德行卽漸遷上也

潘唐有下第歸宜春酬黃頗餞別詩是潘唐亦袁州人

王森父 諸城人 石門碑醜載文岡碑

郡丞潞國文岡眎堰役同邑尉舜

都張海臨洮魏幾東口李燾淳熙

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宋會要載濮安懿王曾孫五百二十七人宋宗室之蕃  
衍極矣明末宗室亦不下數十萬故廣輿圖知言等書  
恆以宗祿為憂惟本朝定鼎至今二百四十二年而  
宗室僅七千餘人分年賜予以甲丙戊庚壬年賞單歲  
者乙丁己辛癸賞雙歲者聞每年受賞者皆不及四千  
人故宗室歲支不過五六十萬前代宗祿之耗非所論  
於今日矣。宗室伯希祭酒或云道光間曾過七千人  
今轉不及蓋以貧不能婚者多故為數轉減也



輟耕錄四庫提要原本云第三卷中載楊維禎正統辨	二千六百餘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統而排斥遼金	考隋先代周後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	周也持論殊為純繆維禎編東維子集不載此文蓋已	自悟其繆而削之宗儀乃掇拾縷載尤為寡識今刪條	此條用昭公義焉今本提要已節去此段又書史彙傳	提要紀文達改稿云維禎論已仰稟睿裁特存其說	蓋正統之說實自純廟而定非文達等書生所	能見及也
-----------------------	-----------------------	-----------------------	-----------------------	-----------------------	-----------------------	----------------------	--------------------	------

宋史立道學傳或譏其名不典然此用當時語猶後漢書之黨錮非史臣所標目也朱子除兵部郎官未供職而林栗劾之葉正則為疏辯云近忽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過愆相為鉤距使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粟為侍從更罷丙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此段敘道學二字緣起至為明白八百年來沿其繆者固未絕也疏又云熹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而楊誠齋馮熙存士錄乃舉朱子第一云

朱熹學博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于狷介臨事過于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齊與李海至交豈不知其惡朱子耶抑將以救正其失耶然但言處以儒官而不言引之政地其意亦昭然可見矣

學校計分數蓋宋時舊業水心學校考云秦檜為相以小利啗太學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故至今日太學尤弊夫天子之學何使至此蓋其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豪釐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外又以勢利招徠之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余謂無分數則無考察無考察則聚食而已是不獨科舉不可

唐以黃滔言  
置試條未

此三字利平  
模結俟檢

甲子第十九頁

罷即其勢亦不可行推以勢利招徠則太學之生徒遂  
為相門之役隸此秦檜賈似道之所以駕馭當時也後  
世重教育之事此亦當預為防制也

唐人詩言試事每用三條燭盡事蓋當時制如此至宋  
猶沿之西溪叢話下云天聖初竇貞知貢舉舊制夜試  
以三條燭為限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景難成  
文不盡意失待試之道奏復夜試

按元史之謂  
之驅也

元時掠人為奴又有所謂驅者將超伯麗漢會錄云至	順鎮江志驅二百二十二按王逢盡室歡詩女為驅子	為奴父耕母織絹稅輸坐君高堂我向隅奉君細饌我	食粗又元史李忽吉蘭傳忽吉蘭附奏曰今蒙古漢軍	多非正身半以驅奴代志所謂驅即王逢詩與元史所	謂驅也
-----------------------	-----------------------	-----------------------	-----------------------	-----------------------	-----

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渡河謀歸南請  
 曰奴與南有讎云云羣臣於其主稱奴猶稱臣也。愚  
 意鮮卑語未知奴字當作何稱譯者不善遽以奴字當  
 之於意義未必適合也王莽正天下奴婢之名曰私屬  
 禁不得賣鮮卑之所謂奴者蓋即私屬而已

歐陽文忠五代史記以南唐南漢各國為世家此仿史  
 記而失之者也史記之列國皆受命於周五代之十國  
 則非天子所命且多帝制自為何得以世家目之以此  
 而效龍門非貌同而心異乎然其誤則通史先之劉子  
 元史通六家篇云梁武帝勅其羣臣撰成通史兩漢已

還金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按此不如陳承  
祚書並列三國較為平允矣唐脩晉書通史具存而遠  
采東觀之法以十六國為載記則史例之善者也  
五代史記四夷附錄胡嶠陷虜記云有屋室碑石曰陵  
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而門闔  
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而不言按此契丹  
祭陵之禮其秘而不言則與今堂子之祭相近五代會  
要曰阿保機陵寢謂之明殿此陵所未知亦稱明殿否  
也

又云鞬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鞬而騎大弓長箭  
尤善射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過一鞬劫子則皆  
散走按鞬劫子當即靺鞨之異譯實女真之種族也契  
丹五騎不敢當一鞬劫子劫此金史所記契丹語謂女真  
兵滿萬便不可敵矣

又云自黑車子歷牛蹄國北行二年經四十三城其語  
言無譯者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  
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鐵甸疑迭烈之轉音俟攷



以履其步是抄入  
集部

四夷附錄耶律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  
溫從爾渡河按相溫即詳袞之異譯亦作詳穩

五代史補沈彬宜春人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

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

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任南唐後主授金

部郎中致仕年八十元卒按江南野史馬令陸游南唐

書均以彬為安人惟采異記與五代史補同采異記載

廬山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即谷神鄉

里之鄰伍也是所當得其失實矣洋鄉縣志錄彬洋鄉

春晚寓居詩縣志誤人三十無成今四十詔周安漢意空

友有碧雲集一卷今存詩十四首司空圖有詩云十年	春人客於馬氏任湘西栗城寺與齊已尚願栖蟾為詩	副使生宋齊邱黨賜死有登祝融詩一首釋虛中宜	全唐詩李微古宜春人南唐昇元末舉進士第官樞密	又張為詩一卷	第郎官致仕	唐藝文志別集類王穀詩云集三卷字虛中乾寧進士	洋鄉縣志載唐人書有許載吳唐拾遺錄	舊唐書經籍志雜譜牒類有袁州譜七卷	太平時節在寒宵未卧共思量固深知其意矣	亦宋齊邱之類也釋已有宿沈彬進士書院詩云應有	存又云感時傷事皆頭白幾個漁竿遇帝王是彬之志
-----------------------	-----------------------	----------------------	-----------------------	--------	-------	-----------------------	------------------	------------------	--------------------	-----------------------	-----------------------

太華無知己只得虛中兩首詩蓋虛中曾與表聖往還	且得其意趣云	齊己荆門寄沈彬詩云詩無賢子擬傳誰然則各書所	記彬子廷瑞事豈不盡足信邪	唐書藝文志兵家類張道古兵論一卷注云字子美景	福進士第按道古事張唐英蜀檮杌載之云武成二年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文	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	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	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佐補闕徵由蜀赴闕
-----------------------	--------	-----------------------	--------------	-----------------------	-----------------------	-----------------------	-----------------------	-----------------------	-----------------------

陳田之亂乃變姓名賣卜於溫江王建聞其名奏為節  
度判官又上建詩叙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送茂  
州安置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  
室諫臣終不能奉陪與雞犬同食今雖召還必須再貶  
於此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  
道古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於路是其志  
有足悲者視韓冬郎固當遠遜比之黃滔徐寅猶當少  
過故特表而出之釋貫休寶月集有悼張道古詩注云  
昭宗時道古官拾遺以直諫貶蜀中死其詩有天上君  
恩三載隔鑑中鷲影一特空句則道古之終不忘君蓋  
可知也全唐詩云道古一名覲字子美臨淄人詩二首  
貫休又有送張拾遺赴施州司戶詩以陽城擬之鄭遨

哭張道古詩云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  
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  
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脩史者言君力死正續綱

萍鄉人述箸見於唐藝文志者惟唐廩正字貞觀新書

今已不傳而廩所作詩全唐詩亦僅存楊岐山一首然

萍鄉縣志尚錄數篇當是宋嘉定舊稿今鈔存之亦足

補全唐詩之逸也冬日書黎少府山齋云愛此林亭絕

重遊亦似新山秋同鶴過水落見魚頻映沼荷全綠侵

簷柳尚春惜我無別墅共作白雲人雲蓋山泉云危嶠

高高幾十層梵王宮裏一泉澄引來石竇明如玉瀉落

卷四十四頁

四十四頁

山厨冷似冰靜影不關秋賦客清音時警夜禪僧從茲  
渡口潺湲去勢入滄溟豈可仍題蔡處士居云一畝周  
旋幾十家春輪相次好生涯鷓鴣近晚啼深竹瀟瀟新  
晴立淺沙沃衍共知秦穰寬平仍覺富桑麻當年何事  
拋耕釣木笏藍衫兩鬢華

李仲約侍郎注元秘史採摭極博晚年猶以全力注之  
惟侍郎於地理之學非其專門故往往不能無誤此自  
有賴於後人彌縫其失耳卷十二失必兒注以為鮮  
卑之對音此不誤者也又引元史亦傳亦亦太祖長  
子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西北二字即失必兒之對

音此大誤者也。亦亦所封。雖為今之俄羅斯地。而今之西北<sup>伯</sup>利地實非當時俄羅斯之所有。何得移東就西。以漢文為譯語乎。若能詳審史籍。補繪輿圖。未嘗不可與何洪諸家書並傳於後世也。

目錄之學。板本不志於藝文。然攷古之家。則未嘗不以此為重。殺青可寫。劉向記之矣。余謂後世凡目錄專家。宜兼詳板本。有益校讎之學也。錢東垣補經義攷凡例云。竹垞每於書後載明卷數。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今志仍之。惟存字下。今注明某氏刊本。鈔本。宋刊本。元刊本。影宋鈔本。仿傳是樓書目。及浙江采集遺書摠目之。

例也如曾見數本不妨並注仿遂初堂書目之例也其  
有本為秘書人所罕見觀亦或注有某人印記今藏某  
人處仿鐵網珊瑚之例也此條寬較竹垞為密惟有明  
初葉至於今時論其載祀已逾五百何得限以時代置  
而不論乎亮公之錄金石至於五代距其生也僅及百  
年可為例矣此又不當區區於古近者也

白香山寄獻裴令公詩自注蒲萄酒出太原



元史成宗紀至正三十一年十月乙巳遣南巫里速木

答刺繼沒刺亦拔陽使者各還其各國賜以三珠虎符

及金銀符金幣衣服有差初也里迷失征瓜哇時嘗招

其瀕海諸國於是南巫里等遣人來附以禁商泛海留

京師至是弛商禁故皆遣之按南巫里即喃沒黎連木

答刺即蘇門答臘也

楊夔有送鄭谷詩云一曲狂歌兩行淚送君兼寄故鄉

書是夔亦宜春人又有寄當陽袁皓明府詩袁皓亦宜

春人唐書藝文志楊夔集五卷又元書十卷元餘集一

卷。又總集類袁皓集道林寺詩二卷

鄭谷有贈楊夔詩二首云江湖休洒春風淚十軸香於  
 一桂枝是夔亦舉進士而不第者也  
 又有寄贈楊夔處士詩

第一句云散賦尤  
書高且奇

唐末詩人吾鄉陳陶最有名其七古在義山長吉之間

尤麗而有則顧諸所寄記頗多失實者今略為正之馬

令南唐書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陸游南唐書陳

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求見烈祖自度不合乃隱

洪州西山全唐詩陳陶字嵩伯嶺南人一云鄱陽人余

按陳陶有將歸鍾陵留贈南海李尚書詩云楚國有田

舍炎州長夢歸懷思似秋燕屢繞玉堂飛越酒豈不甘

海魚富無肥山表醉歌舞日與初心違又番禺道中作  
亦有瘴雨蠻江之感則陶非嶺人明矣陶有鄱陽秋夕  
詩云憶昔鄱陽旅遊日則陶亦非鄱陽人也陶蓋南康  
人譚用之有貽南康陳處士陶詩云丹鳳書飛羣木冷  
一龍秋臥九江清以同時人所稱固當不誤又計有功  
唐詩紀事云陳陶唐末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已  
得仙矣馬陸南唐書皆同其說且以藍采禾歌實之余  
按杜荀鶴有哭陳陶詩云耒陽山下傷工部采石江邊  
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却成開解哭君心以李杜比  
况推挹甚至張喬亦有哭陳陶詩云先生抱衰疾不起  
茂林間夕臨諸孤小荒城弔客還遺文禪東岳留語莫  
鄉山是陶且有遺言即英南康矣荀鶴大順進士喬咸

通進士昏及見陶之死則陶之死蓋猶在五代之初也  
陶既通星卜之學又其詩自云已向昇天門得門戶故  
世遂以為仙去矣

釋齊己寄懷鍾陵舊遊因寄知己云真觀上人栖樹石  
陳陶處士在林邱終拖老病重尋去得到匡廬死便休  
釋尚顏與陳陶處士詩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沈泥記得  
曾邀宿山茶獨自攜釋貫有贈鍾陵陳處士詩云否極  
方生社稷才唯譚帝道鄙梯媒高吟千首精怪動長嘯  
一聲天地開湖上獨居多草木山前頻醉過風雷吾皇  
仄席求賢久莫待徵書兩度來處士蓋亦謂陶是陶亦

曾有徵書而不肯起也陶隱居西山寂久故諸家多以

鍾陵稱之貫休有春寄西山陳陶詩齊已又有過陳

陶處士舊居詩云閉庭除鶴跡半是杖頭痕疑齊已亦

及見陶之死矣

曹松松天復初及第哭陳陶處士詩云園裏先生冢鳥

號春更傷空餘八封樹尚對一茅堂白日埋杜甫皇天

無耒陽如何稽古力報答甚茫茫

貫休書陳處士屋壁詩種蘭清溪東注處士有種蘭篇

按此篇云種蘭幽谷底四遠聞馨香結處云下有賢公

卿上有聖明王無階谷風雨願獻蘭一筐是陶於仕進

之情未能免也

李咸用讀修睦上人歌篇云李白亡李賀死陳陶趙睦

尋相次須知代不乏騷人貫休之後惟修睦而已矣此亦陳陶卒後之詩也方干有哭江西處士陳陶詩云巢父精靈歸大夜客兒才調振遺風是陶之死尚在方雄飛前豈兩南唐書所寄陶之事蹟亦多附會歟貫休杜侯行序云往曾見陳陶與撫州蔡京使君雜言蔡氏行按蔡氏行今不存

唐苑咸州酬王維詩序云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又自注佛書伊字如草書下字涅槃經何等名為秘密藏如六字三點別則不成王摩詰集有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戲為之贈詩然

